

中國國民黨

清

黨運

勸

江浙清黨委員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247B

清黨運動目錄

插圖

總理遺像

蔣總司令玉照

文電

清黨條例

清黨原則

浙江省清黨委員會宣言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上監察委員

會呈文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咨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聯名護黨救國通電

國民革命軍全體將領通電

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宣言

國民政府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

清黨運動目錄

議決案通電

國民政府告全體將士書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

蔣總司令告全體將士書

蔣總司令謹告全國民眾書

蔣總司令謹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

張靜江主席致汪精衛書

言論

在慶祝國民政府遷都南京歡宴席

上演講詞

第二期清黨意見

書汪精衛銑電後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精衛商榷

現今革命之意義

閱兵演講詞

三民主義之認識

海
信
書

藏

藏

蔣中正

蔣中正

吳稚暉

吳稚暉

李石曾

胡漢民

胡漢民

國民黨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礎……戴季陶
我們爲什麼要打倒共產黨……陳銘樞

口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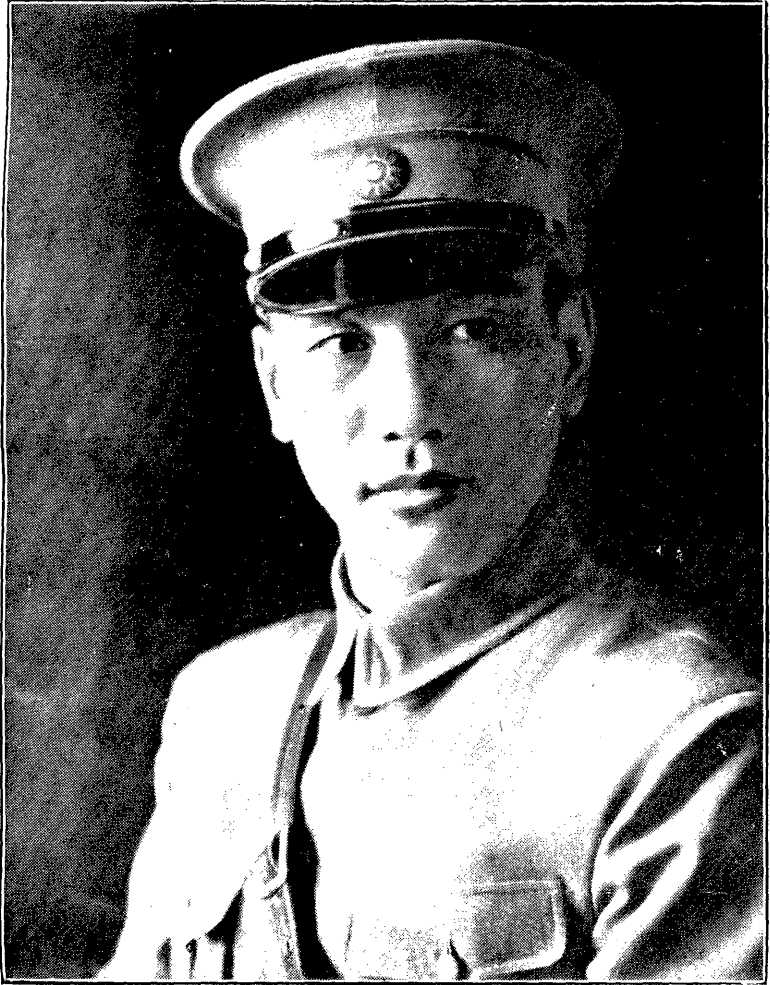
插

圖

孫 總 理



蔣 總 司 令



文

電

此
页
空
白

清黨條例

(十六年五月十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及各部長第八十九次聯席會議通過)

- (一) 本條例根據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八十八次常務會議議決之清黨原則六條訂定之
- (二) 清黨事項由中央清黨委員會負責辦理之
- (三) 中央清黨委員會得任命清黨委員組織各省縣市清黨委員會負責辦理各地清黨事項
- (四) 各地清黨開始及終止時期由中央清黨委員會決定之
- (五) 在清黨區域內之黨部從清黨開始之日起一律停止入黨
- (六) 各地清黨時應先發出通告使各黨員明瞭此次清黨之意義(該通告由中央清黨委員會頒發之)
- (七) 各縣市黨部或與縣同級之黨部於接到清黨文告之日起限令所屬全體黨員於半月內填就審查表呈報當地清黨委員會(審查表由中央清黨委員會製定頒發之)
- (八) 黨員填交審查表後須每半月將其工作報告於所屬區分部經過區分部區黨部縣黨部(或各同級黨部)迅速審查後即將報告連同各級黨部審查意見呈報當地清黨委員會
- (九) 各地清黨委員會接到報告及各級黨部審查意見後即將共產份子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反動投機腐化惡化等份子清除之(但必須將其名冊呈報上級清黨委員會轉呈中央)再將審查合格之黨員呈報其上級清黨委員會審查決定之
- (十) 經各上級清黨委員會將審查合格之黨員呈報中央清黨委員會再行審查彙報中央執行委員會最後決定發給新黨證(黨證條例另定之)
- (十一) 在清黨區域內遇有反動份子搗亂本黨阻礙清黨進行者當地清黨委員會得直接通知該地軍警或行政機關嚴行緝拿但即須呈報上級清黨委員會

清黨委員原則六條

(十六年五月五日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及各部長第八十八次聯席會議通過)

報告工作者黨部加以警告三月不報告工作者取銷黨員資

格

- 1 在清黨時期中停止入黨
- 2 所有黨員經過三個月之審查再發黨證
- 3 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投機份子反動份子及一切腐化惡化份子前曾混進本黨者一律清除
- 4 所有黨員須每半個月向所屬黨部報告其工作無故一月不
- 5 軍隊及海外之清黨辦法另定之
- 6 任鄧澤如吳倚僑曾養甫何思源段錫朋冷欣鄧異組織中央清黨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浙江清黨委員會宣言

(一) 導言

一 凡是黨，只許有一個信仰，不許有其他的信仰；在精神上，同時不容許有二種思想，在物質上，同時不容許有兩件東西同一個位置，這是空間性和時間性給我們的常識；如今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硬塞了許多東西，把過去和未來都納到現在的裏面，這就是我們黨裏的包含有『共產分子』與『土豪劣紳』與『貪官污吏』與『反動』與『投機』與『腐化』與『惡化』等分子的現象。因此現象而形成黨內的糾紛和革命工作的障礙。

二 我們民族目前的需要，是運動民族的力量來建設獨立自由的國家，必先有獨立自由的黨，這是集體的潮流急進中，所必須建立的基型。如今我們民族所賴以建設獨立自由國家的中國國民黨，一方面被口裏『無祖國』，手裏鼓鑄強有力的國家的第三國際，強襲的支配；又一方面被棺材裏抓起來的殭屍夾住，蛆蟲叢着，弄到唯一的救國革命政

中國國民黨浙江清黨委員會宣言

黨，喪失獨立自由，這就是我們起清黨運動的主要原因。

(二) 馬克斯蘇維埃俄羅斯與中國共產黨

三 設如有十人，其中三個有飯吃而且還有多餘的，七個不餓飽甚至還有餓死的，我們應該怎樣來解決？在中國國民黨的主張，是很明顯的，就是第一步先將多餘的飯徵集一部分，給不夠飽的吃，第二步用政治力量造是飯，第三步大家都有飽的機會，第四步不但能飽而且還有得餘，第五步不但有多，而且還要吃得好；這就說『民生主義』，這就是說『民生為建國首要』，這就是說『國民政府是造產政府』；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在共產黨，的主張又怎樣呢？他們——共產黨——把十個中間三個有飯吃的殺了，如果不够，再殺兩個，雖然够了，還嫌不好，再殺兩個，這就是說『階級鬥爭』這就是說『民死主義』；這個問題也就解決了。但是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爲了求民族的生存而革命，不是爲了求民族的死亡而革命，是不是需要這種『民死主義』呢？

？是不是除了這種『民死主義』，沒有別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要說容易和痛快，當時要首數共產黨的方法，共產黨人常常贊美他的方法是『最革命的』，要說革命的正路，就得用國民黨的方法，國民黨的方法，是和平而有步驟的，

——但是共產黨人就諷笑國民黨的主張是『不革命的』，是『小資產階級主義』。這兩個方法的決定，究竟用那一個呢？這就要我們民族和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乃至全世界的人類自己的選擇。

如今我們民族，已經選擇定了沒有？決定了，決定用國民黨的方法，所以共產黨的主張失敗了。

四 但是國內還有一部分共產分子，他們自己着了迷，便要用自己迷着的再來迷勞苦的農民工人。到他們的共產主義破產的時期，爲什麼還要執着用『民死』方法呢？因爲共產黨的老師馬克斯說過，他不說世界如何如何發展產業，他是說世界如何如何的鬥爭，所以到如今共產黨人，執着了階級鬥爭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問題，可是馬克斯並沒有說錯，他只說經濟問題陷於病理狀態那一面，他不

說經濟問題生理狀態這一面。由經濟的社會病理狀態而產生病理的革命，就是如今所謂共產革命，用滅人的方法而形容增產這是馬克思所料不到的。

五 共產黨爲革命而革命一切被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乃至於任何民族，任何階級的熱烈青年，都是共產黨革命的工具，他把這些工具，充了砲彈，裝置在革命的炸藥前面，向帝國主義轟擊，擊毀了帝國主義，共產黨所經營的祖國，——蘇俄——固然我獨算，這些工具，也落得暫時的高興，即使轟擊無效，在蘇俄用蘇俄的方法；因爲我們自身是被壓迫民族，我們犧牲了自己的民族來爲革命，革命的果是誰呢？革命的花是誰賞呢？

我們『爲民族而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對於帝國主義戰鬥的方法，顯然和共產黨所主張的不同，戰鬥的策略，也顯然兩樣：總理孫先生的國際政策和遺囑上，已明明白白指示出必須採取的方法，即是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專對一個帝國主義進攻，這種策略，是基於民族的戰鬥能力，不是避免和其他的帝國主義者的戰爭，更不是不容許甲的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容許乙的帝國主義的壓迫。譬如十個

人要打十隻虎，我們集合十個人的力量先打一隻虎，然後次第打去，必勝，而且有各個打殺的可能，假設十個人同時打十隻虎，勢必須各人分打一隻虎，必敗，而共產黨人一方面高呼「帝國主義從新結合國際向被壓迫民族進攻」，一方面却努力促成帝國主義的團結，例如在他們指揮底下的時候，不選擇地向帝國主義猛撲，像上海衝租界的辦法，就是明知必敗，必須^要這樣作戰的肯定，他們自有他們的聰明計畫，共產黨的計畫是要帝國主義者團結起來，給中國更^軍重^的壓迫，不論國民革命隊的勝敗，在他們都有利益^的，在他們指揮底下，什麼都是共產黨的了。就是說什麼都是蘇俄的了，中國革命若中止，蘇俄樂得將中國作犧牲品和帝國主義講和，中國革命若依舊進行，那就得^收叨光一張紅旗來壯壯威勢，他們更可以操和戰的大權；這種成^收兩得其利的戰略，在共產黨固然得計，在我們中國怎樣呢？所以我們要打倒帝國主義，必須要用我們自己的戰略。

六 從列甯格拉遷都莫斯科^科，把建造七八成工作的無畏艦停起來聽他鏽^爛，這都是蘇俄對世界表明自己不和任何國

家作戰的通告。因為蘇俄自從波蘭一戰，損失了十數萬紅軍，（其中有一萬多中國人）老實就決定不用自己拳頭和別人打架，在一九二三年怎樣熱烈地幫助德國革命，也只是虛聲的很普遍而狂熱的虛聲的集中紅軍於南俄。最近和英國鬧翻到這步田地，不過唱了一支歌，和波蘭惡打交不開，到底是「泰山鳴動鼠一匹」。什麼主義？什麼世界革命？勝他不過的諂媚他，可得而利用的且利用，他們贊成日本出兵到中國，就顯然露出卑鄙狡猾的輕骨頭。他自保和戰爭的計畫，絕像惡認棍的刁唆打官司。又像竄掇人家賭博的頭家，這種卑劣的行爲，在黃俄本身是無往不利的。中國共產黨，却甘心做了蘇俄的虎俵，完作黃俄的走狗！

(三)軍閥於中國共產黨

七 強盜的帝國主義，勾結了國內軍閥，這是民衆已經認識了的。騙賊的帝國主義，豢養了中國共產黨，除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分已經吃着騙賊帝國主義的走狗共產黨的苦痛之外，一般的民衆，還未曾深知。我們要打倒強盜，却換一個騙賊，我們打倒軍閥，又來了一個共產黨，固然

很不犯着；若替騙賊打強盜，替共產黨打軍閥，我們尤其不合算。我們武裝同志，和戰地民衆抽血披汗地在前面做了耕牛，牽開了軍閥的鐵網，共產黨却在後面收割殺子，還是虐待我們父母妻子以顯共產黨的威風；共產黨固然很聰明，難道我們真是蠢的像牛一般麼？

可是他們有祖師的，蘇俄的革命，就是從克倫斯基手上奪來的。蘇俄曾經用一度這個方法去掠奪土爾基，再一度用這個方法去掠奪中國。『革命的掠奪者』，是共產黨得到理頭的慣技。但是中國國民黨也吃慣了這種革命掠奪的虧了，從民國元年袁世凱數起到民國十四年的段祺瑞，的般軍閥，都會做革命掠奪者，和共產黨一樣。

所以共產黨要勾結軍閥，真正的軍閥，終配做共產黨的同志。共產黨事實上的行爲，告訴我們，勾結吳佩孚，勾結陳炯明勾結孫傳芳勾結張作霖，暗地裏用共產黨的手段勾結軍閥，表面上又借國民黨的嘴來反對軍閥，他們還只是一個方式——兩利的方式。還不單是在軍閥成敗間兩收進利，并且可以挑撥離開我們的同志。例如李大劍陳獨秀此行南北妥協，被李石曾同志反對，他們反宣傳李同志勾

結張作霖。『朝爲袍澤，暮作寇仇』，這是軍閥間相互的態度，共產黨却自誇作戰的妙計。

八 北伐是怎樣一回事？誰都知道是打倒軍閥的行動，而共產黨反公然反對北伐。他們反對北伐的理論，又站在爲貧苦農民保障利益的這口頭人情上。共產黨破壞國民黨的軍事行動，嘴裏說的是農民負不起軍需，手裏替軍閥保鏢，他我選擇陳地的手段，再好沒有；其實農民的陣地，斷不容許共產黨立足的。我們只要不是失了記憶力，只要不是瞎了眼，各省農民仇視軍閥，無不人同此心，去年五月節廣東全省農民第二次代表大會，農民自己提出，自己決議，預征田賦充北伐軍餉，會場上甚至有國民政府，如果實行北伐，農民不單是願意負擔預征田賦，并且願意負擔人頭稅的提議。農民如此熱烈的贊助北伐，共產黨反對農民不願負擔軍需，這無異誣蔑農民不贊成北伐其實共產黨因爲沒有把農民裝在紅布口袋裏，所以反對國民黨北伐，設使農民都着了共產黨的迷，那時共產黨不知要怎地鼓吹北伐，國民革命軍在前面衝鋒，共產黨在後面路地，到軍閥打倒的日子，共產黨從背後一陣偷襲，『國民革命成功』

的日子，即國民革命軍消滅的日子，就是中國國民黨的末日——這纔是共產黨夢想中真正的企圖。

(四) 共產黨與土豪劣紳

九 土豪劣紳這個名詞，在一般青年腦子裏，總以為和共產黨不相續。其實共產黨心目中所有的個人成團體只消在有能力時，沒有一樣不是他的工具。土豪劣紳，是有作惡的能力；既有能力，共產黨便要他們勾結起來，把我們充作工具。這種事實，不單是廣東湖南到處發見，即在浙江也不少發見。凡純正的國民黨同志，做農民運動工作的，差不多都受盡土豪劣紳的苦頭，這種土豪劣紳的行動，完全出之於共產黨所指使。因為共產黨要取農民做工具，我們的同志，要把農民集合在國民黨旗幟之下，在國民黨旗幟下面多一個農民，就是共產黨口袋裏少一工具。於是在共產黨把持政局的時期，便指使土豪劣紳與國民黨員對抗的組織農民協會，國民黨所組織的，往往不與批准，倒是土豪劣紳所組織的是有效國民。黨員遇到這種場合，不是消極的退却，便是積極的進取。取消極的態度，共產黨的

計劃便成了功；取積極的態度，共產黨便給你一個『破壞農民協會』的罪名，或者竟咬一口說你是『劣紳土豪』，其結果也只好消極。共產黨不是呆的，他們明知土豪劣紳取不到民衆，但是他們正爲土豪劣紳取不到民衆，所以要利用他們來和國民黨搶奪民衆。依共產黨計劃，到土豪劣紳組織農民團體之後，——仍舊用國民黨名義來組織，——更縱容他們作惡，使民衆認國民黨是土豪劣紳組織的，以造成民衆對於國民黨的憎惡心。土豪劣紳和國民黨混成一個東西以後，土豪劣紳的能力已經使用過了，便把土豪劣紳和國民黨宣告了死刑。

十 共產黨是中國民族所受的新病菌，土豪劣紳，是舊有病菌土豪劣紳之散布於各地城鄉市鎮，其流毒比共產黨還要普通在共產黨固然擇選凡有力量的使用，在土豪，劣紳也同樣向着凡有力量的團體鑽。國民黨，是中國最有力量的黨，一般土豪劣紳削尖了頭轉灣灣想鑽進國民黨來，幾乎沒有一息和緩他們的進行。在他們的感悟，還覺不到是腐蝕了國民黨，他們只是伸張或繼續在社會中間的惡勢力，以營求他們的願望。

一般民衆所受人事上的痛苦；尤其是貧苦農民，直接的普遍的繼續的無過於土豪劣紳。他們一方面倚靠貪官污吏，一方面使用地痞土棍，暴虐是他們的手段，敲詐是他們的目的，從骨髓裏破壞貧苦民衆的生活和安甯。

(五)貪官污吏投機反動腐化惡化等分子

十一 官吏許有不貪污的，徵收機關的官吏，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貪污的。所以釀成貪污的積習，最大的原因，是專制時代不許人民干政的原故。人民既不干政，對於一切政治上的施設，完全不問不聞，對於捐稅的負擔，只知道拿幾個錢出去，不管拿出去的钱做什麼用。因此是愈少愈好，所以官吏得利用這種心裏以圖謀陋規與中飽；因此，人民不問征收率的內容，官吏就得發展他敲詐的手段。

人民對於政治上的認識，簡直等於零，一般民衆的心理，最好是沒有官吏，有了官吏，祇要不問他們要錢，不虐待他們就是好的。由歷史上因襲下來的官威，只會引起民衆的恐怖，威權與恐怖，是使官吏走到貪污的途徑，

但凡貪官污吏，必定有所憑權，憑藉本家親戚朋友同

鄉和引的他的人的勢力，這種惡風氣至今還依然存在。貪官污吏滿腦子裏裝了，這些積習兩隻眼睛又被洋錢遮住了。所以他們要鑽進有力量的機關找憑藉，心理上事實上和土豪劣紳一樣，他們不問國民黨的主張怎樣，他們也不問國民黨能够容納他們不能，他們總是想憑藉想隱混。

我們黨的政治工作，第一步就是使民衆對於革命的認識，對於政治的認識，抽象的理論，狠不容易使壓迫很久，消極的態度很深的民衆，得到相當的理解務必要在事實上掙使他們，然纔能得認識。這就是解決貪官污吏的問題——尤其是要解決直接民衆的貪官污吏。

十二 革命不是一種報復，也不是一種撞來的機會，是要開闢一條新生命的路徑出來，在開路的工程進行中，斷不容許有背道而行者的活動，斷不容許散漫無紀而取巧者滲入。反動，不是進行中的逆力是一種反進化的活動力，投機不是單一種無用份子，是足以損失革命事業的，——這兩種無論是團體或個人。

十三 不工作的腐化分子，一樣是個活人，活人而到了腐化的一徑，是會發生腐化的同化力，這種腐化同化力在各

階級之中都有。糊塗不是寬大，姑息不是包容，懶惰不是甯靜，腐敗的腐敗，不是一時造成的。他的來源，由於糊塗姑息懶惰逐漸的構成。任何個人或團體，一到受了腐化的同化力的支配，重整的期望，是很渺茫的。

十四『當遇不平，拔刀相助，』固然不失其為封建時代的俠士風。但是『其父報仇，其子殺人行劫』又何嘗不是封建時代的產兒。革命的花，是極烈艷的，革命的果，是極甜蜜的，革命種子的萌芽，是狠困苦艱難的；有艱難困苦的種子，然後纔會開烈艷的花，結甜蜜的果，凌厲無前的橫暴分子，不能容於國民黨仁愛基金。即是不能受國民黨的紀律制裁。

(六) 結論

十五 上列『共產份子，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反動，投機，腐化，惡化』等份子，為民族社會的進化障害份子，即是為中國國民黨革命進程中的障害份子。清黨委員會的責任，在黨內固然要肅清這些障害國民革命的份子，在國內也同樣要肅清這些障害社會進化的份子，這個任，在

本黨每一個黨員都具有偵查報告的責任，而且每一個黨員，都該先審查自己的本身，有沒被清除的質點。

十六 國民革命，是全國民衆的專責，也就是全國民衆的生機。清黨運動，在黨內固然有國民黨員來做，在一般社會和機關中間，是要各階級的民衆同來做。民衆要認識有中國國民黨，纔有中華民國，我們民族纔能够生存，我們自身的種種困難，纔有解除的希望，若使中國國民黨消亡了，什麼希望都要跟着斷絕；所以護黨為的是救國，救國必先要護黨，清黨運動，是護黨的行為，即是救國的行為。

總理孫先生在日，有人問『共產黨滋蔓起來怎麼樣？』

總理說，『你們認共產份子，是亂草麼？不錯，可是中國還是漠。你們想得糧食麼？想欣賞美麗的花麼？好，沙漠上是種不發的。沙漠必先生亂草，亂草長足的地方，纔好種穀麥，纔好栽花的。』

親愛的同胞同志們！如今到了斬草的時期了，不惟共產的毒草，我們應該徹底的斬除，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反動，投機，腐化惡化，種種的蔓草，同時一樣應該除盡

我們不畏難，不怕死，和平，努力，奮鬥！

農工商學兵團結起來！

撲滅中國共產黨！

剷除土豪劣紳！

剷除貪官污吏！

肅清反動投機份子！

肅清腐化惡化份子！

清黨運動萬歲！

國民革命萬歲！

中國國民黨萬歲！

十六年六月念三日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上監察委員會呈文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公鑒：竊 總理於前年改

組國民黨，容納共產份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亦曾聲明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合作，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整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 總理，挾制輿論，以圖大逞。接總理容納共產黨分子，有兩履用意：（一）

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中國與國民黨行為，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為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二）因 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鬭爭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分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不料自共產黨分子加入國民黨後，共產黨積漸謀逆。迨 總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疊予以最大之庇護，且瘡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終望得遂 總理銷其逆謀之願；而不知終究適予以得步進步之披猖，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閥謀傾本黨者，皆借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上監察委員會呈文

赤化爲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之所到之地

，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怨聲。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以彈劾，以止叛亂。本委員因諸如此類之叛逆印物；近年以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得此真相，不欲輕爲口舌之爭；蓋彼輩兇狡無賴，若不到澈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騰爲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分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惆恍迷離，一犬吠影，衆犬吠影，函電紛紜，詈罵交闐，使成獸鬥泥中之形，以巧其虎据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庭之類，）一擊不中，更張其燄，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爲若輩包圍，離奇逆迹。隨在呈露；鈕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間八時，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楊委員銓，晤

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其要點本委員告陳首領：『研究共產學說，自爲共產黨之責；若實行共產，五六年前蘇俄代表越飛在廣州語孫總理，當在二百年之後；以我理想二百年，尙嫌不足』陳首領笑我迂，我言『急切輕掛招牌，止是膺鼎，』陳說『你更瘋癲，請問中國現在的共和，不是僞的麼；但你以爲康有爲之復辟與僞共和孰優。』本委員遂知中國共產黨，欲實行僞共產，意在言外；因突然根問陳首領『你定中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彼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駭極之情形，隨即將陳首領所定二十年中國可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一語，請楊委員於隔座特別注意，時羅首領似怪陳首領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員即亂於閒話曰：『如此國民黨生命止贖十九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強笑而罷。本委員自親在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口中，得到二十年中國實行列甯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

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

『雙十節本當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爲內部奸賊，仍未徹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真誠的慶賀啊！』

『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祇須放大胆量，秘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真正成功之一日，那真值得熱烈的慶賀。』

『我們的步驟：就是

（一）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

本委員案如此蔣中正馮玉祥唐生智暨各軍界同志，都是共產黨的貓腳爪；被他們拿住，向火裏去取燬栗子。不過他們把打倒舊軍閥，便算是想做新軍閥，乃非常可怪的奇異論，因此從前共產黨反對北伐，又增了一個用意的旁證，所以近來借抑新軍閥的外面，在漢口挾着中央黨部國民政府

，行他們搗亂北伐的內面，都是他們預定的計畫

(二)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難為我們，那就用快刀斬亂麻手段，痛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澈底吧。

本委員案亂麻指國民黨，快刀必是指無產階級人們的血肉，這種無產階級人們，又是他們的貓腳爪；請大家注意，開首喚起語所謂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同志與非同志，多未分得清楚啊。他們必定還有秘密文件，也得云：『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無產階級的心理機關，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想做新軍閥的國民黨。』他們借乙打甲，借丙打丁，借丁打丙，抽繭剝蕉的方法，已施於國民黨者，以完全證實。他們不認無產階級人們為同志，足見工呀，農呀，都是他們的貓腳爪。最後打盡了中國大部分人，止贖他們的同志，就實現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恆上監察委員會呈文

清一色的共產世界。所以現在擁汪倒蔣，過些時又必擁鮑倒汪，再過些時，又必擁列寧倒孫文，罵孫文思想不澈底，送他照相到歷史博物館，規規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來二年二個月，止看機會，但他們只種喪失信用的利用別人，他們終有給人覺悟的機會。蘇俄的陰謀，施諸土耳其而不效，還要拿同樣失敗的方法，再來中國試驗；難道為張邦昌吳三桂是中國的特產品，中國遠東病夫，尚够不上土耳其近東病夫麼？總理在民族主義第一義贊美蘇俄抑強扶弱，幫土耳其革命，但是土耳其終究反了蘇俄，為什麼呢？總理不說暗示我們留意罷了。

『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澈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斯主義萬歲，階級鬭爭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

本委員案無產階級人們，受他這句萬歲，正同普通開會，我們國民黨也還正在那裏受他『國民黨

萬歲」的榮寵，這算是被他利用時節的獎品，

據上面共產黨敬告同志之步驟，參合共產黨首領廿年之定期，二十年內中國國民黨滅亡，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或止是掛出招牌，似已為難逃之巨禍，加以彼輩敬告同志，明言雙十節無價值，值得他們熱烈慶祝的乃係蘇俄革命紀念日，又最近湖南省黨部已有擁護鮑羅廷之口號，查有歐人李德爾致沈同志友人書，曾言鮑羅廷從前化名犯罪，屢更其國籍，鮑羅廷之名，本非彼之真名，彼在蘇俄共產黨內為煽動委員會之委員，故挑撥離間手段，惡劣萬狀，對人貌厚情深，乃是中俄共產黨普遍訓練而成之同一面孔，他們閑談交際，是溫溫和和；說起關係話來，是結結硬硬；做出來是惡惡辣辣，說誑話是載在他們聖經第一章，（此想當然他們有無聖經則吾不知）鮑在廣州時，有廣東皇帝之號，我們鄙夷他以為不配，今觀其把持漢口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情形，老成痛心者不敢異同，歸化希旨者甘為傀儡，鮑羅廷已支配國民政府下之中國，曾無疑義；則到共產黨勢力統一在中國實現共產黨之時，中國全歸蘇俄支配，又無疑義；共產黨用一個指頭遮羞，說中俄

同在第三國際，不相統屬，更是變戲法的說話，其實那種帶領引見的情形，蒙古是慣做屬國的，我生蒙古容許也說本是屬於中國，何妨又屬蘇俄，中國是止被人一再盜國，却還不會做過屬國，這正好共產黨去新試驗，我們國民黨不願意要進第三國際，我們將來自己用國民黨去進，不要用列寧式的共產黨做贊見去進）於此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

（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之言，則明明為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

（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已為俄煽動員鮑羅廷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為共產黨所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為變相之屬國；揆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有人說俄國已廢除不平等條約，然此止平等之一端，如德如奧皆已除

廢不平等條約·依照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祇能認爲最惠國，聯合則平等未完全，顯生問題；所以德奧可認爲最惠國，尙未聯合也。

因此本委員認爲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及附和共產黨之各員；奉俄國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庭而盤踞，最近諸多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堅攻肉薄之時，而肆其各兵抑將之議，無非有意擾亂後防。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庭在廣州亦建緩取江浙之議；即因他們老實不客氣，勢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驟豐，使共產黨難下摧殘之手段；似此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

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尙聽其行使職權，恣爲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等待，故本委員不能不集會摘發，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萬急迫提呈本會。伏祈予以公決，得咨交中央委員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討論，可否出以非常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謹呈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一日

共產黨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一分合併附呈備查（已在汪主席處）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咨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汪委員精衛譚委員延闓胡委員漢民蔣委員中正丁委員惟汾戴委員季陶李委員濟琛宋委員慶齡陳委員公博于委員右任程委員潛朱委員培德宋委員子文栢委員文蔚何委員香凝伍委員朝樞甘委員乃光陳委員友仁李委員烈鈞劉委員守中蕭委員佛成孫委員科王委員樂平周委員啓剛路委員友仁朱委員霽青丁委員超伍何委員應欽陳委員樹人諸委員民誼繆委員斌公鑒：竊本會職責所在，「黨員施政方針，是否根據本黨政綱」，尙應過問，則棄裂本黨政綱，釀成亡黨賣國之行爲，尤應舉發，是以本會委員分赴各地，遇集上海，遂於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先開臨時時，決定於四月二日下午七時，召集中央監察委員等全體緊急會議，到會三分之二，蔡元培李宗仁古應芬黃紹雄張人傑吳敬恆李煜瀛陳果夫共同出席，公推蔡元培爲主席，由吳敬恆提出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一案，經出席委員共同討論，復由各委員報告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安慶上海共產黨之所爲

，皆有不利用於國民黨，受外人指使之事實，其騷亂社會，擾動後防，尤其餘事，故全場一致議決，將訪察所得，首要各人，（名單另附）咨請貴委員等以非常緊急處置，姑將所開各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分子，經黨部與發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爲，仍須和平待遇，一面由貴會公決，召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共議處分，再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第二屆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皆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顧問鮑羅廷之指揮所顛倒，所有由該會議產生之機關，其所發命令，本會亦認爲發生疑問。並請貴委員等，應按酌事實，分別接受與否，其准予接受施行者，以備下屆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追認，其有不得不否認者，應暫時閣置。因中間雜有便於叛徒之命令，恐適釀大患也，本會此等建議，因防止非常大亂，恐亡黨賣國不及救止，爲萬不得已之所爲，是否有當？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補請公決，如有失察，甘受處分可

也，並將吳委員敬恆提呈一扣，先行由電附達，其本會職
記錄一冊，隨後郵奉，謹咨。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咨

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聯名護黨救國通電

汪主席並轉全體同志鑒：本黨半載以來，革命工作之發展，一日千里，長江既全部肅清，帝國主義所盤據的最大營壘之上海，亦告克復；凡此基本之發展，足證民衆熱望本黨之殷切，與本黨同志此後工作之艱鉅，不幸當此時期，表面成功之迅速，與內部重心之崩弛，適成正比；黨員工作，感指導之無力，內外要政，受無形停滯，黨的整個意思，無由顯明表達；黨的機關權力，莫能適當行使，內之百萬黨員，準備奮鬥；而不知聽命之何從，外之受治於黨之民衆，對本黨之中心失寄，漸次增加其惶惑，推原其故，不能不謂武漢聯席會議以來，種種措施爲造成此局面之主因，本會爲中央監察機關，當此重要時機，爲顧全革命利益與鞏固黨基起見，未便放棄適鐸之職責，爰集會議，詳加討論，僉認以爲武漢最近之動作，實有極危險之傾向，茲特酌舉其錯誤之點，俾知事實所在，不容誣妄，查武漢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係由到漢委員自由召集，據徐謙報告，係爲『適合革命利益，應付革

命時機，代表中央權力之必要組織，』其爲臨時機關可知，彼時中央黨部，近在南昌，理應提交追認，乃不唯不經此項手續，且於中央已有令改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且令停止職權之後，仍復繼續開會，以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而置中央之機關命令於不顧，將何以昭示中央威信於全黨，聯席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生之一切決議案之有無效力，更不問可知，此其不合者一也，於中央已有明令停止聯會開會之後，復開擴大聯席會議，決定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根據上述，其仍爲毫無根據之自由召集可知，查主席及常務委員，爲第二次全體會議所產生，躬負重託，非至合法召集之第三次會議以後，不能解除職責，今武漢之第三次會議，既未經常務委員會之提議及同意，即常務委員之列席者，亦僅寥寥數人，而竟毅然不顧，宣佈開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爲代表大會未開時之最高權力機關，又適當本黨北伐軍蘇皖戰爭最吃緊之時候，竟以若干委員之自由意志，出以如此草率浪漫之態度

而開會，此其不合者二也，至於開會以後之運動，凡足以破壞革命利益，惹起黨務糾紛者，尤爲更僕難數，條而舉之，有如下列，開會後，劈頭第一事，即爲『統一黨的指導機關案，』夫本黨爲革命之政黨，指導機關有無效率，以革命勢力能否在此指導機關下發展爲斷，第二次全體會議產生之常務委員會，成於北伐出師以前，在此機關指導之下，北伐軍事以最困苦之給養，任最艱鉅之工作，於極短之歲月，克極頑強之二大軍閥，苟非指導得宜，得民衆之信仰，與武裝同志之奮勇效命，何以臻此，若非反對本黨革命勢力之發展，別有肺腸，何至於前方最吃緊之時，破壞卓著功績之指導機關，此可痛心者一也，當該會議開會武漢之時，正中東南兩軍武裝同志在蘇皖肉搏戰場之日，政府卽不憚念其憂勞，亦何忍加以妨害，槍械子彈，爲北伐之命脈，乃武漢聯席會議，三電粵兵工廠，令其停工拆移機，於漢陽，此其斷斷軍械，阻礙北伐之陰謀，且顯然暴露，乃猶不止此，當國民革命軍力攻蘇浙時，連電請濟子彈，漢方均置若罔聞，是實欲置國民革命軍於死地，乃快厥心，此可痛心者二也，國民革命軍受命北伐，義不

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聯名護黨救國通電

容得一隅以自封，故自克鄂贛以後，卽分道並進，規復東南，而該會議中，乃發軍事進行過急之辭，以爲詆諆，甚至原定調赴東南之兵，亦爲該會議所遮阻，逗留上游，及混淞底定，漢口黨報，竟公然誣國民革命軍爲匪軍，該會豈無耳目，何竟絕不糾正，其掣肘於事前，誣毀於事後，用心積慮，昭然若揭，此可痛心者三也，國民革命軍之有政治部，原以統一黨的訓練，使整個的軍隊成總理之信徒，爲三民主義而作戰，自爲少數搗亂份子把持以後，純粹之三民主義者，被排斥無餘，甚至周納罪名，拘幽滿獄，是實欲中國國民黨之黨員，絕跡於國民革命軍中，而高呼提高黨權者，至此又不發一言，此可痛心者四也，農工政策，本爲總理所貽留指導農工，組織農工爲國民黨員之天職，乃自共產分子加入以後，對國民黨員之爲農工運動者，盡量排斥，偶有組織，動遭摧殘，中央對此，不聞有糾正之事，而對於農會工會之幼稚行爲，則又視爲驕子，絕無指導制裁之權能，此可痛心者五也，廣東省市黨部及江西省黨部之組織，並無不合法之點，而兩省黨部之選舉辦法，係經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通過，此次列席

武漢會議之各同志，中有多人，皆曾親自列席於該會議，一切經過，均所親見親聞，今忽謂違背總章，勒令改選，不知究係違背總章之何章何節，各級黨部均為指導本黨同志革命工作之機關，今以在合法情形下產出之兩個重要省分之黨部，在本黨革命勢力進展之環境下，而橫被取消，是本黨各級黨部在軍閥勢力下，猶能冒死奮鬥而存在，而在本黨黨內轉成毫無保障之機關，一切黨部，均將寒心，下級黨部，莫知秉承，妨礙黨務之進展，實開重大惡例，此可痛心者六也，特別黨部，原為應付特別情形，以求革命勢力能迅速發展之組織，且已定有條例，武漢會議不從修改條例入手，竟決定除軍隊及產業工人外，一律取消，且限制特別黨部，不得有同樣選舉第三次代表大會之代表之權，是不僅破壞本黨之組織，亦啓不平等的歧視之端，而妨黨務之進行，此可痛心者七也，欲革命工作之完成，必須令各個黨員於負責努力中，有所保障，今乃毫無正當理由，僅憑若干私人之愛憎，即可橫加處分，如因贛案而開除為黨努力同志之黨籍，令熱心者不敢負責，忠梗者人人自危，是為黨員無保障，又如因一執行委員（彭澤民）之

提議，不具確實證據，不經審查手續，立談之際，而可停止中央執行委員（蕭佛成）之職權，中央執行委員，為代表大會所選出，如此摧殘，於法何據，是中央執行委員，亦無保障，又在該會議開會之武漢，凡為地面權力者所不憚之人，雖為黨中任重要職務之同志，亦不免於任意被捕，任意拘留，該會議及政府絲毫不加以制止，是則自命為中央所在地之武漢，一般的人權，亦毫無保障，殘忍慘劇，演成恐怖，此可痛心者八也，黨報為宣傳本黨革命主義之機樞，亦即黨治下一般民衆視聽之所寄托，乃漢口民國日報，一月以來之所掲載，大書深刻，莫非搖動革命基礎，墮壞本黨中心人物信仰之紀錄，如湖南省黨部之通電中，有蔣同志密令李宗仁同志監視中央執行委員等，毫無根據之謔言，影響所及，不獨毀壞革命軍人之令譽，且置中央執行委員之神聖名詞於何等地位，又如吳玉章同志以負責之委員，主席湖北省黨部，而發表極端惡意之演說，甚至有一「軍費佔一千三百萬……但是我們武裝同志還是饑寒交迫……究不知他如何支配」等語，此等意存中傷之詭譎誣蔑，雖敵人之反宣傳，亦何以加，茲而竟公然宣傳於會

場，復大登特登於黨報，若非蔣同志深得軍隊信仰，試問此等言論，散佈軍中，將令前方發生如何影響，吳同志既不知檢點如此，而中央宣傳部，對於黨報，竟任令登載，而不加管理，有意痴聾乎，溺棄職守乎，此可痛心者九也，武漢會議既無適法根據，其由此產出之中央機關，近來所發表之命令，尤多不顧黨國利益，如江西省政府成立未久，正在努力辦公，以贛省貧瘠之區，遭去戡兵燹之慘，休養勞來，方資擘畫，武漢竟下解散之令，馴至忠實同志，不敢負責，千萬人民惶惑無主，當此全功未竟之時，唯省政府為最能負責實際責任，以普樂利於人民，贛省如此，何能望各省政府安心負責，基礎政治，顛覆是虞，人民從蘇之望，何由實現，此可痛心者十也，又本黨為負責建國之唯一革命的政黨，亦為領導國內一切革命之勢力，統一指揮之黨，其旨趣已見於歷屆之決議案及宣言，所謂以黨治國之精神，即為本黨對世界對中國民族，毅然負起一切責任之表示，今觀於武漢會議中所決定採用之統一革命勢

方案，竟有共同擔負政治責任問題之一條，內稱應由共產黨派負責同志，加入國民政府及省政府，此種謬誤之決議，大有背於本黨以黨治國之精神，極端毀滅本黨組織之根本旨趣，減少羣衆對於本黨之堅固信仰，乃於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竟以若干中央委員，非合法的會議中，爲此重大之決定，亡黨之責，誰當負之，總理所辛苦建設之本黨，不謂一部份之執行委員，竟輕輕斷送之而不稍惜，此其尤可痛心者十一也，如上所言，皆爲武漢會議中所加於本黨之根本創傷，致使革命勢力，發皇頹大之本黨，有遍體創痕之觀，長此以往，不獨北伐困難，而本黨百萬黨員與朝夕以求中國的自由平等之民衆，亦將何所寄托，險象如此，詎能再安緘默，爰痛切陳詞，望我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披瀝奉陳，敬候明教，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鄧澤如，黃紹雄，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張靜江，陳果夫青。

國民革命軍全體將領通電

南京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蔣總司令鈞鑒，漢口分送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各委員，唐總指揮，長沙何軍長，劉軍長，武勝關劉軍長，李副軍長，葉副軍長，武昌張副軍長，西安馮總司令，太原閻總司令，成都劉軍長，田軍長，雅州劉軍長，重慶賴軍長，海軍各艦隊司令，各師旅團長勳鑒，上海民國日報館，申報館，新聞報館，時事新報館，轉全國各報館，各省農工商學兵各團體，暨國內外各級黨部，各同志各同胞均鑒：自本黨誓師北伐，賴總理之靈，同志之力，時僅九月，肅清長江，收復寧滬；國內軍閥，祇餘奉張；帝國主義者，在華之勢力，亦根本動搖；本黨之黨綱政策，正以次期其實現；不圖中東兩路武裝同志，正當惡戰苦鬥之際，武漢方面，竟有少數叛黨黨員，勾結中國共產黨，為阻礙北伐，摧殘國民黨之陰謀；挑撥煽亂，手段百出，近讀中央監察委員聯名護黨救國通電中，所舉各節，以及吳監察委員敬恒提出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案，凡中國共產黨與本

黨叛黨黨員，及本黨跨黨份子，甘受外人指使，不利於國民黨及毀壞本黨中心人物信仰，妨害國民革命之所為，證據確鑿，令人髮指，尤可痛者，所謂武漢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乃為共產黨與二三跨黨份子，承鮑羅庭意旨所支配把持，舉武漢今日之一切機關，皆由徐謙等少數中央執行委員，自由召集之聯席會議，更有由此會議產生之擴大聯席會議所召集之，所謂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所產出，其為非法，毫無根據，已經中央監察委員會通電，一指明，故今日之所謂武漢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實言之中國共產黨所假國民黨招牌，以為發號施令之機關而已，其一切偽令之非法無效，固不待言，而其企圖以共產主義，代替三民主義，以實現於今日經濟落後之中國，以禍中國，而亡吾黨，尤非集合國人一致反對，不足以救民命，而遏亂源，湘鄂近日之恐怖現象，國人共見，是而可忍，何以為國，今既建都金陵，國民黨之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亦已於本月十八日，在南京成立，自應請武漢及散在各

地之中央執行委員，即日蒞寧，開會解決黨國大計，其甘於破壞國民黨，以及妨礙國民革命，確實有據之一切共產分子及跨黨分子，應請中央黨部，悉照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案，悉予查辦；凡我同志，須認清此次對武漢爭鬥，非人與人的問題，乃國民黨生死的問題，國民革命成敗的問題，既為國民黨與共產黨之爭，亦即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事既顯明，則凡真正信仰三民主義者，無論何人，均當擁護；反之破壞國民黨，即為吾黨之仇敵，妨礙北伐，即為反國民革命，此等反動份子，皆當視為叛黨賣國之奸人，羣起攻擊，無少審顧；故清黨運動，實為今日剷蕪北伐，障礙重要工作之一，蓋不清內奸，即不能討賊，自古已然，今尤切迫也，樹莊等不忍見總理手創之中國國民黨，亡於共產黨之手，更不忍見垂成之國民革命，一旦為少數不肖分子而敗壞之，爰於本月二十日南京陸海軍軍事會議中，一致為下列之議決，即（一）擁護南京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恢復黨權；（二）擁護四月二日中央監察委員會建議案；（三）否認武漢由非法擴大聯席會議所產出之所謂第三次執委會議決案，及其由此產出機關之一切命令。

國民革命軍全體將領通電

（四）歡迎武漢及各地純粹國民黨之中央執監各委員來甯。
（五）打倒破壞國民黨及國民革命之共產分子，及一切叛黨賣國的黨員。（六）陸海軍團結一致，完成北伐，以上六項，樹莊等誓以忠誠，求其實現，黨國不亡，繫於此役，謹此宣言，惟內外同志，及全國同胞，實共鑒之，再此次會議，適值軍事緊急，各軍長多赴前方督師，餘如三八兩軍，所派代表，因到甯逾期，未及出席，又第二十二三四各軍長，遠在川康，亦未及與會，特此聲明，國民革命軍海軍總司令楊樹莊，東路總指揮第一軍軍長何應欽，東路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第二軍副軍長魯滌平代表李強，第四軍軍長李濟琛黨代表陳可鈺，第五軍軍長李福林代表王若周，第六軍軍長程潛代表蔣南屏，第七軍軍長李宗仁黨代表王紹雄，第十軍軍長王天培，第十四軍軍長賴世璜，第十七軍軍長曹萬順，第二十軍軍長楊森代表段遠謀，第二十一軍軍長劉湘黨代表李仲公，第二十五軍軍長周西成黨代表熊逸濱，第二十六軍軍長周鳳岐，第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黨代表刁廣孚，第三十三軍軍長柏文蔚，第三十七軍軍長陳調元黨代表范熙績，第四十軍軍長賀耀祖黨代表李因。

第四十二軍軍長李桑，新編第一軍軍長譚曙卿，新編第五軍軍長葉開鑫，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朱紹良總參議張

羣兵站總監俞飛鵬各處處長葛敬恩馬文車鄧紀文陸福廷胡承裕等。

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宣言

我總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辛亥而後，倒袁護法北伐諸役，討賊戡亂，軀身爲天下先，誠以滿清雖經顛覆，曾不須與國內軍閥得國外帝國主義之援助，益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之進行，此種頑強之障礙不除，則革命之目的，不能敏活實現，然猶慮革命黨人與其當前之強敵，爲殊死戰，而大多數仍守其不問國事之舊習，坐視國家淪爲次殖民地，而不爲之所，故於十三年一月召集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一方容許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以期集中全國革命份子於三民主義之下，共同奮鬥，一方提出宣言，說明本黨所持革命之主義，與其實行主義，首先必需之政綱，總理並於此時手定建國大綱，完成三民主義之講演，更於扶病北上之際，發表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宣言，而終之以最後之遺囑，本黨同志繼承總理全部之遺教，奮鬥不懈，而所努力者，仍爲掃除革命障礙，準備三民主義實行，故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行確定第一次大會

宣言之主旨，對於主義誓以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對於政綱，亦無所修改，但期見諸事實，蓋吾人深信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乃爲中國在此環境中，唯一之生路，亦唯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乃爲吾人由中國之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而達世界革命唯一之途徑也，兩年以來，本黨仍繼續總理領導國民革命之精神，從事於扶助農工民衆團體組織之發達，鞏固廣東之革命根據地，肅清一切反革命份子，掃除東江南路一切叛徒，建立與人民合作之政府，完成爲人民而戰之軍隊，根本既固，又復出師北伐，以與大江南北勾結帝國主義之軍閥決鬪，而此戰之目的，即在完成總理生平奮鬥而不幸未竟之大業，換言之即在完成國民革命，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語其實際之設施，一曰使黨軍愈與人民密切的相結合，二曰造成廉潔之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之實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之利益，並扶助其發展，凡此諸端，具爲此次目的，與其必要手段之內容，今者賴黨軍上下將士之戮

力，各省被壓迫民衆之同心，義師所指，無不克捷，東南數省，軍閥割據之勢力，固已被潰，即向日軍閥所持以爲聲援之帝國主義，亦已根本動搖矣。

不意在本黨繼承總理遺教，領導全國民衆，及武裝同志北伐進行之際；中國共產黨悍然破壞國民革命之陰謀與事實，繼續敗露於吾人之前，中國共產黨之害本黨，固不自今日始，而其破壞本黨，因而破壞國民革命，實以今日之逆謀爲最急，十三年之際，本黨接受總理，容納共產黨黨員個人加入本黨之旨，許以信仰三民主義，參加本黨之革命工作；乃共產黨公然決議其黨員所以加入本黨之用意，至於藉本黨以立一強大之共產黨，於是吸引我同志，傾陷我領袖，污蔑我總理侮辱本黨革命之歷史，破壞本黨領導農工運動之地位，遮斷本黨與民衆結合一致之戰線，總理當日坦然容許共產份子，固不料挾有如此叵測之陰謀，本黨追念總理生平仁慈博大之精神，始欲許之以自新，結之以誠信，故約束同志，以期潛移默化，銷弭糾紛，鞏固根本，不圖中國共產黨之字典上，無誠信二字，恣睢跋扈，方欲摧排異己，推翻本黨，武裝革命之同志，遂乃煽惑

我軍隊，調唆我肘腋，致有去年三月二十日之變，賴蔣中正同志之忠勇，黨軍之戮力，靖亂有方，逆謀卒不得逞，而廣州革命策源地，迄今保全，於斯時也，本黨猶憫其幼稚，不忍暴其罪狀，其不敢公然背叛本黨之份子，仍予任使，期望有加，待之未爲不厚，曾幾何時，吳佩孚以帝國主義之援助，稱兵南犯，迫我湘粵，本黨繼承總理討賊誅暴之大任，不能不調檄義師，共申天討，中國共產黨果有認識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之美德，宜如何同仇敵愾，洗滌前愆，乃彼黨領袖與策士，及其與本黨親合之同志，衆口鼓惑，阻撓出師，泊乎我軍規復江漢，移師江浙，連下贛閩，與孫傳芳張宗昌兩大軍閥作最後之決戰，同時電令武漢各軍沿隴海京漢路北向並進，而中國共產黨分子徐謙鄧演達等受俄人鮑羅庭之指揮，多方阻撓，使各軍不能依原定計劃出兵，我東路與中央軍犯難前進，彼輩挾持漢陽兵工廠，不發一槍，不發一彈，且三電廣州兵工廠，飭其罷工，不特斷我軍械之接濟，抑且絕我軍費之供應，倒行逆施，務欲置國民革命於死地，向使中原各軍，得依計劃而北進，以與東南各軍相策應，則肅清津浦路敵軍之日，已

是會師直搗幽燕之時，今敵兵雖已盡於東南，然餘孽猶得負固於河北，久爲吾黨三民主義展轉苦戰之師，馮玉祥偏於西北，樊鍾秀困於河南，豫中附義之士勢孤力薄，皆待救援，而徐謙諸人，只知挾一隅之軍權以自謀，不發一兵，不濟一錢，其目的既與國民革命不相同，遂不惜故亂其步伐，然此種種，固非徐謙鄧演達一二人之私行，觀其所把持之總政治部，援引共產份子，充塞部曲；三民主義戰士熱血漬染之河山，幾盡爲共產黨人掠奪特權之租界，其所宣傳爲反對三民主義之宣傳；其所訓練，爲陰謀操縱變詐挑撥之技術，其所工作，爲拆散國民革命之勢力，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線；爪牙四播，煽揚兇德，騷擾荼毒騰爲民怨，喪失革命軍之榮譽，阻礙北伐之大計，武漢如此，到處皆然，謂非中國共產黨全部反革命之策略，其誰信之，不寧維是，當我軍甫定東南之際，中國共產黨，竟在武漢集議，進而決定推翻本黨與國民政府之逆謀，假提高黨權，統一指揮之名，行篡竊黨國中樞之實，擁甲倒乙，迎丙拒丁，破壞軍制之系統，煽惑武裝之同志，侵蝕各地黨部之權柄，擾亂農工商學自覺之運動，逆謀既定，遂有二月

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宣言

以來，武漢非法會議之發生，亂命四下，由來有自，議者不察，反以此等事變，付諸流言，欺人者誠巧，欺於人者抑何其拙耶。本黨曩以中國共產黨份子自附同志，願爲國民革命馳驅，故竭誠容納而提挈之，今者甘心叛逆，阻撓北伐，謀爲不軌，直接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線，間接卽爲軍閥與帝國主義之工具，不惟自絕於黨國，抑且自絕於世界，爲本黨自存計，爲完成國民革命計，固當驅除此叛逆，爲由國民革命以達世界革命之前途計，亦當掃滅此敗類，凡有血氣，皆當羣起以攻，絕其根株，勿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不易爲矣。

以上所述，爲中國共產黨分子寄生於本黨以破壞國民革命之始末，本黨於此敢竭誠告於文武將士革命同志，及全國國民曰，驅除共產分子，乃肅清革命陣地以內之反革命勢力，繼今以往，本黨必益當努力於黨權之集中，組織之精密，紀律之森嚴，信仰之統一，凡別有結合，別有羽翼之反革命派，固當在所必除；而操志不定，易與同腐之分子，亦當嚴加糾正，唯國民黨爲領導被壓迫民衆革命之先鋒，唯三民主義爲適合於中國之革命主義，唯國民黨之

主義能使革命趨於民衆化，亦唯國民黨之主義，能使民衆歸於革命化，大任當前，義無反顧，務於最短期間，肅清

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以促進世界革命，謹此宣言。

「四月十八日」

國民政府接受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議決案通電

(銜)均鑑：案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咨開，據中央監察委員會咨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召集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緊急會議議決建議案一件等因，本政府謹予接受，查原咨內開建議案分別兩點：一，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最近在湖南湖北浙江西安慶上海共產黨之所為，皆受有外人指使，不利於國民黨之事實，其騷亂社會，擾動後方，尤其餘事訪察所得，首要各人，請以非常緊急處置，將所開各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份子，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知照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予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二，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第二屆第三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皆徐謙鄧演達顧孟餘等受俄顧問鮑羅庭之指揮所顛倒，所有由該會議產生之機關，其所發

命令，本會亦認為發生疑問，應按酌事實，分別接受擱置。因中間雜有便於叛徒之命令，恐釀成大患也，查此項建議案，既經議決，由本政府接受，自應依據議案，行使職權，切實執行，合行通電各部長各軍事長官各省政務委員會遵照，所有關於該案第一點訪察所得，首要各人，及各地中國共產黨首要危險份子，經黨部舉發者，由就近軍警分別看管監視，聽候處分，其有叛亂行為業已昭著者，係屬內亂罪犯，應依法懲辦，以維治安，而遏亂萌，關於該案第二點，所有漢口聯席會議，及中央執行委員會議，產生之機關，所發命令，一律否認；現在政府開始建設，正力謀本黨政策之實現，北伐前線展進，尤應有正確統一之指導，詎容非法搗亂之行動，淆惑觀聽，應即一體查禁，特此通電知照國民政府印。

國民政府告全體將士書

國民政府此次接受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定都南京；目的在恢復黨權政權於三民主義之下，自由行施職權，以實現總理之遺訓遺囑。

總理在世之日，所焦心苦慮者，爲如何而可建設自由獨立之中華民國，更進而實現世界各民族之平等自由，國內各階級之平等自由；因軍閥專恣於內，帝國主義凌逼於外，甚且勾結一氣，以摧遏三民主義之進行，乃不得不先定掃除一切建設障礙之大計，毅然以出師北伐，爲建國之先着，不幸出師未捷，賫恨以終遺訓昭昭，此以重大之責任，付諸手造之中國國民黨，付諸平生所倚重之蔣中正同志，

總理既逝，本黨秉承遺訓，出師北伐，而以軍事全權託付蔣中正，蔣同志忠貞勇敢，受命以來，轉戰七省，遂定江漢四十年來本黨軍事成績之偉大，蓋無過於今日者；雖然苟無認識主義效命黨國之全體將士，則蔣同志亦一手一足之力耳。深切言之此種偉大之成績實由以全武裝同志

之一德一心；更深切言之，實爲主義的成功軍紀的成功。

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以及肅清東南諸役；吾武裝同志之爲黨國犧牲者，不知萬幾，天上英魂，地下碧血，所望爲生者之奮鬪，最後之成功，故吾儕未死之餘生，實負黨國重託；昔程嬰生而公孫杵臼死，死者爲其易，而生者爲其難，國民革命之孤兒，今實保抱於武裝生存之同志，故吾人對於武裝同志，既備具尊敬，而又切勉於將來也。自割據黨內之叛徒日蠶月張以來；於本黨之組織宣傳，於本黨之農工運動，一一祛篋以去；乃更進而謀奪本黨之政權，夫苟使本黨讓出政權，而中國民族得以解放，國民革命得以成功，各級社會得以安寧，則又無妨；無如燭察四圍，盱衡時局，本黨實與中國民族同其存亡，各級社團同其榮枯者，則又惡得而不爭，惡得不直任其艱而不辭；黨內之叛徒見此乃益運陰謀劫持本黨之弱者，竊據中央；誘致本黨之悍者，割裂戰線；由是而本黨之形勢益急，本黨之危機益迫，本黨之忠實黨員，亦憤激圖存，而護黨救國

運之動起矣。

本黨在此肅清黨內叛徒運動中，同時不忘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使命；故北伐之猛進，繼續不已，吾武裝同志之一槍一彈，皆爲摧毀敵人壁壘之利器，斷不應爲爭攘權位，而犧牲總理所付託爲何事；人民所屬望爲何事；凡此皆爲武裝同志所聲明，無煩喋喋告戒者，雖然，敵人不足懼黨內叛徒之曲說陰謀，每易浸潤膺受，入於歧途，以是之故，中央政治會議爲統一武裝同志之政治訓練計，爲昭示三民主義之信條計，決議請吳稚暉同志爲總政治部

主任，以吳同志之學識人格與蔣同志在軍中國民革命軍之銅牆鐵壁乃不可撼庶收北伐之全功而達到國民革命之使命

政府受本黨厚託，武裝同志艱難痛苦，日夕在懷，尤其值此內憂外患之時，益深同生共死之感；凡武裝同志所希望於政府者政府無不竭其所能以資供億，苟不然者，願立總理之前，領誤黨誤國之罪；甚願吾武裝同志，亦各以至誠爲：國努力，受吳蔣兩同志之指導，竟國民革命之全功焉。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

我總理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辛亥而後，倒袁護法，北伐諸役，討賊戡亂，輒身爲天下先，誠以滿清雖經顛覆，曾不須臾，國內軍閥，得國外帝國主義之援助，益務有以阻止國民革命之進行，此種頑強之障礙不除則革命之目的不能敏捷實現，然猶慮革命黨人與其當前之強敵爲殊死戰，而大多數人民仍守其不問國事之舊習，坐視國家淪爲次殖民地而不爲之所，故於十三年一月召集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一方容許中國共產黨黨員個人資格加入本黨，以期集中全國革命分子於三民主義之下，共同奮鬥，一方提出宣言，說明本黨所持革命之主義，與其實行三民主義首先必需之政綱，總理並於此時手建國大綱完成三民主義之講演，更於扶病北上之際，發表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宣言，而終之以最後之遺囑，本黨同志，繼承總理全部之遺教，奮鬥不懈，而所努力者，仍爲掃除革命障礙準備三民主義之實行，故於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行確定第一次大會宣言

之主旨，對於主義，以誓繼續努力，以求貫徹，對於政綱，亦無所修改，但期見諸實行，蓋吾人深信總理所定之主義及政綱，仍爲中國在此環境中唯一之大路，亦唯總理所定之三民主義及政綱，乃爲吾人由中國之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而達世界革命唯一之途徑也。兩年以來，本黨仍繼續總理領導國民革命之精神從事於扶助農工民衆團體組織之發達，鞏固廣東之革命根據地之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掃除東江南路一切叛徒，建立與人民合作之政府，完成爲人民而戰之軍隊，根本既固又復出師北伐，以與大江南北勾結帝國主義之軍閥決鬥，而此戰之目的，即在完成總理生平奮鬥而不幸未竟之大業，換言之，即在完成國民革命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語其實際之設施一曰使黨軍愈與人民密切的相結合二曰造成廉潔之政府，三曰提倡保護國內之實業，四曰保障農工團體其利益，并扶助其發展，凡此諸端，具爲此次北伐目的與之必要手段之內容，今者賴黨軍上下將士之戮力，各省被

壓迫民衆咸有同心，義師所指，無不克捷，東南數省軍閥割據之勢力，固已破潰，卽向日軍閥所恃以爲聲援之帝國主義，亦已根本動搖矣，

不意在本黨繼承 總理遺教領導全國民衆及武裝同志北伐進行之際，中國共產黨悍然破壞國民革命之陰謀與事實，繼續敗露於吾人之前，中國共產黨危害本黨，固不自今日始，而其破壞本黨因而破壞國民革命，實以今日之逆謀爲最急，十三年之際，本黨接受 總理容納共產黨黨員個人加入本黨之旨，許以信仰三民主義參加本黨之革命工作，乃共產黨公然決議其黨員所以加入本黨之同意，至於藉本黨以立一強大之共產黨，於是吸引我同志，傾陷我領袖，污蔑我 總理，侮辱本黨革命之歷史，破壞本黨領導農工運動之地位，遮斷本黨與民衆結合一致之戰線， 總理當日坦然容許共產分子，固不料挾有如此叵測之陰謀，本黨追念 總理生平仁慈博大之精神，始欲許之以自新，結之以誠信，故約束同志以期潛移默化，銷弭糾紛，鞏固根本，不圖中國共產黨之字典上，無誠信二字，恣睢跋扈，方欲摧排異己，推翻本黨武裝革命之同志，乃煽惑我軍

隊，調陵我肘腋，致有去年三月二十日之變，賴蔣中正同志之忠勇，黨軍之戮力，靖亂有方，逆謀卒不得逞，而廣州革命策源之地，迄今保全於斯時也，本黨猶復憫其幼稚，不忍暴其罪狀，其不敢公然背叛本黨之分子，仍予任用，期望有加，待之未爲不厚，曾幾何時，吳佩孚以帝國主義之援助，稱兵南犯，迫我湘粵，本黨繼承 總理討賊誅暴之大任，不能不調檄義師，共申天討，中國共產黨果有認識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之美德，宜如何同仇敵愾，洗滌前愆，乃彼黨領袖與策士及其與本黨貌合之同志，衆口鼓惑，阻撓出師，洎乎我軍規復武漢，移師江浙，連下贛閩，與孫傳芳張宗昌兩大軍閥作最後之決戰，同時電令武漢各軍，沿隴海路京漢路北向並進，而中國共產黨分子徐謙鄧演達等，受俄人鮑羅廷之指揮，多方阻撓，使各軍不能依原定計劃出兵，我東路與中央軍犯難前進，彼輩挾持漢陽兵工廠，不發一槍，不給一彈，且三電廣州兵工廠，飭其罷工，不特斷我軍械之接濟，抑且絕我軍費之供應，倒行逆施，務欲置國民革命於死地，向使中原各軍得依計劃而北進，以與東南軍相策應，則肅清津浦路敵軍之日，已

是會師直搗幽燕之時，今敵兵雖已盡於東南，然餘孽猶得負固於河北，久爲我黨三民主義轉輾苦戰之師，馮玉祥偏於西北，樊鍾秀困於河南，豫中附義之士，勢孤力薄，皆待救援，而徐謙諸人，只知挾一隅之軍權以自謀，不發一兵，不濟一錢，其目的既與國民革命不相同，遂不惜故亂其步伐，然此種種固非徐謙鄧演達一二人之私行，觀其所把持之總政治部，援引共產份子，充塞部曲，三民主義戰士，熱血瀆染之河山，幾盡爲共產黨人掠奪特權之租界，其所宣傳爲反對三民主義之宣傳，其所訓練，爲陰謀操縱變詐挑撥之技術，其所工作爲拆散國民革命之勢力，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線，爪牙四播，煽揚凶德，騷擾荼毒，騰爲民怨，喪失革命軍之榮譽，阻礙北伐之大計，武漢如此，到處皆然，謂非中國共產黨全部反革命之策略，其誰信之，不寧維是，當我軍甫定東南之際，中國共產黨，竟在武漢集議，進而決定推翻本黨與國民政府之逆謀，假提高黨權統一指揮之名，行篡竊黨國中樞之實，擁甲倒乙，迎內拒丁，破壞軍制之系統，煽惑本黨武裝之同志，侵蝕各地黨部之權柄，擾亂農工商學自覺之運動，逆謀既定，遂有

二月以來武漢非法會議之發生，亂命四下，由來有自，議者不察，反以此等事變付諸流言，欺人者誠巧，欺於人者抑何其拙耶，本黨曩以中國共產份子自附同志，願爲國民革命馳驅，故竭誠容納而提挈之，今者甘心叛逆，阻撓北伐，謀爲不軌，直接破壞國民革命之戰線，間接卽爲軍閥與帝國主義之工具，不惟自絕於黨國，抑且自絕於世界，爲本黨自存計，爲完成國民革命計，固當驅除此叛逆，爲由國民革命以達世界革命之前途計，亦當掃滅此敗類，凡有血氣，皆當羣起以攻絕其根據，勿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國事不易爲矣，

以上所述，爲中國共產黨份子寄生本黨以破壞國民革命之始末，本黨爲此敢竭誠告於文武將士革命同志及全國國民曰，驅除共產份子，乃肅清革命陣地以內之反革命勢力，繼今以往，本黨必益當努力於黨權之集中，織組之精密，紀律之森嚴，信仰之統一，凡別有結合別有卵翼之反革命派，固當在所必除，而操志不定易與同腐之分子亦當嚴加糾正，唯國民黨爲領導被壓迫民衆革命之先鋒，惟三民主義爲適合於中國之革命主義，惟國民黨之主義能使革

命趨於民衆化，亦悟國民黨之主義，能使民衆歸於革命化，大任當前，義無反顧，務於最短期間，肅清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之大業，以促進世界革命，謹此宣言，

蔣總司令告全體將士書

我們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來，全體將士，不怕艱難，不顧生死，冒了無限的危險，死傷了三萬多的戰友；但是我們這種犧牲是很有價值的，因為我們有一個高尚的目的，就是抱着三民主義來實行國民革命，就是要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一切黑暗勢力封建思想，阻礙民族全部發展，危害我中國民族全體生存的勢力，我們要的是中國全個民族的解放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平等，認不清這個目標的，就不配做國民革命軍人，那個要破壞國民革命，使我們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敵人，我們轉戰了七八省，如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蘇都是我們爲主義而犧牲得來的，如陝西甘肅四川貴州雲南等省，也都在我國國民革命軍義旗之下，努力國民革命工作，北洋軍閥相繼崩潰，帝國主義者也都寒心；雖然我們還有最後的敵人張作霖不曾掃除，但是我們已經統一中國各行省的大半，如果是沒有共產黨在後方搗亂，給敵人以坐失的機會，那是我們軍閥早已到了北京，決不是難以肅清

的，可見得國民革命的成功已經不遠，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也近於實現，我們國民革命軍人的犧牲，是最有意義的，是最有價值的，不料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居然有後方搗亂的事實發現，有種產生不久却是有組織的黑暗橫暴的勢力，居然離間我們革命的將士，盜竊我們國民黨，破壞我們中華民國，不但要毀壞我們已往由犧牲所得來的成績，而且要斷絕我黨國的一線生機，這件事關係我全體將士的生命，和我們以生命去擁護的黨國，實在太危險，太惡毒了，中正不能不開誠布公，嘔出肝膽來把他真相和我們將士們一說，老實說；這些事便是中國共產黨勾結我們國民黨裏的黨賊叛徒幹的，他們爲的是貫徹自己的陰謀，增加自己的權利，當年總理容納單個的共產黨份子，加入國民黨是想他們受三民主義的感化來，努力國民革命，這是總理親口對中正和其他同志說的，並不是教共產的整個的加入國民黨，到國民黨裏面來組織黨團，篡竊國民黨破壞國民革命，（聯共）這個名詞，也是他們假借的容納單獨的

共產黨份子，不是（聯共）更不是要和共產黨來同治中國，真正國民黨員總理的信徒，祇認識三民主義，祇認識總理的教訓，那知四十年來為國民革命犧牲奮鬥的總理，因積勞逝世，於是共產黨，更肆無忌憚的運用他們的陰謀，最初他們想以全力奪取廣東，所以有去年三月二十日的大陰謀，幸而及時發覺，沒有釀成大變，但是這次失敗，他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中正根據本黨，寬大的精神不為己甚，以為他們，苟能站在國民革命的戰線上，我們還可合作，那知道他們口頭贊成國民革命，而事實上反對北伐，他們的黨魁就有反對北伐的文字，這個理由，很明瞭，因為他們知道軍閥是製造共產黨員的好工具，設國民黨北伐成功，能够解除人民的痛苦，他們便沒有專權希望，他們不能忘情於廣東，想集中精力，得着廣東國民黨沒有力量以後他們按兵不動，乘着中原水深火熱，等到民怨無歸，他們羽毛豐滿的時候，再由他們出師北伐，纔能以唯一救主的假面具，攫取政權，一直等到我們北伐軍待命出發的時候，他們還運動工人罷工，阻撓我們的軍事行動，後來看見實在不能阻止了，乃改變策略。藉我國民革命的掩護，

假我國民黨的名義，凡是我們所到的地方，莫不包攬黨務，把持農工運動，一面極力壞破民衆對於國民黨的信用，一面扶植自己的黨羽，我們國民革命軍，在江西拚命血戰的時候，就是共產黨在湖南湖北布置的時候，等到我們打败了孫傳芳的主力軍隊以後，大家覺悟到軍閥不難掃除，他們更覺悟到大敵在此，而不在彼，所以破壞我們國民革命工作的進行也愈猛烈，在漢口設立無法律根據的聯席會議，違背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和政治會議的一切命令，抗不改組，僅由徐謙鄧演達等少數把持，擅行發號施令，破壞中央，就是彼等以後不經常務會議通過手續，即行召集中央執委第三次全體會議，內有共產分子的自由操縱把持，外有暴徒武力的任意威迫利誘，於是一切議案措施無不倒行逆施，公開的和平公開的共產分子，竟充滿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政治會議國民政府委員會之中，裏面雖有純粹的國民黨員，但時因為職守或是因為環境的關係，多半不能到會，僅做他們的招牌，他們另設軍事委員會，內容也是如此，以我五十萬革命軍人的生命，委托在幾千里外，甘苦不同，只知共產黨，只知升官發財，而

不知有國民黨·不知有國民革命軍·種種議案，務必使真正國民黨不能存在，忠實純潔的國民黨員武裝同志而不能立足，假托（提高黨權）統一軍權的名義，其實黨權軍權，早已不是我們國民黨所有的了，

武漢之中央黨部，實在是為共產黨所混合把持，節言之就是共產黨的傀儡罷了，真是倒行逆施，說到他們破壞我們的軍事行動，實在令人傷心，當我們前敵將士由浙江江蘇戰事最激烈的時候，武漢扣得一個餉都不發，一粒子彈也不給，反而四處捏造，沒有常識的謠言，說我們在江西存了一千五百萬發子彈，我們血戰前進的時候，武漢第三次會議竟責備我們軍事進行過急，任意詆毀，我們布置已好豫備調往會攻寧滬的軍隊，他們竟阻止不前進，要我們一敗不可收拾，他們還要告訴張宗昌教他來消滅我們這樣舉動，還有人心嗎，等到淞滬克復以後，武漢的所謂中央黨報，竟罵我們是「匪軍」，武裝同志們，你們甘心受這句話嗎，他們天天說我們在前敵肉搏的將士，是「不革命的」，他們在後方扣餉扣械報告軍閥消息，坐享我們將士以鮮血換來的高官厚祿的人，是「革命的」，世界上還有是

非嗎，世界上要有是非，我們非將這班沒有良心，沒有廉恥共產黨員，以及甘為共產黨的工具的人打倒不可。

說到他們離間我們革命軍內部的陰謀，更是惡毒，他對於我們整個的革命軍團體，任意造謠離間，到甲軍方面，說乙軍將要解決甲軍，到乙軍方面，說甲軍將要解決乙軍，對於軍事領袖的信用，任意造謠破壞，總政治部由鄧演達一手把持，分布陰險黨羽，浮薄少年於各軍政治部，遂使政治部的組織，成為共產黨偵探搗亂的機關，武漢方面對於總司令所批准發給各軍的槍械子彈，我們始則陽奉陰違，故意延誤，繼則由彼等發給以市私惠，對於我忠實的革命軍人，莫不盡量壓迫，如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是，力攻湖南，底定武漢，轉戰江西最出力的人，他在武漢衛戍司令擁護三民主義，不肯投降共產黨，乃竟被他們潛夜逼走，還有在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分校的學生，因為不甘違心附和他們而被禁閉的，至於數百，他對我武裝同志，不論官長與士兵，凡不肯附和他們共產黨的，就要無故被他們慘殺的，日有所聞，甚至有被迫無路，投江自盡的，在這樣的黑暗勢力之下，我光明正大的革命軍人，還有立足

葬身之地嗎，同志們我們軍人同志們的頭顱和鮮血所換得來的武漢，他們共產黨假借名義，霸佔地盤還不夠，連得我們站一分鐘足，都不准站，如不奮鬥努力，掃除這個奸黨，讓他們在後方搗亂，那我們革命還有成功的希望嗎。

說到他們壓迫農工，和挑撥農工對我革命軍人的惡感，真是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是為全個民族謀解放，農工是其中最大部分，當然我們要為農工謀利益，但是我們要注意，就是我們當為真正農工的實在謀利益，不是利用土豪劣紳，假借農工招牌的來壓迫真正的農工，使他們反而不得安身，我們更當注意的就是我們既為全個民族謀解放，則我們在為農工謀利益的時候，亦當同時注意其他階級，使大家能夠合作，為民族打出一條共同的生路，如果像現在共產黨要實行階級鬭爭，比方一家裏頭父親是讀書或經商的，而他的兒子是種田或作工的，就要使得他老子殺兒子，還要使他兒子殺兒子，這樣我們敵人——軍閥——帝國主義，還沒有打倒，而先要我們同室操戈，父子相殺，那還了得嗎，總理說階級鬥爭，在中國是用不着的，現在共產黨一面排斥國民黨，使我們不能有與農工接近的機會，他

們一面利用流氓的無產階級，壓迫真正的農工，把他們辛苦的工資，用法練糾察隊等等，真正農工拿不出會費的時候，反要把他共產黨來捆縛剝削，遊街示衆，無所不爲，同志們共產黨用那些慘無人道的糾察隊，來壓制農工，無論什麼土匪流氓，祇要一着糾察隊制服，便有生殺之權，我們那個不願農工生活改良，但是我們也同時要想一個永久可靠的辦法，現在共產黨欺騙壓迫工友，教他們要求幾倍的工資，弄到社會經濟破產，工友失業，他欺騙農友，一面壓低米價，一面教他們立刻抗租，弄得農民沒有相當的資本來耕田，我革命軍將士，為農工的利益來打仗，但是弄到我們將士家鄉的父兄子弟，親戚朋友，無工可做，無田可耕，處處無安身之地，這是湖南湖北及江西的實在現狀，生長在兩湖江西的各將士，必有所聞，你看我們在前方拚命打仗，而使得你們家鄉父老如此苦痛我們武裝同志，把自己鮮血頭顱所換來的地方，送給共產黨去實行大破壞大恐怖的政治，不要說是對不起國家，難道對得起我們祖宗，我們自己嗎，他們用盡方法離開我們革命軍人和農工，我們國民革命軍犧牲了許多的生命，經了多少的戰

爭，纔把上海打下來，他們偏說是共產黨的力量打來的，並且冤枉說我們打下上海以後，殺了三千工人，上海是中外耳目所在，那有這種無稽之談，他們後來想以總罷工方法來搗亂我們，後方用流氓編成的糾察隊，來挾制我們，還不夠，還把買畢庶澄張宗昌的敗兵，編在裏面，給他們以機關槍等各種利器，來殘殺我們武裝同志，四月十三日在閩北襲擊第二十六軍與第二師司令部的時候，當場捕獲九十餘人，其中有四十幾個是身帶直魯匪軍特別遣派證章的，可見他們祇要能破壞國民革命，什麼敵人軍閥，都可以勾結，在廣東方面，也們更煽惑農團來襲擊我們軍隊，我們爲農工作戰，被他們挑撥到反成農工的仇敵，在農工不過被人愚弄，但是愚弄我農友工友們，共產黨真是喪心病狂，豈不可恨嗎，

說到他們離開我們本軍全體將士，更是用心狡詐，我國民革命軍將士生活的痛苦，是中正時時刻刻所不能忘的，祇是因爲餉源有限，大家都是很刻苦的過日子，自從他武漢政府遷移之後，他就刻扣餉需，以致不能按時發放，他們故意與我們爲難，明知道我們受了這種痛苦，所以一

面把持我們的餉源，一面造謠說帳目不清，至爲總司令部帳目，是隨時公開，隨時可以檢查的，我在南昌報告過，從去年七月到十一月，五個月之間，我們以五十萬大兵，死傷了三萬多將士，轉戰了六七省之多，除經常費外，戰費祇用了現金一千三百萬，平均每月所用的不足二百五十萬元，請問世界上那次用兵能像這樣的經濟，而武漢方面吳玉章居然公開演說，說這一千幾百萬用到什麼地方去了，這種話還是有良心人說的麼，本總司令生命尚且不顧，還顧什麼身外的金錢，我士兵生活的痛苦，中正沒有一分鐘不放在心裏，因爲餉源有限，我們打下滬甯以後，因於武漢共產黨沒有消滅，一般社會心理還是不實，一切收入，都不能得到，所以現在還是借錢來過日子，來發伙食，大家不能不暫時忍痛一點，這是做犧牲的革命事業，不能不有的過程，要改良提高士兵，要生活不是作戰最烈的時候，要餉可以解定的，是要軍事趕快勝利，佔領的區域內，搗亂分子趕快肅清，纔可解決我們生活問題，就是祇爲我們改良士兵生活起見，也不能不努力肅清共產黨促成國民革命，共產黨肅清以後，國民革命方能成功，財政乃

有辦法，士兵的生活自然可以改良提高，那時候勞苦功高的將士們，可以有津貼傷亡的將士，和他們家屬，纔可以有撫恤，但是必須共產黨肅清國民革命首先成功，這些應辦的事，纔有保障，現在他們一面破壞國民革命，並且把持餉源，一面還要發動士兵，要求改良，提高生活，這不正是南轅北轍，要我們革命全部解體，實行自殺政策嗎，中正自己是一個革命軍人，對於我士兵的生活，是休戚相關，甘苦共受的，只要有可以為我士兵提高改良生活的機會，先盡力去做的，就是蔣中正，但是他們口是心非的策略，是要根本破壞國民革命軍的，請將士不要被欺騙過了。

最近他們還有一種離間我國革命軍將士的毒計，就是四處造謠，說中正要「獨裁」是「新軍閥」，他們所謂「獨裁」，不知是指什麼，若說是軍事指揮的統一，無論在那一國，當作戰的時候是必要的，這是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生命所託的，並不是「獨裁」，如果不是暗通敵人，願意我們被敵人消滅，斷不能在作戰的時期，說軍事的指揮，不當統一，若說是中正在中央黨部及政治會議裏面獨裁，

蔣總司令告全體將士書

則黨部和政治會議關於一切事情，都是大家公共議決的，中正不過是其中之一分子也，無所謂「獨裁」，至於他們誣中正為「新軍閥」，雖是惡毒，但是拙劣可笑，請問我將士們世界上那有為主義拚死命打仗的軍閥，軍閥要地盤，我們國民革命軍打下的省分，都交給人民和黨去統治，軍閥要金錢，中正一身以外無長物，軍閥愛惜的是生命，中正做總司令以來，是將士們知道的，不是安居後方的總司令，是指揮陷陣的總司令，中正斷不忍祇令將士犧牲生命，而自敢完全生命，每逢調度作戰的時候，勞心苦慮，甚至暗吞淚珠，無人可訴，所受的悲慘痛苦，將士們，我並不視總司令有任何個人可享用的權利，乃是極痛苦難受的責任，不過因為先總理的信託，黨國的倚任，我數十萬國民革命軍將士生命所繫，所以不能不勉效死力，中正是否為軍閥，應當從事實去判斷，請問我將士們大家是為主義而死的，還是為中正個人而死的，若是大家是為三民主義而死的，那末共產黨這種謠言，不但是誣蔑中正，並且是誣蔑我全體革命軍將士，誣蔑我們三萬多死難的先烈，他們為什麼要造這種謠言，簡單的說本總司令是要擁護本黨的

三民主義，不許共產黨來搗亂，是要我們全體將士爲三民主義來拚命，不許共產黨來欺騙我們將士滅亡我們中國，所以共產黨要滅亡中國，非先破壞國民革命不可，更非打倒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不可，他們狐蒙虎皮，動輒就以『提高黨權』一類的話來欺騙我們，壓迫我們，不知這『提高黨權』和『一切權力屬於黨』，是中正根本主張的，但是我們要提高的是真正的國民黨權，一切權力當屬於純粹的國民黨，以前大家都是有什麼黨內的糾紛』，不能辨別，現在國民黨裏共產黨份子，和賣黨份子的叛逆行爲，已經暴露，中央監察委員會爲本黨最高監督機關，各委員多係全國屬望本黨最忠貞亮節的先覺，現在不忍黨國任人篡竊背叛，同歸於盡，在上海南京開會，毅然揭發其非法行動，否認武漢聯席會議，抗拒改組，以後及第三次會議一切議案，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繼續在南京行使職權，國民政府已於四月十八日正式建都南京，南京爲總理親自指定的都城，在歷史上亦爲中國民族求獨立自由，而屢次建立的都城，邦國之基，自是永奠，是非既分，真僞立辨，中正身負黨國重任，自當率我全體國民革命軍將士，一致效

死擁護，我們南京建都的真正國民政府，並且要消滅漢口共產黨所操縱的僞國民政府，茲爲護黨救國運動之奮鬥，中正謹提四事與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相約：

一 認識中央，竭誠擁護，中央既建都南京，受蘇浙閩粵桂川滇黔皖贛及西北等省黨部民衆及革命軍人，一致擁護，已能自由行使職權，祇有南京中央，是真正國民黨的中央，就是我國民革命軍，應當服從的中央。

二 團結精神，不被鼓惑，我國民革命軍一致爲國民革命奮鬥，素來是整個的，萬不能中他共產黨分化政策的毒計，他們分化我們，就是要消滅我們軍事領袖，要互相團結將領和士兵，也要互相團結，凡是有來離間我們的人，我們應當立時揭發拿辦，彼此開誠相見，以前明瞭順逆的人，現在更當努力奮鬥，以前受人欺騙的人，現在也當立刻明瞭，祇要大家能一致努力國民革命，中正總是開誠布公，決無絲毫之偏袒，

三 嚴守紀律，統一指揮，我們不要因爲戰勝而驕傲，更不能因爲戰勝而大自，須知我們還有敵人在前，有頑梗兇暴的軍閥待我們打倒，有黑暗橫暴的勢力，共產黨時時

要搗亂我們後方，設如我們不振作精神，帶了暮氣，不等敵人來消滅我們，自己就會消滅，大敵在前，陰謀四伏的時候，設如我們的指揮不能統一，那不等作戰，我們先自殺了，這是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生死存亡的關鍵，大家不能不明白這個道理，從前軍政軍令統於一身，事權繁雜，致多錯誤，以後軍政權屬於軍事委員會，一切經理衛生統歸於該會，而總司令獨負指揮之責，如此事權既分，辦理較易，而前日所誣為中正軍事獨裁之蜚語，以及中正負責之苦衷，當可為諸將士所曲諒，

四喚起民衆，擁護農工，我們革命軍是為全體民衆謀利益而革命的，我們便當處處顧全民衆的利益，農工是民衆中間大的部分，所以我們更當加意友愛農工，我們要打倒的不過是共產黨利用收買的流氓土匪農賊工賊，我們把他們打倒，要使真正的農工有自由發展和組織的機會，我們萬不能誤會去反對農工組織，並且要隨時幫助他們，大家要知道反共產，不是反農工，我們自來作戰，處處受民衆的歡迎，就是我們能擁護民衆的利益，那個反民衆利益的，更不配做國民革命軍的軍人，現在中央已經確定黨務

蔣總司令告全體將士書

國政都有中樞，中正及我全體將士，自當服從，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已經改組以後，各軍政治工作，也是正當的指導，目前雖是我們國民革命遇着最困難的時期，但是什麼事情，都有困難的，我們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正當堅固的團結起來，統一我們的意志，堅定我們的信仰，以真正犧牲的精神，去征服這個難關，從前我們國民革命軍，祇在廣東廣西的時候，還要出來奠定中國大半的部分，何況現在大部省分都在我們國民黨指揮之下，這個難關不是不能征服的，過了這個難關就是我們的勝利，我們的光榮，這就是國民革命的勝利，國民革命的光榮，中正受黨國中央始終的信託，敢不盡自己的死力，拚自己的性命，領導我國國民革命軍全體將士為三民主義而戰，為中華全體民族解放而戰，為中國獨立自由平等而戰，戰到最後勝利的路

上，
國民革命軍一致團結起來
愈困難的時候愈要奮鬥愈足表現我們革命軍人的精神
國民革命人祇認識國民革命
誰破壞國民革命的我們便革誰的命

四五

統一指揮是國民革命軍勝利的道路

要士兵生活改良非軍事勝利不可

我們不繼續國民革命便對不起三萬多死傷的戰友

我們不繼續國民革命便是滅亡自己滅亡中國

打倒武漢鮑羅庭統治的偽政府

打倒共產黨所把持的漢口偽黨部

南京是總理指定的都城

擁護南京的國民政府

擁護在南京行使職權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擁護在南京行使職權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祇有南京的中央是真正的中央

國民革命軍擁護純粹的國民黨

國民革命軍是為全中國民族謀解放的

國民革命軍是擁護真正農工利益的

國民革命軍是要先掃除一切黑暗橫暴的勢力

農工商學兵大聯合萬歲

告發和提防一切離開我們的反動份子

統一意志嚴密組織

打倒破壞國民革命的反動份子

打倒陰謀的共產份子

打倒跨黨份子

打倒賣黨求榮的份子

打倒賣國求榮的份子

打倒北京東交民巷統治的偽政府

由真正的國民黨來提高黨權

一切權力屬於純潔的國民黨

擴大護黨救國運動

打倒軍閥

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一切破壞中國全體民族解放的勢力

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三民主義萬歲

中國全體民族解放萬歲

中國獨立自由平等萬歲

由國民革命達到的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蔣總司令謹告全國民衆書

(一)國民黨與國民革命的目的，帝國主義與軍閥之罪惡，(二)三民主義下之國民革命軍，由武力的民衆化到民衆的武力，「黨軍可愛」之由來，(三)中國共產黨的冒牌政策與恐怖政治，壓迫危害真正的農工，社會經濟破產，教育破產，破壞外交政策，破壞篡竊國民黨，扣餉扣械，破壞軍事，「黨人可殺」之由來，(四)國民黨與共產黨關於此次改革三個根本不同的立足點，全個民族解放，各階級合作，中國民族當有取決自身命運，力謀減少革命過程中的痛苦，共產黨完全違反總理容共的兩種本意，(五)中央監察委員會揭發武漢之非法賣黨賣國行爲，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正式建都南京，南京爲總理指定的都城，「護黨救國運動」各處一致奮起，(六)環境劇變民衆當積極適應，真正農工當覺醒起來自動組織，商人當放遠眼光自己組織並協助農工，智識階級當領導青年思想參加國民革命，打破萎靡的病態心理，農工商學兵大聯合，(七)國共分裂後大家應當一致擁護國民黨共同奮鬥，萬不可以全國人的生

蔣總司令謹告全國民衆書

命幸福爲試驗品，誰將爲千秋萬世的罪人，(八)共產黨對於中正之誣蔑，反共產黨不是反農工。構成軍閥的條件(九)國民黨是負責的政黨，以黨治國之真義，黨是公開的，能努力奮鬥不存投機心的皆可推誠合作，(十)現在中國的三條路，軍閥兇暴頑味勾結帝國主義去賣國的路，共產黨勾結國外團體實行恐怖政策去亡國的路，國民黨實行三民主義用自己的力量去救中國的大路，民衆一致覺醒，趕快完成國民革命，解放中華民族，從完成國民革命去實現世界革命，

我們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本着三民主義，爲全體人民謀利益，爲中國全個民族謀解放，且爲世界各國民族求平等的，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是要以實力打倒軍閥和帝國主義，掃除國內外一般黑暗橫暴勢力，爲中國求獨立自由平等，這也是世界革命一部份工作

賴民衆的幫助，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首先肅清湘鄂，打倒頑梗軍閥吳佩孚，次奠贛閩浙皖，掃除狡獪軍閥孫

傳芳，繼清滬寧，大創殘暴軍閥張宗昌，如川如黔如滇如陝如甘，莫不在國民革命軍義旗之下，北洋軍閥的殘餘勢力，已經像塚中枯骨，掃蕩起來，也如摧枯拉朽，國民革命軍所行所止，處處得人民合作，人民對於軍隊是箝食壺漿，軍隊對於人民不但是秋毫無犯，而且愛同手足一樣，所以處處都有「黨軍可愛」的話，

不意寄生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員，蒙着國民黨的招牌，借着國民革命軍之掩護，處處擴張他們的勢力，運用他們的陰謀，實行他們的破壞的恐怖政治，他們知道國民黨在政治上依着建國大綱，建國方略，是有具體辦法的，所以利用官僚政客，流氓暴徒，浮囂少年，擅行生殺予奪之權，使我們政治上束手無策，他們知道國民黨是注重農工，對於社會經濟是定有演進的程序，於是他們又利用那班人來挾制壓迫真正農工，一面排斥國民黨員參加農工運動，一面又以摧殘農工之名來破壞國民黨，弄到農工利益毫無增進，農工痛苦日甚一日，以同歸於盡的手段，使中國社會經濟，完全破產，談到教育，則知識的提高和普及，是他們利用羣衆的最大障礙，所以湖北省黨部有「讀書就

是不革命，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口號，在他們統治下的湖南湖北，教育幾乎全都破產，談到外交，則破壞我們國民黨首先單獨對付一國的策略，必要造成帝國主義者目前一個堅固的聯合戰線，使中國處處皆敵，然後可以投入一個特殊團體和特殊國家的圈套，至於我們的黨務，他們知道我們是主張「以黨治國」爲救中國唯一的出路，所以鑽進國民黨來擾亂我們的系統，離開我們的同志，利用我們的黨賊，一方面盜竊把持所謂中央機關，一方面用盡方法盤據下級黨部，壓迫我們的真正黨員，排斥他們去工作，以實行「金蟬脫壳」的毒計，至於軍事，則他們看見軍事進展很快，恐怕國民革命就會成功，立將從事建設，以後沒有他們發展的機會，所以離開我革命軍人，破壞軍事行動，扣餉扣械，無所不用其極，這些情形，都詳於中正「謹告國民黨員書」裏，大家可以公看，總之他們假借名義，無惡不作，於實行其大破壞後，由國外團體統率他們利用的無業流氓的實行專政，所以長江一帶都有「黨人可殺」的話，

難道可殺的就是國民黨的人嗎，這要請全國國民認個

清楚，中正不能說我們一百萬國民黨同志之中個個都是純粹，但是真正國民黨員，自有確定的主張，不能任掛羊頭賣狗肉的共產黨去濫混的，若是國民黨員不根據三民主義的主張，那他不是跨黨份子，就是本黨叛徒，不但人民願意殺他，就是本黨也要嚴重制裁他，關於這次中國的大改革，國民黨的立足點，至少有二種和共產黨根本不同的地方，

(一)我們是謀中國全民族的解放，所以要各個階級共同合作，不是要各個階級專政，使其他的階級不但不能解放，而且另添一個最殘酷的壓迫的階級，我們誠心的主張「農工商學兵大聯合」，我們深信中國不需無產階級專政，我們更深信中國如有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真正無產階級專政」，是「流氓的無產階級專政」，況且我們為應民衆的要求而革命，他們是為革命而成無產階級，務必破壞大家無家可歸，不能生存，他們的目的方可達到，

(二)我們認定中國民族當有處分自己之權，自己利害，祇有自己知道親切，自己能通盤打算，「東交民巷的太上政府」，斷不能代以「鮑羅庭的太上政府」。我們於自己

解放之後，當為其他被壓迫弱小民族謀解放，我們希望中國民族有為人類奮鬥之光榮，當參加世界革命，但是我們國民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應當趕快完成，我們要有獨立自由平等的資格去參加世界革命，我們不當和被「拉夫」一樣的去世界革命。

(三)我們既為解除全國人民的痛苦來革命，所以必須於革命過程之中，力謀減少民衆所受的痛苦，我們希望軍事早日成功，從事建設事業，使社會有正當發展的道路可達，而共產黨則力謀將所有社會基礎破壞，用大破壞來造成大暴動。用大暴動來攫取政權。雖然死了三萬九千萬人，來造成一千萬共產的中國。做外國特殊團體的工具。也是他們所不惜的。

當年先總理允許容納共產黨，並不是以整個的共產黨放在國民黨裏面，就是他們所謂「聯共」，也是假託名義的，先總理就允許容納共產份子，不外兩層意思。(一)為預防共產黨在中國禍患起見。想以三民主義融化共產主義。與以思想上的感化。(二)對共產黨份子有願從事國民革命的。給他們一個努力的機會。并不是要他們來篡竊黨權。破

壞國民黨。推翻三民主義而宰制中國的。就是總理的聯俄政策，也祇是因爲蘇俄當日爲「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方纔聯他。並不是要請鮑羅庭來破壞國民革命。做太上政府。聯俄政策永久維持與否，其關鍵不在中國。在乎蘇俄是否能以平等待我爲斷。若是蘇俄不變他的政策，我們仍舊是願意和他聯絡的世界上祇有主張來定政策。斷沒有以政策改變主張的事。

現在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軍，破壞國民黨，破壞中國的陰謀毒計，一一在事實上暴露，最初他們還假意渾雜他們的份子，由他們操縱把持的所謂武漢中央來欺騙恫嚇我國民黨同志，來欺騙我全國民衆，現在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不忍國民黨危亡，毅然揭舉武漢所謂中央黨部之非法與賣黨的行爲，改正黨務，同時敦促我國民政府委員在南京就職定都，歷史上爲我中國民族謀獨立自由而前仆後繼以建設之都城，此後乃能永奠，主持黨國中樞的，又多少爲老成碩德，數十年從事革命，爲思想界前驅，而全國久已屬望的先覺，黨權既經恢復。中正謹率我全體國民革命軍人。誓死擁護我純粹國民黨。能爲全國謀利益之中央。

聽其指揮。完成國民革命。解除民衆痛苦。願我全國民衆之不願中國亡於軍閥。亡於共產者。一致來做有犧牲的擁護。

現在國民黨內「護黨救國運動」真是風起雲湧，可見黨員真正的意志，不容他人壓迫，不容他人強奸，我國民黨的態度，已經昭如青天白日，全國民衆還能說是不認識國民黨的真面目嗎，認識以後。有不願做亡國滅種的。還不同國民黨共同奮鬥，解除自己的痛苦嗎。

中正有一層極沉痛的意思，告訴我全國民衆，就是現在國際的環境，和國內急轉劇變的情形，在中國的各個階級，不能不趕快覺悟，以嚴密的組織，積極的適應，大家不是知道人家罵中國人「一盤散沙」嗎？要爭中國民族的生存，就在先解決這「一盤散沙」的問題，全國民衆積極的自主組織起來，是救國的天經地義，我農友工友，當趕快的組織起來，援助國民革命，不要受共產黨的欺騙，運用你們自己主持的組織，按着先總理民生主義所定的步驟，爲你們自己謀永久可靠的利益，商友們趕快組織起來，以經濟的力量，來援助國民革命，不要眼光淺短，以爲現在還

是和從前一樣，可以不問政治社會的環境，關門做生意就可以完事的，不可以有更淺短的眼光，以爲工人的痛苦可以以不問工人生活不須改良提高，更能長治久安的，趕快要自動的扶助工人，使工人得到良好的生活，就是所謂知識階級，也應當放棄你們安樂椅上的生活，積極的一面爲青年思想上作正常的指導，同時爲羣衆謀享受到普及的知識，一面運用你們專門的知識和技能，來參加國民革命，同時做建設的工作，中國近幾十年國民心理的病根，就是那種消極麻木的態度，大家現在趕快自覺自決的組織起來罷，積極的幹罷，組織就是你們的權力，幹就是你們的生路，依着三民主義，以促成國民革命來謀中國民族的生機，大家不要以爲國民黨和共產黨分裂，是國民黨內部問題，讓國民黨自己去解決，有一個痛心時事的朋友說，我們反對共產黨恐怖政策的舉動，還嫌早了一點，不是因有共產黨罪惡沒爲暴露，乃是因爲神經麻木的中國民衆不受十八層地獄的痛苦，不會覺醒的，果然如此，那中國祇有亡國，中國民族也沒有被救的價值，但是我想中國人一定不會麻木到如此，共產黨在湖南湖北，還沒有實行他的

蔣總司令謹告全國民衆書

政策百分之一，大家已經覺得不能聊生，在上海杭州還沒有實行千分之一，大家是已經提心弔膽，疾首痛心，廣東福建各處工人農民告苦的函電，已經雪片飛來。大家難道真是麻木到頭殺下來纔想起叫痛麼，況且現在國際的情形，能夠允許中國再做一個極大的試驗，不有極慘痛的局面發生嗎，他人不惜以中國全體人民的生命幸福爲孤注，難道中國人民真是這樣不顧惜自己的生命幸福嗎，親愛的全國民衆，大家可以覺醒了，設如中正任大家長受軍閥的壓迫，帝國主義者的摧殘或是因爲國民革命而將中國暗送給共產黨的恐怖政治去處分，是正中蔑棄革命軍人的天職，爲千秋萬世的罪人，若是我國民黨員與國民革命軍人爲全國民衆去犧牲奮鬥，但是你們不但是中華民族千秋萬世的罪人，而且沒有面目去對得住自己，現在擁護人民去自由的作正當發展，是我們國民革命軍的責任，領導你們去組織。去滿足各個生存條件的。有我們真正三民主義國民黨。至於澈底的覺醒和努力。還在你們自己身上。

共產黨造作種種謠言，因爲中正反對共產黨而誣爲「摧殘民衆」爲新軍閥，這點要請大家細心考察，不可被其

蒙蔽，暫行監視共產黨員的行動，是因中央的揭發，是因爲他們們實際破壞軍事的進行，爲保障我數十萬革命軍人的生命和數萬萬民衆的痛心，不能不在軍政時期的緊迫關頭加他們一點活動上的障礙，這是革命的軍事需要，我們不過監視他們以待軍事結束，并不要危害他們的生命，與什麼所謂「黨獄」，至於改組共產黨的工會或農會，也根據這個意思，并且讓真正的農工，有自由發展他們組織的機會，至於上海總工會糾察隊特機關槍迫擊砲等利器以圖攻軍隊，意圖變亂，則屬戰時軍事範圍，況且四月十三日糾察隊圍攻第二十六軍第二師司令部，當場擒獲九十餘人，其中有四十餘人即身帶直魯匪軍派遣的符號，可見共產黨祇要能夠破壞國民革命。什麼軍閥都可勾結。什麼手段都可使用。從上海總工會搜出種種文件。我們方知道他們極危險的陰謀。說道是摧殘民衆，則我國革命軍人祇有上起綁來先請民衆槍斃我們，何必再教我們爲民衆作戰，我們也無心爲民衆作戰，總之國民黨反共產黨不是反農工。現在正是真正農工自己起來組織最好的機會。你們奮起罷。爲你們自己的利益起見。組織是不可少的。現在不堅固組

織起來。將來他人一定冒你們的名義來組織。藉此挾制你們。已經參與組織的農工不要灰心。要知道以前的黑幕。和他人欺騙你們的情形。不會參加組織的農工。不當害怕。當知道共產黨把持的局面打破以後，正是你們安心組織的時機，若是在我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所轄範圍以內，防制共產黨而波及真正農工者，儘可向政府及總司令部告發，莫不盡法懲辦。

至於他們誣中正爲「新軍閥」，更是惡毒可笑，世界上那有爲主義而戰的軍閥。真是千古奇談。軍閥把持的是地盤。我國民革命軍打倒什麼地方就讓什麼地方的人民去統治。軍閥要的是財產。中正轉戰經年。一身以外無長物。軍閥愛惜的是自己的生命。斷送的是將士的生命。中正則自北伐以來。每每身先士卒。早把生死置諸度外，軍閥取給的是帝國主義者。中正則從未得帝國主義者的一槍一彈和一文餉項。我國民革命軍轉戰幾千里。是爲主義而犧牲的。不是爲中正個人而犧牲的。中正以此勉我北伐將士，我將士以此督促中正，像這類的誣讒不祇是誣讒中正個人，而且是誣讒我國民革命三萬多死難的烈士，中正如有不

當，願束身受純粹的國民黨與民衆之嚴重制裁。共產黨縱否認其所謂奴隸道德的人格。中正自有人格以聽後世的公論。

我國民黨是負責的政黨，所以我們不許共產黨滯雜在裏面，作不負責的大破壞，我們『以黨治國』的主張，自有苦心精義，思想可以隨時任意的發生，政治却不能隨時任意的供人試驗，因為國家的存亡，人民的生命，經不起離開現實的試驗，政治不是羣言龐雜各衷一是可以解決的，必須有一般艱苦卓絕的人抱一種審慎考慮適合國家情形的主張，統一堅強的意志，作聯合的戰線，纔可以產出一點良好的結果，代議政治已經在中國試驗得失敗了，因為一般人缺少政治的訓練和紀律，若是再召集一批八百羅漢來，託以國命，而不與以公認的主張和嚴密的制裁，縱然他們不是由賄選產生，也一定是蹈以前代議式政治的覆轍，將國命作急性或慢性的斷送，在中國意志和組織，都是散漫的國家，運用尤其不能靈敏，我們以黨治國。不但以黨的主義。政綱和訓練。對於有政治覺性的人。定下了公同認定的步驟。而且於國民制裁之外。更加一層黨裏的制

裁。三民主義是惟一的救國主義。是適合中國情形而產生的。是整個的。是有機體的。是應當同詩實行的。斷不是舶來學說所能比擬。而且博大精深，儘可容有政治思想，眼光和能力的人，去發揮貫徹，我國民黨是中國惟一的政黨，這不是我們國民黨自己阿諛的話，大家不見過各種政客團體的陰謀組織，并且受過他們的痛苦嗎，他們配稱政黨嗎，不是自誇，中國有那個黨能有國民黨這樣偉大堅確的主義和政策。有幾十年艱苦奮鬥與中華民國不可分離的歷史。有一百萬比較有訓練而且奮發有爲的黨員。有歷史上偉大的領袖供我們精神上的寄託。縱有人要從另外組織小黨做起，來救中國，不但事實上不能做到，而且中國焉能等到那縹緲不可知的時候，我們以黨治國。不是說。凡中國的事。就要國民黨包辦。乃是按照國民黨的主義。政策。和紀律。領導大家去救中國。我們不像共產黨那樣偏狹，縱然不是國民黨的黨員，不但容忍他們，而且還要和他們推心合作，况且國民黨是公開的政黨。隨時可以加入的。祇要不是存心投機。有意跨黨。而能實際爲黨國努力工作的分子。我們處處歡迎。以前因爲不明國民黨真實

態度而游移的，現在見著真正國民黨態度鮮明至此，還有什麼可遲疑的地方，大家不是要爲中國求條出路嗎，何不努力參加國民革命工作，成一堅固不破的聯合戰線，

極明顯的，現在中國民族祇有三條路走，一條是還到軍閥治下。任他們勾結帝國主義者。無辦法無目的。爲爭個人權利而連年戰爭。一條是跟着共產黨走。受國外特殊團體的指揮。以實行赤色恐怖的專政。不按環境的情形。

將中國全部破壞人民痛苦不堪。以後還是沒有出路。一條就是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堂堂大道。以有步驟的政治。由中國民族依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力量。謀自己的利益。求自己的解放。若是大家不願意中國亡於軍閥，亡於帝國主義，亡於共產黨的恐怖政治之下，現在正應該一致努力的參加和擁護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解放中華民族。由國民革命去達到世界革命。

蔣總司令中正僅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

內容大綱

- (一) 國民黨內部糾紛之原因
- (二) 共產黨員在國民黨中之過去及破壞本黨與國民革命之事實
- 甲 共產黨反對北伐之經過
- 乙 中央遷移之經過
- 丙 第二次執委員之經過及開會時之情形
- 丁 武漢所謂中央內容之分晰
- 戊 (以國制國)之策略
- (三) 本分之不可能
- 二 何以爲軍(分化及扣餉械等事)
- 二 何以爲黨(江西等處黨部事實)
- 三 何以爲國(必至亡國而後已)
- 子 農工及社會經濟丑政治寅教育卯外交
- (四) 所關之謬點
- 三 (一) 國民黨爲民衆而革命民衆決不會拋棄國民黨之謬論
- (二) (民生主義就是共產黨主義)說之曲解
- 丙 共產黨願與國民黨提攜說之謬誤
- (五) 根據三種深信
- 甲 三民主義爲惟一救國主義
- 乙 中國民族當自決其命運
- (二) 不分則國民黨與中國將歸於盡
- (六) 總理容納共產黨之意思
- 兩種
- (七) 一致擁護南京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並自動清黨
- (八) 最後勸告武漢中央執委各個份子
- (九) 護黨絕非叛黨
- (十) 注重軍政非養成個人獨裁專政共產黨之無產階級專

蔣總司令中正謹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

政在中國必爲流氓政客之獨裁專政(十一)願受真正的國民黨中央任何裁判(十二)以陸秀夫期所有忠誠黨員爲護黨救國運動奮鬪

中正自誓師北伐以來，即置生命於度外，秉總理遺訓，解除全國民衆之痛苦，以求完成國民革命之工作，賴我同志努力，將士奮勇，首奠湘鄂，繼克贛閩，而浙而贛而蘇以至滬寧，相繼克復，長江底定，國民革命之成功，已經逼近事實，無如大敵尙在前線，陰謀啓於後方，苟我確信三民主義之同志，不有真正之覺悟，堅固之聯合，不特國民革命將功敗垂成，且禍害必至亡黨亡國而後已，中正目親身經，肺肝如鑠，謹暴真相，以告我忠實之同志，自不明內容者觀察，則此次破裂，僅係國民黨內部之糾紛，簡而言之，則苟無共產黨之陰謀操縱，本黨有何不可解之糾紛可言，國民黨是整個的，分離我輩者爲共產黨，國民黨却是比較寬大的，利用我之寬大，以組織小黨團，而在我黨內橫衝直撞者，亦爲共產黨，共產黨自有其組

織之系統，自有其革命之方式，自本黨決定北伐以來，共產黨即首先反對，不自度量，初擬以全力攫取廣東，坐視中原水深火熱，然後由彼興師，彼黨方爲中國唯一之宰制者，故我軍待命出發，彼等首先運動罷工，以阻礙軍事行動，以後見大勢所趨，無法制止，乃改變策略，藉國民革命軍之掩護，用國民黨之名義，以隨地擴張其黨權，應用其黨略，爲太阿倒持之地步，今日我軍以血戰尅復之名城，明日即成彼黨以陰謀襲取之營壘，鈞心鬥角，機牙肆張，務使真正國民黨員，不能參與黨務，不能參與農工運動，彼等深知本黨爲全體人民謀解放，當然首重大多數之農工，以治黨治國，當然最重要者爲黨務，二者既得，何有其他，當我軍血戰贛閩之時，彼等即盡全力以盤據湘鄂，益知武漢將爲臨時都城，必造成環境，使他日中央機關，任其操縱，我黨不得不向其乞憐，中正坦白爲懷，最初即主中央遷往武漢，以後因奉魯軍侵入江淮，底定東南，瞬息不容緩，軍政時期一切大計，賴中央之主持指導者至亟，乃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及政治會議議決，將中央機關，暫駐南昌，初非有何作用，乃武漢方面，竟違抗南昌

中央執委會及政治會議一切議決，抗拒改組，政治會議武漢分會轉繼續其法律上已失根據之聯席會議，是破壞中央之議案，實始於當時，假託中央名義而號召之中央，乃美其名曰「革命的需要」，試問「革命的需要」何限於此，况後來主張遷鄂者即多，當日力持駐贛之人，一轉移間，令人莫測，往來信使，多以南昌不遷，則大局立時破裂，武漢將另設中央，中正以大敵在前，當顧全局，遂疏通在贛同志，請其即日遷移，以完成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並辭去兩種主席，以爲開誠見心，中央委員必有公允辦法，不受他黨操縱，以保持本黨生命，完成國民革命工作，孰意中央執委會開會之前，彼等早已佈置就緒，開會之時，竟造成武力挾迫，暴徒示威之恐怖局面，第十一軍軍長陳銘樞轉戰湘鄂，底定武漢，勞苦功高，竟被宵夜逼走，反散布謠言，謂中正令其捕拿，中央執行委員不願違心，遂行辭職，陳君猶在，文電可查，欺世欺心，胡爲斯極，中央常務委員會書記長李仲公，則被其藉口扣禁，我革命將士，被殺戮者有之，被禁閉者有之，甚至被迫無路投江自盡者有之，武昌軍事政治分隊及學兵團學生之不甘

自從而被拘囚者，竟至千人之多，暗無天日，有過於此者乎，中央執委會以後，共產黨以自己之幹部，操縱本黨之官僚，政客利用其升官發財之心理，意志薄弱之病根，於是『以國制國』之陰謀，竟成爲明白顯著之事實，對第二次執委會體會議規定，黨部部长不得任用共產黨員之議案，陽奉陰違，且於交出共產黨名冊及組織兩黨聯席會議之事，一字不提，共產黨員隨時吸政增加，又復秘密除少數已經公開者外，誰能辦之，如築坦牆，先爲礎石，則想像中之森嚴壁壘，終屬烏有子虛，况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常務委員，及政治委員國民政府部長，莫不有公開之共產黨員，或準共產黨員在內，我黨真有主張之中堅分子，或因職守或因環境關係，多不能到，等於掛名，其所設軍事委員會之內容，亦復如此，同志不察，或被蒙欺，分晰內容，可爲痛哭，中央在贛，彼輩乃有應『革命的需要』，而產生之聯席會議，否認中央一切議案，中央在漢，則中央復一變而爲神聖，似此狐狸狡猾，予取予求，名爲提高黨權，而黨權墮於零點，名爲擁護黨權，中正實不知黨權之誰屬，中正固反對封建思想，然封建思想中，尙俠好義，猶有

蔣總司令中正謹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

可稱，若『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操莽放智，等封建思想而下之，

當大敵在前，國內鼎沸，此正總理所規定之軍政時期也，軍政之成敗，不但關係本黨，而且關係中國之生存，統一指揮，在革命軍事上爲必要，出師以來，小有成功，端緒於此，每逢調度各方籌劃作戰，中正莫不宵夜徬徨，勞心積慮，至於身先士卒，僅其餘事，統一指揮之責，中正，視爲莫大艱鉅，非有任何權利可言，誠以我五十萬革命軍人，生死所關，數千里人民安危所繫，不敢不勉效死力，乃彼等竟背總理建國大綱之遺訓，離間我革命軍人，妨礙我軍事行動，假軍事委員會之名，而行施其分化我黨軍隊之陰謀，以我五十萬革命軍人之生命，託之於數千里外毫不知兵或甘苦不同者之手，於前敵作戰最烈之會，竟扣留餉械不發，復用種種方法把持就地餉源，於中正則造謠誣蔑，謂帳目不清，不知中正生死且置之度外，何有於身外之財產，於中正囑撥各種餉械，竟有謂中正吝不肯發，乃由彼等另發以市私惠，共產黨員以運動工人之法，運動軍隊者，發現擡止一次，與敵人勾結妥協之謠，又何止

萬千，種種陰謀，無非欲使我奮鬥之革命軍人解體，以聽敵人消滅，於日日敵人肉搏相持艱苦作戰之將士，則誣為不革命的，甚至誣為反革命的，於搗亂後方，坐擁革命將士鮮血換來之高官厚祿者，係真正革命的，人心未死，公理何存，長此顛倒，何以爲軍，

以黨治國，僞本黨堅決主張，共產黨認定樞紐所在，處處把持黨務，籍彼等策略上之訓練，與有革命經驗者之指揮，以少勝多，無處不握黨中之重心地位，於新黨員之有成爲真正三民主義信徒之可能者，則加排斥，於有變成共產黨員之可能者，則盡量吸收，威脅利誘，至於欲如入國民黨者，非先表示能與共產黨同聲相應不可，而國民黨遂成爲共產黨之預備學校，甚至多年之純粹黨員，欲求一度登記而不可得，於不在彼等把握中之黨部，若不號召流氓，籍農工之名，以事搗亂壓迫，亦必籍中央或高級黨部之力，命令解散，江西省黨部搗毀者數次，服務之黨員被殺者十數人，不過其彰彰大者，然在武漢中央視之，幾若當然，如該處中央勒令解散江西省黨部，及廣東市黨部之舉，無非欲壓迫我忠實國民黨員，毀壞其組織，以造成清

一色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強奸黨意，至於九江安慶上海等處問題，誠屬不幸，然不過民衆與民衆，黨部與黨部之衝突，乃深文周納，必欲嫁中正以摧殘黨務，壓迫民衆之罪名，凡希冀攫取或保全祿位，隨聲附和者，則爲國民黨之革命份子，凡不願祿位，以治黨務者，則爲『黨賊』爲『昏庸老朽』，擅造種種派別名稱，以求其分化，共產黨上籍自稱國民黨中央之掩護，下有精密陰險之黨團，如有國際團體，在經濟上之援助，與有經驗者備顧問，遂無處不佔優勢，致我國民隸黨員有黨籍之名，無握黨權之實，不但內外交迫，無立足地，且處此狀況之下，誰復顧問黨務，各處同志，莫不義憤填膺，涕泣而道，黨務如此，不亡何待，以總理艱難締造，藉以貫徹三民主義，挽求中國之唯一政黨，乃任後之主持者，大度包荒，明賣暗送，爲換取個人虛榮實利之資，亡黨縱非其所惜，中正實無顏以對總理不朽之遺願，長此遷延，何以爲黨，

當此最大改革之會，我黨同志，當力謀減少中國全體人民，在此改革程序中所受之痛苦，用有條理步趨之方法，以增進民衆之生存幸福，民衆之最大多數爲農工，我黨

自當極力協助農友工友之運動與組織，乃凡涉農工之事，幾爲共產黨所包辦，苟共產黨能爲真正農工謀利益，夫復何說，無如共產黨對於任何土豪劣紳地痞流氓，苟能爲其利用，以攫取農工攘奪政權者，無不四處位置，充分利用，當年阿附軍閥，慘殺工人者，今日何曾不據湘鄂政府之要津，利用國民黨打倒土豪劣紳之名，其實不過以此派之土豪劣紳打倒彼派之土豪劣紳，成竟爲土豪劣紳之所顧忌者，於農民運動，則除促其抗租，於工人運動，則除促其增加數倍或數十倍之工資外，別無宣傳，餘則利用以殺人越貨，作政爭工具，農工日前之痛苦，實不可言，苟有人心，孰不願其立刻改善，無如中國經濟現狀，國際商場的環境，亦當顧慮，斷不能以同歸於盡之手段，使農工目前最低限度之生活，亦不能維持，總理明示我輩以革命手段，用以解決政治問題，則可用以解決經濟問題，則有所不能，（民生主義第二講）蘇俄於犧牲千數百萬之生命而後，不得已而行新經濟政策，中國人口數倍俄國，苟任其爲共產黨之試驗品，則犧牲數目，必數倍之，此數千萬人果何爲而死者，總理解放農民，自有步趨，詳於其親自鑒定之

蔣總司令中正謹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利盤剝，爲本黨所禁，今規定之農民銀行等計劃，尙未實行，而武漢第三次中央執委會中，竟有「取消全國農民債務」之議案，以爲餌以近利，必能得全國農民同情，不思春耕在即，農民將何法再行借貸，名爲愛之，實以害之，此案雖幸暫擱，然彼輩舉動，顯違總理主張，與彼相共，何以謀國，他國工人向工會納資，係用以改良工人生活，或爲罷工時之準備金，在中國則工人所加工資，強半甚至全部入於工會，工會首領以辦工會而致鉅富者，在昔日廣東湖北習見不鮮，用工人血汗或罷工爭來之所得，以爲招練糾察隊之餉項，動輒用糾察隊挾以示威，形同押解，同時生活增高，工人所得工資之購買力，亦因此減少，廠作倒閉，店主棄產，潛逃之事，各處多有，雖其中不乏有意操縱之徒，自當立法嚴禁，然因資本絕乏，無力支持者亦居多數，工人失業數目，日增一日，工人痛苦，亦日甚一日，良好工人，至於敢怒而不敢言，不特社會經濟，而且國民經濟，行將完全破產，中正偕我數十萬革命軍人，轉戰數千里，其目的在爲我最大多數農工謀解放，減少我農友工友之痛苦，不意師行所

至之地，處處爲共產黨把持，使真正農友工友，反益陷於水深火熱，環顧四周，可爲痛哭，至於共產黨利用農工，以作政爭之策略，尤爲惡毒，凡地痞流氓，一着糾察隊制服，卽有生殺予奪之權，爲神聖不可侵犯，民衆稍經依法制止，卽爲摧殘，農工罪在不赦，如上海之糾察隊，多係招集孫傳芳畢庶澄之散兵，與以利器，四月十三日圍攻閩北第二十六軍司令部之時，當場捕獲九十餘人，其中四十餘人，皆身帶直魯匪軍遺派之證號，苟能破壞我國民革命工作，雖勾通萬惡軍閥，亦所不惜，至於各處利用農工之名，以摧殘我真正黨員之事，更不勝言，江西省政府委員教育廳長程天放被毆垂斃，尙在獄中，在羣衆則聽人指揮，任意暴動，實不知死者何故當殺，自身因衝突而死，亦不知致死何因，至於共產分子把持之縣黨部，竟有執行槍斃之權，更不知自何取得使國民政府任命之官吏，亦遂巡悼怖，無可如何，政治如此，有何辦法，以言教育，則湘鄂除中央軍事政治分校，及農民運動講習所等，應付時局之機關而外，大學僅具虛名，中小學幾全部停頓，非能造成清一色共產黨員之學校，則甯可使其無有，不可任其存

在，致「讀書卽不革命，不革命卽反革命」之口號。竟由湖北黨部發出「黨化教育」，意豈在此，以言外交，則國民政府外交政策，先從集中對付一國着手，帝國主義雖皆可恨，然單獨對付一國，在外交策略上，不能不如此進行，今各處事件發生，牽涉多國，務必造成帝國主義者之聯合戰線，此中真相，深待研究考慮，政府自當擁護民衆，民衆亦當聽政府之指揮，大智不限於反唇，大勇不限於攘臂，此非與人妥洽，甘心被誣爲「帝國主義的走狗」，乃謀國者統籌全局所當然，何必立陷中國於四面楚歌之地，以投入國外特殊國體之圈套，完全聽其指揮而後已，破壞統一的外交政策之責，誰實負之，中正謹鄭重告我黨同志，我黨今係掌握政權之政黨，既已「以黨治國」相號召，本黨必示國人以能治國之能力與辦法，今共產黨穴社憑城，處處搗亂，以最卑劣之陰謀，蒙國民黨之名義，倒行逆施，一切責任，彼等可以不負，而負之者爲我國民黨，長江一帶已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言，一般民衆甯知黨中內幕，本黨信用，恐因此掃地以盡，國人厭恨軍閥久矣，中正可斷言其不願再返諸軍閥治下，全國唯一希望，已繫於我國

民黨，而共產黨則處處謀破壞我國民黨之主張與政策，使其當舉國唾棄，衆叛親離之時，彼乃能利用人民『求條出路』之渴望，託身爲拯救中國之天使，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今中國所有生機，將被其斬伐殆盡，長此披猖，何以爲國，

中正默察本黨同志心理，有一部分因他黨宣傳結果，產生以下三種謬誤觀念，是不可以不加辨察，

(一)有謂國民黨既爲民衆謀利益而革命，則革命成功以後，民衆決不會拋棄本黨，此語似是而非，僅得事理之半，民衆爲抽象名詞，其藉以具體表現者爲組織，民衆之拋棄本黨與否，在於本黨之是否有民衆組織，以領導民衆爲斷，不然，本黨即欲民衆之不我棄，而不可得，民衆即欲不棄本黨，亦無法得具體之表現，三年以來，真正國民黨黨員，從事工農運動工作者，不爲共產黨擠排以去，則利誘威迫，使惟彼黨之命是聽，對工會農會亦復如是，百計欺瞞，百計挑撥，遮斷國民黨與民衆見面之機會，此爲其搗亂陰謀之大者，最近廣東上海福建浙江安徽各省發露彼黨之陰謀，民衆乃始認識國民黨之真面目，而知所依歸

蔣總司令中正謹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

，長沙武漢則除彼等散播其所強姦之民意外，民衆如墮雲霧，如入地獄，大抵不敢言而敢怒，以怨怒共產之故，併疑國民黨爲已共產化，使其呼籲無門，而言者不悟，猶謂民衆如何如何，自非目盲，何至若是，

(二)本黨之中，有斷章取義，截取總理(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之字句，以爲彼等明顯提倡共產之護符，不知總理定名(民生主義)之時，即聲明非因襲何人之陳說，民生主義在於求全體及個人生存條件之滿足，其出發點決非(唯物史觀)(民生主義第一講)階級戰爭與無產專制，是共產黨唯一的策略，而總理則明言：(但在中國實業尙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使用不着，所以我們師馬克思之意則可，師馬克思之法則不可，(民生主義第二講)(照馬克思的黨徒，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同上)所以主張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爲「思患預防的方法」，以免中國再蹈歐洲經濟發展情形之故轍，總理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乃於取喻之時，就其最後目的之一部分，及其字面泛義而言，不然而以又聯及派別繁多之社會

主義，故總理在同一演講，又言『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同上）總理為根據事實確有辦法之偉大先覺，因此說（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同上）明訓彰彰，斷難曲解，况三民主義係整個的有機體的，當同時實行的，亦不能拋棄民族民權，而曲解民生，

（二）目前我黨同志，及一般國民均有一種錯誤心理，以為當此大敵在前，苟國民黨願與共產黨妥協，共產黨必願與國民黨竭誠提攜，不然，則共產黨亦是自殺，共產黨員甯見不及此，共產黨領袖，早有此種策略上之論調，但共產黨對於一切黨外分子，根本否認其所謂奴隸道德之信義，黨國生存問題，豈個人片紙空言，所能保障，妥協不在言論，而在事實，共產黨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之事實，前已縷晰言之，一語破的，共產黨之大敵，非軍閥而係國民黨，共產黨革命方式，極為明瞭，無極大破壞，不能發生極大暴動，無極大暴動，共產黨不能奪取政權，軍閥愈橫暴，則共產黨愈易成功，惟國民黨真能當權，則共產

黨在中國之前途幾等絕望，故在德法國會之中，共產黨常與復辟黨相提攜，此等策略已國際化，自中正誓師北伐，打倒萬惡軍閥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輩以來，舉國皆頓悟軍閥為不難盪平之物，共產黨寧不知之，於是在此國民革命將告完成之時，共產黨更覺大敵在此，而不在彼，故破壞國民革命工作之進行，亦愈形猛烈，設國民革命一旦完成，則他國在華之共產黨員，亦多在土耳其者，甯不以昔日之經驗，引為深誠，謂其欲與參雜共產黨血統，不惜以國民黨蛻化，而為共產黨之中央相提攜，則彼輩早已挾其名義以號召，至於和純粹的國民黨妥協，以完成其國民革命之工作，則請懸中正之首於國門耳，

中正瀝胆披肝，言已至此，曲直存亡之關鍵，為有常識者所能洞明，中正謹竭至誠，舉扼要者數事以與我真正同志互相勉策，

（一）凡我忠實同志，務須努力促成國民革命，我黨外有帝國主義與軍閥之大敵，內有共產黨卑劣之陰謀，以離間我同志及革命軍人，故國民革命之工作，已處於自來未有之困難，在此境遇，亦最足試驗我同志之忠勇與人格，

爲求全國民衆解放，則不能不與帝國主義及軍閥奮鬥到底，爲極力謀減少全國民衆在革命過程中之痛苦，而防止中國一切發展入於歧途，故不能不與共產黨分裂與奮鬥，務須待軍閥完全推翻，不平等條約次第取消，全國民衆不受共產黨恐怖政治之痛苦，而能自由發展，逐漸滿足其生存條件之時，我國民革命方能告一時之段落，我數十萬革命將士，正冒槍林彈雨與敵人相肉搏，設我同志，甘受他人分化，自相殘害，而不努力於功虧一簣之偉大國民革命，更有何面目以對國民，以對總理，與死難諸將士，更有何心肝，以生存於世間，

(二)努力民衆工作，爲本黨黨員急切之責任，本黨爲民衆而革命，民衆之大多數爲農工，設農工痛苦不但不解除，而且增加，則國民革命有何意義，在今日大勢之下，反農工無異促成黨國的自殺，在生活壓迫之下，農工即無人指導，亦將自動組織，如河南之紅槍會，其顯著者，目前問題即誰助農工組織，爲其謀利益者，則農工聽其指揮，爲其友，誰反農工組織及其利益者，則農工與之反抗，爲其敵，我黨同志，往往眼光短淺，重視一時政權，

蔣總司令中正謹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

不知大多數民衆在他人掌握之中，政權無非傀儡式之機械，共產黨窺破此種弱點，故國民黨員之欲得高官厚祿者，莫不極力擁護，任其取求，至於農工則視爲彼輩禁錮，絕對不令染指，我黨設與民衆分離，則不廢化，亦歸消滅，從事農工運動，自當艱苦辛勞，然爲黨國大本，正我病瘵在抱，有心黨國之同志，所當努力，以前本黨同志，對於此種工作，實太忽視，待他人布置就緒，任意利用農工之事實暴露以後，又復太息咨嗟，以爲事不可爲，往車既覆，來軫方適，爲今之計，只有我忠實之青年黨員，堅抱三民主義，向民間去作國事，如此決非我輩養尊處優，坐而論道之時，亦不當待領袖三薰三沐，懋而後發，乃須孤軍深入，自動的去爭工作，若不改弦更張，則雖有聰智，亦無從救黨國之危殆，

(三)凡真正堅信三民主義之同志，當有鐵的團結，則清黨的內部，不因共產黨造謠離間，遂致墮其分化策略之中，本黨領袖，追隨總理與本黨有長期之歷史關係，爲各方面所屬望者，尤當眷念黨國，化除小嫌，而團結一致，不以包圍而分，亦不以被謠而退，年來共產黨分化我黨政

策，無所不用其極，造作（左派）（右派）（西山會議派）（新右派）等等名詞，任意加於本黨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咒，立卽癱瘓，而退其實，所謂各種派別，從何衡評，今日之爲左派者，明日卽可爲右派，今日之爲右派者，明日卽可爲左派，西山會議派尤爲代表任何罪惡之名詞，可以加之任何不取悅於共產黨者之身，其實主持西山會議者，苟願被其利用，又何嘗不可據其所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最高之位置，中正願與本黨同志約，以後種種敵人，用以分化吾輩之名詞，一概屏棄，是否真正國民黨員，是否總理信徒，當以是否遵從三民主義，是否對於本黨有真正工作，是否依照總理遺囑所舉之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及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行事爲定，總理當年祇允容納共產黨員單獨的參加國民黨，與國民革命工作。本無所謂（聯共），今共產黨既違反總理本意，極力破壞國民黨與國民革命，自與總理本意相背，應將跨黨份子，一律肅清，由純粹的三民主義之信徒，本總理遺訓以完成國民革命，以建設態度鮮明之政黨，以建設總理規畫之民國

事已至此，非有最後決心，不足以救黨國之危亡，中正立此決心，乃根據於下三種深信，

（一）中正深信三民主義爲惟一的救國主義，總理偉大之主義，實根據中國本身之情況，切合於中國全體民族之利害，斷非隨意舶來之學說所可比擬，三民主義爲整體的，爲有機體的，爲同時並進的，爲隨時進步的，斷不容假借附會者之曲解，

（二）中正深信中國民族，當有處分中國本身命運之權，在系統上不應受任何外團所操縱，作其實驗，三年以來之經驗，終覺國外團體，縱有十分扶助中國之誠心，則人爲我謀，終屬隔靴抓癢，且他人果有此誠心，何不先扶助中國國民革命，先躋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而必斤斤於系統上之附屬與包辦，况中國國民革命，亦卽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中正本民族自決之義，於中國民族解放以後，當爲世界上弱小或受壓迫之民族，力求解放，希望世界革命早日完成，中國有爲人願奮鬥之榮譽，但對此項奮鬥，中國當爲實力的與獨立的參加，不當爲（拉夫式的）參加，不爲他人所拉之夫，亦卽不爲他人之（貓爪），

(三)中正深信此時我黨不與共產黨分離，則國民革命斷難成功，而中國與我民族甚至於滅亡，事實具在，何勞多舉，若任共產黨之竊竊，與大破壞，則國民黨將與中國同歸於盡，國民黨為有辦法與負責之政黨，斷不能任共產黨，懸羊頭而市狗肉，作不負責任之大破壞，

況當年總理之允許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參與國民革命工作，不外兩種用意(一)為弭除共產黨危險起見，欲藉此用三民主義以融化共產主義，與以思想上之感化，(二)欲使共產黨中之青年，有機會努力國民革命工作，此意總理曾為中正屢次道及，常侍總理之同志，亦必不乏聞之者，今共產黨不特堅持其舶來之主義，毫不變更，而且以種種陰謀辣手，破壞國民革命與總理親手締造之國民黨，種種事實，顯與總理原意違背，此豈總理所及料，此共產黨之有負於總理，非國民黨之有負於共產黨也，

今武漢中央執行委員會，不特充滿共產黨血統，利用本黨浮蕩少年，卑劣政客，由其操縱把持，且其地點復處於武力暴徒挾迫之下，雖其中不乏忠實同志，然亦受其蒙蔽包圍，縱有言論，絕難自由，發表第三次執委會常會之亂

蔣總司令中正謹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

命，無一不圖離間分化，我革命軍人破壞國民革命工作，無一不圖分化，我忠實黨員，竊我一切黨權，破壞我一切黨權，破壞我一切黨務，從根本上將我國民黨推翻，中央監察委員會，為本黨最高監督機關，各委員中復多才高德望，久為全國思想領導，隨總理革命半生與本黨生死相共之先覺，至今不忍坐視黨國淪亡，國民革命被人破壞，中國民衆痛苦，愈將不可收拾，爰在上海南京先後開會，揭發武漢聯席會議，抗命改組以後，及第三次執行委員會，一切賣黨賣國之非法議決，提出彈劾，停止其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繼續在南京行使職權，中央黨部已經成立，與國民政府同時建都南京總理指定之都城，此後乃能永奠，中樞既定，務忠望實一致聽其指導，中正統率全軍，誓死聽其指揮與制裁，為同志同胞先，各地黨員已風起雲湧，自動清黨，黨之最高權威，本在全體黨員，實際上真正三民主義信徒，何止超過跨黨分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過平日被彼輩蒙蔽，或受其挾制，或因機關在其掌握，真正意思無從表現，今黨國危亡在即，我同志孰不當有最後之決心，豈忍坐視其強奸黨意，破壞國民革命，

六五

斷絕中國民族之生存，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我同志奮起圖之，至於武漢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中之忠實黨員，或因受一面宣傳者，請其屏除成見，考察全部事實，或有感覺言論行動不自由者，請其力謀脫離束縛，恢復自由，如有感覺騎虎難下者，當知此事關係黨國存亡，斷非個人面子問題，如能擁護純粹之國民黨，促成國民革命，遵從並貫徹總理遺志者，中正毫無個人嫌怨誓斷推誠合作，皎皎天日，實證此言。

恐此書達於我同志之日，武漢渾合共產黨由其絕對統治之所謂中央，施其故技，竟任意誣中正爲(叛黨)，中正被誣久矣，身在前敵，生死本不足數，誣蔑更何足言，誣中正爲(叛黨)，中正實不知所叛者爲何黨，如云叛共產黨，則中正始終爲共產黨之敵人，如謂叛國民黨，則中正祇知真正的與純粹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中央，已定都南京，行使職權，誓死服從，提高黨權，及(一切權利屬於黨)，中正不但贊成，而且根本主張，但提高黨權當提高純粹國民黨之權，一切權力屬於黨，當屬是純粹的國民黨而非屬於已由共產黨把持篡竊之黨，中正堅決奮鬥者，正是擁

護我國民黨之生命，以謀我真正國民黨能有自由發展，統治一切之機會，此心此志，不但爲我忠實同志之所共鑒，亦且天日之所鑒臨。

近來共產黨四處散布謠言，謂中正思(個人獨裁專政)，謂中正希望成(新軍閥)，同志不察，或爲所惑，不知當此軍閥及帝國主義作戰時代，實總理所謂(軍政時期)，亦即他國之所謂(國家總動員)時期，國民革命之成敗，繫於軍事之成敗，舉國之努力或贊助國民革命者，當犧牲一切，以圖國民革命的軍事上之成功，則不然爲破壞國民革命，爲反國民革命，目前一切事務，當以顧全軍事爲前提，不幸中正當軍事之中樞，遂被淆亂是非居心離間者，妄行誣蔑，有意將軍政與中正混爲一談，統一軍事指揮，爲國民革命軍事成敗上絕對的需要，苟非有意破壞國民革命，幸我奮鬥的革命軍人，被敵人消滅，則何至於我軍正與敵人血戰之時，分化我軍隊，搗亂我軍隊，後方扣餉扣械，無所不用其極，至與軍政與軍令有畫分之必要，是乃由經驗而得者，克復南昌以後，中正早自提倡，今則軍政已屬於軍事委員會，而總司令獨司軍令，不知共產黨復有何說

吾知其必另有以爲軍事獨裁之解釋者也，總之中正所努力者，爲國民革命，以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與一切黑暗橫暴勢力爲識志，自誓師北伐以來，常指揮陷陣，身先士卒，生死問題且置度外，更可有於政權，何有於軍閥式地盤之割據，中正秉總理遺訓，以爲中國之解放，乃全體民衆的解放，故必謀中國全體民衆單獨的或集合的，均能滿足其生存條件而後已，（農工商學兵大聯合）即係全國各階級的共同合作，若共產黨根本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就中國現狀觀之，實爲流氓政客之獨裁專政，我國民黨乃應民衆的要求而革命，共產黨乃爲革命而造成流氓的無產階級，以聽流氓政客之指揮，此種重要區別，同志務須明瞭，今中央已在南京定都，自由行施職權，指導既有所歸，務望一致聽其指導，並繼續履行清黨運動，促成國民革命，永久保持光大純粹的國民黨，由純粹的國民黨，去提高黨權，且享有一切黨力，純粹的國民黨中央，既繼續信任中正，自正自當勉効死力，完成國民革命，以期軍事早日結束，建設得從速着手，全國民衆得早離痛苦，苟中正舉動有任何失當不法之處，亦當束身解甲，聽中央任何嚴重之制裁

蔣總司令中正謹告全國國民黨同志書

，今涕泣於總理偉大遺像之前，指此心以爲證。

時至今日，不論何時國民黨，負有偉大使命，以救中國，黨存則國存，中正亦存，黨亡則國亡，中正亦亡，昔總理親以本黨之陸秀夫期中正，中正謹以黨國之陸秀夫互期我全體忠誠之同志，設我同志，人人有作陸秀夫之決心，則黨必不亡，國必不亡，且能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完成國民革命，在國際上躋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地位，由國民革命可靠的路徑，以達到世界革命的成功。

明者見先於時，昧者過時而悔，願我真正國民黨同志，純粹三民主義信徒，一致有決心努力，以作護黨救國運動之奮鬥口號。

（一）純粹國民黨黨員團結起來。

（二）國民黨員要到工廠農村裏去做下層工作，扶助農工

組織各種團體。

（三）國民黨員切不要想做官發財。

（四）國民黨員嚴防官僚化。

（五）國民黨員嚴守黨紀，服從黨令。

（六）國民黨裏沒有左右派，只有三民主義的信徒。

- (七) 國民黨要嚴防投機分子
- (八) 國民黨的組織堅強，先要分子純粹，黨員努力。
- (九) 國民黨員是要為民衆謀解放，為國家求獨立，而來入黨的，不要存一毫自私自利的心思。
- (十) 國民黨員要為本黨來犧牲其幸福與生命。
- (十一) 打倒帝國主義。
- (十二) 打倒軍閥。
- (十三) 實行三民主義
- (十四) 主義不行，黨員之羞。
- (十五) 革命不成，吾黨之恥。
- (十六) 完成國民革命。
- (十七) 中國國民黨萬歲。
- (十八) 國民政府建都遷京萬歲。

張靜江致汪精衛書

△對黨務之建議

張靜江先生前致汪精衛先生書有拔出政潮完我殘息之灰心語，故此番中央執監在南京開聯席會議，張先生初不肯出席，後經同人敦勸，謂政事可以不問，而監察委員職責，當此糾紛未解之際，尙不應拋棄，於是勉爲一行，今覓其寄汪書稿披露如左。

精衛四兄璧君七姊同鑒，弟本病廢海市，聊盡餘年，徒以與總理三十年之厚交，回憶前年病危在床，執手隕涕，弟亦泣不可仰，惻愴之懷，如何可諉，黨國之痛，義忘生命，是以去春三月，聞廣州內部糾紛，不辭道死，刻日南行，冀稍盡其獻替，豈知弟於三月二十二日在長堤登岸，先二日介兄已向共產黨行斷然之手段，而李兄亦飄然引去矣，弟乃憂懼不知所出，聞道路傳言，季兄之行，則因介未以非常之舉前告，長者爲行，不使人疑，若有不得不行之勢，問諸介兄，彼止有深痛之隱，猶示意于弟，以爲共產黨之陰險，或有擊而不中之虞，不先告季，將失敗時

介自負之，季仍可自收其殘局，各有其分義，弟亦何言，弟到之時。介兄仍欲澈底解決，斷此亡黨之毒腕，以慰總理之靈，但弟當時，與今日尙受催眠之諸公，同其見解，以爲共產黨徒病幼稚，無拳無勇，終何能爲，但當正詞以告之，誠意以結之，止其包辦之運動而約束之，必可就緒，兄姊歷來之委曲求全，卽最能待若輩以此種之血誠，乃介忍無可忍，既出以非常，倉卒短時之內，兄姊必有剛柔兩疆，難下斷語之痛，故弟謬願承乏短時，一爲介兄之緩衝，一時兄姊之徐歸，又一方面，弟欲以坦率疏戇之態度，與若輩爲真誠之結合，且恃我本廢人，暫時問政，原極滑稽，毫無嫌疑之可避，因卽用整理案選舉法等明與周旋，而且時時疵議其失，盡我友道之直諫，皆示以適可而止，不應包辦，乃至今思之，弟亦愚妄可笑，欲就條文組織方面，與彼輩爲疎闊之制裁，真所謂弄斧班門，太不自量，共產黨實空買空，別無長技，彼等所設之天羅地網，使

人有其誠，無可折其僞者，卽其言僞而辨，潤非而澤，工爲條文組織是也，入其條文組織之阱，挑撥誣弄一變再變，遂陷我於老朽昏庸，獨裁怪物之林矣，我不能不爲狼狽周章，我思亦自噴飯，乃幸其萬惡到頭，逆謀顯著，條文組織，盡失其武器，抱最後亡黨賣國之悲者，一時蜂起，而弟亦居喪銜哀，癡罷日增，更人欲以老朽面目，同彼輩

亦天壤視息，因此隨介兄於前數日共哀民誼兄飛渡海西，泣求兄姊早歸，弟則不及兄姊之至，已卽日拔出政潮，完我殘息，冀張目病床，以待黨之不亡，國之不賣，然後死去，乃得笑語在天之總理也，言盡於此，敬祝長途曼福，弟張人傑謹啓，三月十日。

言

論

在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歡宴席上講演詞

(蔣中正)

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在南京總部

爲何要設國民政府

鮑羅庭及共產黨壓迫本黨的事實

對於本人不當之批評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的意義和其使命

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關頭

勉勵黨員及將士

各位同志：今天是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的第一天紀念日子。國民政府從成立到現在，已經有二年了。我們總理所以要成立國民政府，就是要憑這個國民政府來實現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使得我們中國完全由國民政府手裏得到國際上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並且要使得國民政府能够自由行使職權，完全實現本黨的政綱政策，如果受了旁的外來的及黑暗的勢力來牽制壓迫，弄得本黨的主義和政綱政策不能實現，這樣徒有國民政府之名而無國民政府之實，就不是我們總理所希望的國民政府了！國民政府自成立以後，到現在可怎麼樣呢？簡單的講一句話，就是受盡旁的一種特殊勢力的壓迫，實在在不能行使職權，換句話說，就是不許國民政府實現我們黨的主義和政綱政策！近且越發變本加厲起來了。現在我們國民革命軍的將士和全

國的民衆都要求建都南京，因爲這是總理自革命以來所決定的計劃。在這次肅清東南之後，國民政府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纔能在這個時候得到一個自由的機會，盡將二年以來本黨裏頭所不應做的，違背本黨主義的，違反我們總理所定下來的政綱政策的，統統揭發出來了。所以中央監察委員會舉發出本黨和我們政府這種受壓迫，被欺騙的事實。國民政府之所以不能自由行使職權，完全是做了一個傀儡的毛病。最近中央監察委員會向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提出警告，謂現在武漢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武漢的政府，已叛了黨，違反了三民主義，本黨的紀律和我們總理所定的政綱政策，你們中央執行委員會還坐在這個地方？還不趕緊起來自由行使職權麼？中央執行委員受到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樣一個警告

，如果是總理的真正信徒，真正國民黨的黨員，聽到了這個警告，看到了這個舉發書，稍有天良的，有信仰心的黨員沒有一個人不切齒痛恨的，何況本黨幹部中央執行委員——現在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最高的政治機關，決定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正式開始辦公。今天這個紀念日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中國革命的歷史上，開闢一個新紀元。這個新紀元是什麼呢？就是繼續我們總理從前的事業，並且開創我們總理以後的事業，今天這個紀念日子是有繼往開來的意義，不比旁的普通紀念日，還要比從前在廣東成立的時候更嚴重。今天國民政府能建都在南京，是由惡戰苦鬥中流血犧牲了三萬多將士同志們，以及一班委員在重重壓迫之下奮鬥出來的。所以這樣的一個紀念日，在我們革命的歷史上要佔有價值的，最大光榮的一頁。總理定下來的革命政策，第一個是要打倒帝國主義，第二個是聯俄政策；第三個是扶助農工政策。這三個政策，是總理手定下來的。打倒帝國主義的政策，凡是我們忠實的黨員同志應該奮鬥到底，甯可犧牲一切，對於這個原則，無論到什麼時候，是未有變動的。第二個是聯俄政策；總理之

所以要聯俄，是因為蘇俄是以平等對待我的民族，所以總理決心聯合蘇俄來共同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現在我們黨，我們政府對於聯俄政策未有變更，仍舊是繼續進行的。至於我們中國國民黨裏面的共產份子，要開除出去，這是我們黨的問題，並不關於蘇俄的問題。不過蘇俄的代表鮑羅庭，他所經過壓迫欺騙我們的事實，三年以來是很多的，實在不是一時三刻所能講得完的；不過最近最有關係的一件事情，我可以報告於各位同志：我在正月到武漢去的第一天晚上，在宴會場中，我講完了話，鮑羅庭是在最後講話，他居然公開的在宴會中間批評本黨不好。最要緊的一點，是說我們革命軍裏面有摧殘農工的行為，而且對本黨領袖既毀既度得無微不至！最後警告我說：「蔣介石同志！我們三年以來，共事在患難之中，所做的事情你應該曉得，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 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他的！」各位！他對於本黨，雖然沒有指明那一個，但既毀，恐嚇是很顯明的事實。當時因為他是最後的演講，他講完之後，我本想起來質問他，不料主席徐謙就宣告散會了，所以當時沒有質問他。到了第二天我談

問他：「你所說的話完全沒有根據，你講出來那一個軍人壓迫農工？那一個領袖是摧殘黨權？」當時我問他的時候，是顧孟餘做翻譯的，他竟答不出話來。我說：「你不能說這種沒於根據的話，我是一個蘇俄的代表，你就不能這樣破壞本黨，你們蘇俄已不比前三年的蘇俄，現在的蘇俄在各國看起來是一個強國；並且還有人說你們蘇俄是一個紅色的帝國主義者！你如果這樣跋扈橫行的時候，如昨晚在宴會中間所講的話，我可以說凡真正的國民黨員，乃至於中國的人民，沒有一個不痛恨你的。你欺負中國國民黨，你仍是壓迫中國的人民。這樣並不是我們放棄總理的聯俄政策，完全是你來破壞我們總理的聯俄政策，就是你來破壞蘇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後來我回到南昌的時候，我將這種情形報告於黨部，黨部以主席名義正式通電給第三國際，說鮑羅庭在中國壓迫我們中國國民黨詆毀我們國民黨的領袖，希望你們自動的召他回去，不使得我們中俄二國聯合戰線來破裂了。這個電報打去之後，沒有回電。後來政治會議提出來，用政治會議的名義再正式發去一個電報給鮑羅庭，請他趕緊自動的回去，不要失了面子

在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歡宴席上講演詞

，希望他自己回蘇俄去，繼續我們中俄二國的聯合戰線。可是第三國際沒有回信，鮑羅庭也把我們中央執行委員的信，置之不理。這是什麼道理！我們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通告連得回信都沒有，這是不是總理聯俄政策？總理聯俄政策，是不是這個樣子的？所以我看來，蘇俄，第三國際或者未有接到這個電報，或者是看錯了電報，如果接到這個電報沒有看錯的時候，不答復我們，是蘇俄眼中簡直沒有中國國民黨，不配做其以平等對待我民族！那末難怪外面一般人講，蘇俄是紅色的帝國主義者了。我們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就請鮑羅庭做顧問，總理逝世之後，鮑羅庭就目中無人了。他實在不想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實行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如果有一個國民政府委員或中央委員想自由行使職權的時候，老實講一句，鮑羅庭就要想法子來搗亂你，使你不能够立足在廣東，甚至不許你住在中國。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國民政府如果再不設法自由行使職權，不但是對不起我們總理，對不起一般的黨員，而且對不起我們全國的國民，并且也對不起我們自己！

國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是本黨從惡戰苦鬥，艱難卓絕中間成立起來的，並且自今天起正式開始辦公行使職權了。我們總理平生所希望的最大目的，可以說已經實現了。自從今天起我們就有繼續總理事業的機會了！各位同志要知道，現在這個機會雖已經得到了，不過我們若不努力奮鬥，以爲到了南京，國民政府已在南京建設好了，自己的精神就漸漸墮落下去，把三民主義當作一回事，甚至於比從前還要不如的時候，那末我們真是要做本黨的罪人，且要做中國千古的罪人了！不僅是如此，各位要曉得，如果這回我們國民政府同國民黨，不能夠依照我們總理所預定的計劃，政策一一實施起來的時候，國際的形勢，和革命的環境，恐怕絕對不容許我們中國再有翻身過來的日子！民國十五年來，因爲因循敷衍，所以弄這個烏烟瘴氣的局面，要是國民政府仍舊不能把責任在肩膀上擔負起來，我們大家又不誠心誠意的擁護國民政府，則中國一定要亡，而且滅亡的時候就在目前！

國民政府的使命是什麼？國民政府是來救我們中國，解放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的。所以各位同志，從今天起，

更加要努力奮鬥！不然我們的革命前途未可深抱樂觀。大家都曉得中國自有歷史以來——尤其是最近的歷史，一到建都南京之後，革命的精神就散漫下去，不僅如此墮落而已，弄得非自相殘殺同歸於盡不止！這是很明顯的，太平天們的時候，同我們總理民國元年建都南京的情形，一個樣子，一般黨員以爲建都在南京就可以安樂了！於是日想升官發財，什麼嫖賭穿吃的壞事都做了起來，結果養成了許多官僚化紳士化的敗類，還有那個講什麼三民主義呢？連得民生主義都不願提出來了。這樣情形中國焉得不亡，本黨焉得不敗！所以請各位要萬分注意，這回就是我們最後的一回責任！各位同志！中國成功，固是在我們身上，就是中國滅亡，也是在我們身上，所以我們不能不奮鬥，不能不努力。現在中國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就是一髮千鈞的時候！至於成敗利鈍，非我們所應顧慮的，我們只有快刀斬亂麻，以敏捷的手段，去對付反革命派，使得我們總理的主義能够早日實現！使得我們總理的靈柩可以趕緊搬到紫金山來安葬！

現在國民政府已經成立了，中央黨部已經開始辦公了

，這個時候黨權已經恢復了，本黨完全可以自由行使職權了。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就要拿黨權真正的提高起來，各位要曉得這回我們千辛萬苦，千死萬難的中間，纔恢復了這個黨權。我們便要受黨的指揮，聽黨的命令，除黨以外沒有什麼比黨還高的東西！如果能這樣纔算是真正的恢復黨權！不然我們雖然恢復了黨權，仍舊是要亡的！

有許多人批評我說：蔣介石現在做了土耳其的基瑪爾，或者說蔣介石已做了意大利的蒙梭利尼。這種議論就是要形容蔣介石是一個軍事獨裁者罷了。各位同志我蔣介石是不配做基瑪爾，也不配做蒙梭利尼的，我只要做我們總理的一個忠實信徒，本黨的一個忠實黨員，就是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的實行者！如果我有違反總理主義的時候，隨便哪一個同志都可以來打倒我，都可以來鎗斃我的！我蔣介石絕對不會做蒙梭利尼，如果我弄得中國發生一個「法西斯蒂」的時候，那末隨便哪一個同志都可以懲罰處分我的，現在我對於本黨和政府，只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對於個人生死成敗一切置之度外，只希望黨權真正能够提高起來，總理的事業，能够由我們各位同志繼續下去，使

在慶祝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歡宴席上講演詞

得我們總理的精神，真正不死！

今天我們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可以說是達到了我們全體將士拋了多少頭顱，流了多少鮮血的目的；而本黨全體同志，以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同國民政府委員的一番苦心孤詣的目的亦已達到了！

現在我們軍隊，軍紀風紀，天天壞了下去，對於儀容，態度，服裝武器，要是詳細的去調查，沒有一件事，可以看得過去的。這爲什麼？是兵士壞嗎？決不是的。事實上就是我們官長表現出來的一種墮落。大家以爲現在東南既下，我們大家可以快活一點，對於士兵的管理訓練，以及各種政治工作，就懈怠下去了，所以弄得軍紀風紀天天腐敗下去，並且官長夜間不在營房裏居住，弄得值官星都不能按照規定的時間起牀，如此精神便一天不如一天，這樣下去國民革命軍可就糟極了！如果不趕緊糾正過來，這種軍隊必定要失敗的！還有各機關的辦事人員，都是暮氣沉沉，好像垂死的光景，於每於早晨七時打電話，無論哪一個機關，都是沒有人聽的，你想腐敗到這步田地，革命的前途危險不危險呢？！考察他的緣故，就是我們的官長，

確實沒有一點留意，沒有一點關心，弄得辦事無規則，無條理，精神不緊張，我在南昌的時候，已經申申告誡各官長，不許嫖賭穿喫，可是今天講過，明天忘了，這種腐敗的情形，難怪人家要說我們國民黨員墮落，我們國民黨員給人家看不起。

各位同志，現在中國國民黨權已經提高起來，恢復

轉來了，我們要奮發精神，發揚光大，千萬不要把我們國民黨的事業，從我們手裏衰敗下去了！這就是我今天所講的最要緊的一點。

本席今天所講的，只有這一點，請各位盡量指教，並且隨便討論。如果對於我的話有懷疑的地方，還請大家起來質問，得到一個了解。完了。

對於第二期清黨之意見

(蔣中正)

△清黨之目的：爲打倒帝國主義及軍閥而清黨——爲擁護農工利益而清黨

△黨員今後之責任：要嚴密組織遵守紀律——對跨黨分子檢舉要嚴重

處分要審慎——要繼續努力革命工作

『待敵人慈悲，卽待同志殘酷；』此爲共產黨告戒其黨徒對待敵黨不嫌殘忍之信條；『不爲同志，使爲仇讎；不爲信徒，使爲叛逆，』此中正數年來自勉以勉同志之規箴；在此次清黨運動中，對此二者，不能不深自惕勵。

在國民革命尙未成功，北伐軍事尙待急進之際，吾人因共產黨徒之搗亂謀叛，遂不得不於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以外，兼作此次清黨運動，此吾黨之不幸也。向使本黨同志，爲真正信仰三民主義之同志，自始卽有明確之認識，堅決之意志，強固之組織、嚴密之訓練，全體一致，努力工作，深入民衆，無懈可擊，共產黨徒雖極險狠狡詐，亦未必能售其操縱破壞之奸；故今日之清黨運動，實由本黨同志自種其因。自中央監察委員會揭發共產黨徒逆謀以後，各方同志忠勇奮發，齊起奮鬥，卒於最短期間，舉共

產黨徒數年來陰謀搗亂之布置，悉摧陷而廓清之，則又明

示吾人以本黨同志在平時雖不免有渙散鬆懈之弊，而一至於本黨生死關頭，渙散者團結，鬆懈者緊張，此又吾黨之大幸也。雖然，得失相倚，禍福相伏，往事皆然；清黨之爲禍爲福，亦在吾人之自求而已。吾人若以爲清黨運動已有相當之成績，黨之生命已立於至安全之地位，而今而後，又可偷一日之安，則渙散鬆懈之弊終不得除，清黨之效果將等於零；又或有鑒於共產黨徒之凶莽滅裂，遂矯枉過正，不復深入民間，則將使黨之生命，殘廢以亡。故吾人今日必須認定，清黨以後，方爲本黨真正生死關頭，今日以前，共產黨徒寄生黨內，挾其詭秘之黨團作用，把持操縱，無所不用其極，因而激起本黨忠實同志之義憤，苦心衡慮，以謀救黨；今日以後，共產黨徒不復能在本黨作

果，本黨同志苟存莫予毒焉之心，一念驕矜，足使全黨墜落，清黨之效用，充其極只能使共產黨徒不爲我害而已，不能保障我自身之決不腐化也。今日以前，共產黨徒劫持本黨，愚惑民衆，懸羊頭而市狗肉，以致本黨主義未能普及，黨綱政綱未能實現，其咎可由共產黨徒尸之；今日以後，本黨以黨治國之障礙既除，存亡治亂，一切責任本黨，民衆執黨義以相繩，苟有差池，無可復諉；又或黨員行動，無異官僚，青天白日之下，陰霾如故，則怨讟所歸，將不在個人而在黨，黨之信用墜，而黨之生命亦危，又怎能保共產餘孽之不乘隙而起也。吾爲此懼，乃不辭瘠口曉音以告我同志曰：清黨之事業猶未完成，清黨之精神必須持續。第一期之清黨運動，在以極敏捷嚴厲之手腕，撲滅共產黨徒之逆謀，屏除共產黨徒於黨外，其事猶易；第二期之清黨，則必以至大至久之恆心與毅力，肅清潛伏之共產分子，絕其根株，同時確立本黨之新生命，自強不息，使一切危害本黨與腐化本黨者咸無從立足，此其事蓋甚難也；我同志能深知其難，而又有不畏難之決心，缺不含，以求達此目的，則黨事其庶幾矣。茲更分舉清

黨第二期最應注意之點，與我同志商榷之。

(一) 各級黨部之組織必十分嚴密，黨員必遵守紀律。共產黨徒寄生本黨，以數量言，當不逮本黨同志二十分之一，然彼常能以少勝多，操縱如意者，其組織之嚴密勝於我，其黨員之尊重紀律亦過於我也，共產黨之陰謀固可誅，共產黨之組織則確有可採者。本黨在民國十三年改組之時，本已採用蘇俄共產黨之組織，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總章，自區分部而上，系統井然，其於黨員義務，亦有明白之規定，無如本黨同志多不耐嚴格之訓練，往往視黨章爲具文，甚或不知黨章之所制定者究爲何事，而各級黨部乃徒爲跨黨分子壟斷黨務之工具，此最可痛心者也。今既有清黨運動，必注意於黨員之訓練，入黨之審查勿濫，工作之考核宜嚴，一切投機及腐化分子，咸宜屏除，務使本黨之組織視共產黨更爲堅強，本黨之紀律視共產黨更爲嚴整。凡共產黨組織之特長，足補本黨黨章所未備者，咸可擇善而從，而黨章則尤須實力奉行。真正堅信三民主義之同志，當有鐵的團結，以黨之生命爲自己之生命；而欲維持此鐵的團結於永久，非有極嚴密之組織，其道無由，清黨之真正目的在此，清黨後之最重要工作亦在此，凡我同志，幸各努力。

(二)第二期之清黨，應注重根本消弭之方，對於跨黨分子之檢舉，不容稍寬，惟處理必求密慎，且須切實防止挾嫌傾陷情事。第二期之清黨，有與第一期不同者：第

一期之清黨，爲緊急處分，其時共產黨徒謀叛正亟，非各地同時採用極嚴峻之手段，無以遏抑亂萌；第二期則爲根本整理，肅清共產黨徒之根株勿使復活，此必有待於縝密統一之方案。第一期之清黨，自打倒共產黨領袖及其著名活動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狀皆甚明顯；第二期則須遍及一般跨黨分子，其證據比較難得，挾嫌誣陷者易施其技，辦理稍有不慎，將增加人民之恐怖，斷喪社會之元氣，而黨務進行亦大受其影響，此不可不注意者也。現在清黨連已由中央擬定統一辦法；各地同志對於跨黨分子，如有發見，急當盡量檢舉，惟審查決定，必須遵照中央所定辦法，執行處分之權，尤應統一於中央。吾人對於跨黨分子，苟非搗亂謀叛具有證佐者，祇須停止其黨籍，限制其自由，予以警告，促其自新。無論湘鄂共產黨徒仇殺國民黨員。如何慘暴，吾人絕不必存報復之念，效其所爲，對敵人固不宜慈悲，亦不必如共產黨徒之殘酷也。若

對於第二期清黨之意見

夫懷挾私怨，攘奪權利，誣人以莫須有之罪名，則尤非本黨同志所宜出；不幸有之，則清黨之結果不特將治絲益棼，且有摘瓜抱蔓之憂矣。

(三)清黨運動應認清題目，吾人非爲帝國主義者與資本家排除共產黨對於打倒帝國主義與擁護農工利益之工作，仍須繼續努力。吾人何爲而清黨，以共產黨徒搗亂我國民革命之陣線也；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孰使中國不自由平等者，惟帝國主義；故打倒帝國主義，爲國民革命最切要之工作。帝國主義與國民革命勢不兩立，證以最近英帝國主義之行動而益信。自國民革命軍在江西與孫傳芳以重創，連克閩浙以來，帝國主義者之飛機炮艦，絡繹不絕，如臨大敵。彼時猶得曰防止共產黨攻擊租界也；今我黨自動的肅清共產黨徒，國民政府之外交方針，已布告於世界，而英帝國主義非特無撤兵誠意，鐵絲網沙包之妨礙我商業如故，飛機炮艦之任意游弋如故，甚且在江陰鎮江開炮轟擊居民，飛行機助渤海艦隊在吳淞示威，英帝國主義歷年以來，援助陳炯明吳佩孚孫傳芳以抗拒我國民革命軍，無役不敗，今猶不悛，又轉而

援助張宗昌矣。因帝國主義之援助軍閥，與本黨為敵，故本黨必須領導全國民衆，打倒帝國主義而後已。本黨為民衆而革命，民衆之大多數為農工，國民革命本為解除農工痛苦而來。共產黨徒既遮斷本黨與農工之聯結，且任意欺騙農工，故本黨欲擁護農工利益，必先打倒共產黨。打倒共產黨乃為農工謀真正之利益，為國家謀產業之發展，調節勞資，使農工得在三民主義之下，自由滋榮。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資本家之呼聲，然若資本家誤認共產黨打倒以後，本黨不復為工人保障利益，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則此等為富不仁者，亦非打倒不可。我同志必須認清題目：吾人絕非為帝國主義打倒共產黨，亦非為資本家打倒共產黨；吾人正因為要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農工利

益，方不能不打倒共產黨。吾人為實行三民主義，貫徹以黨治國之宗旨，更不能不從速鏟除共產黨。清黨既略告段落，工作應加倍努力，此至明顯理也。

凡茲所陳，初無高論；然而清黨之成敗，實繫於此。

昔孟子欲息邪說，正人心，歷述舜禹以來至於孔子一治一亂之局；吾初不解天下何以治而必亂，由今思之，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無黨的團結，以為持久之奮鬥也。清黨運動，本非一手一足之烈，清黨以後，黨員能萬眾一心，以黨之生命為己之生命，奮鬥不懈，有同志而無仇讎，有信徒而無叛逆，國民革命由此完成，世界大同由此開始。此總理創造本黨之徵意，亦我同志擁護本黨之職志也。中正不敏，願與同志共勉之！

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

(吳稚暉)

人家問：汪精衛先生何以這一回還是跑去漢口，甘心受共產黨的包圍，甚而至於還做那雙簧裏面畫眼睛戴小帽的人物，不啻若自其口出的喊那「三大政策」，「聯合戰線」，在演台拚命，在電報上賣力呢，他爲什麼呢？

我答道：沒有什麼，斷斷不是有所爲而爲的，汪先生有他的真摯的人格，此其所以有汪先生的價值，故我四月五號上午十時在滬海道尹樓上對他說，我相信你終有一天來向我們相對痛哭，我所以不望你馬上加入我們一邊來。各位要明白：共產黨實在是一隻神通廣大的狐狸精，若不是親自窺見過他的原形，儘你說他如何兇妖可怕，終不肯相信。被他已經迷到病骨支離，見他回眸一笑，還是立刻愛情濃郁，不顧生命的向他了。二是做關老的，那裏會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把戲：他們伺候關人，是比孝子順孫還強，說話又甜密，又爽快，把一頂偉大左派的帽子輕鬆鬆的套在你的頭上，你終以爲什麼天大的把戲，都由我管得了的。三是一年前的共產黨，同一年來的共產黨，還是那

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

麼一個了嗎？然而在汪先生去國一年，他只知道還是那麼一個共產黨，他疾病坎坷，久在歐西三十天內經過了本司科，接晤了一羣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個月的俄國火車，俄國輪船，伴送了回來，又一向有深刻的總理聯俄容共歷史，影在腦中，如何能在上海聽了幾個老朽朋友的一席話，就馬上突然變換了一個大方向呢？這不但汪先生自信力強到十二分的人做不到，便是誰亦做不到！所以六號早上，李石曾先生去了孔宅回來，他說「精衛說過要走，一定說好了才走，不料他竟昨天下午瞞着走了，那麼樣，他約十五到南京開會，靠得住麼？」我微笑着道，開會不開會，止是那麼說着罷了。果然四月十八漢口的中央日報記事，他告訴人，他慮將要中止其行，故秘密登舟，候出吳淞口後，始致書與蔣。他至心誠意，還要去同那班狐狸精相處一陣，終要有一天眼見了原形，他才自動的想法子。我們難道從前不是同他一樣，也訕訕拒人過的嗎，何必以五十步笑百步，詫怪今日的汪先生呢？若說汪先生可以被他們

做商標，來登廣告，這亦不過汪先生自己觸霉頭，還充他們一陣的傀儡罷了，於我們無損。因為共產黨賣空買空，專靠登廣告，造起空中樓閣來，大擺其迷魂陣，老是這套把戲，西洋景漸漸拆穿了，人家知道汪先生愚得可笑。汪先生到底又不肯賣國，他們利用他亦不會長久的。所以前天有位戴君從長沙經過武漢東來，他堅決的說：汪先生已被他們暗中監視了，失却言動的自由了，這亦是可能的。因而有這個四月十六號的銜電，借他的口來詆譭蔣先生。別的不容先辨，他裏面說我們「謀開西山會議式會議，」這那裏像汪先生的話，并且那裏像人說的話。當他到滬之際，會議不會議，我們沒有半個會字，半個議字。我們其時方以爲共產黨叛逆有據，事實俱在，那裏用得會同議呢？全是汪先生自己對李石曾吳稚暉等首先說要會議解決，更兩次在總理遺宅及滬海道尹署樓上對十許人說了又說：說了不算數，汪先生出了吳淞口，寄給蔣先生的信，又說：「以銘之愚，一線生機，惟在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於南京；」又給張靜江先生的信說，「十五開會於南京，」旁邊又注云，「愈早愈好。」我們相信汪先生是個領袖，他的

提議，必有根據，所謂南京，他必定知道第三十六條黨章中央全會必開於政府所在地，所以我們馬不停蹄的趕上南京赴會。到南京得汪先生元電，果說政府定在南京，又趕緊日夜不停的把政府籌設起來，好使中央在南京開會。汪先生定十五開會，所以十四便由到會的委員，開了預備會。十五上午足足靜候了三點鐘，全會開不成，改開談話會。從此一天一天的候着開會，終開不成。汪先生好似開頭笑的，會是不來開，反在那裏說風涼話，累我們好似癡漢候婆娘，至今牢牢的候着。那個銜電不說我們上當，倒說我們「謀開」，是不是像共產黨潑皮賴人的口氣，那裏像是汪先生誠篤君子的說話呢？至於銜電裏面一篇大道理，說如何反共的不當，如何繳去工械的不對，全是似是而非，一種共產黨混同夾賬的聲口，也不像汪先生的話。若說汪先生還不曾預備反共，亦不願定要繳去工械，汪先生自以爲體總理之心爲心，我們亦知道的。可是容共原是要他們來幫助革命，不是革命革命，連國民黨的命都革起來了。這個道理，汪先生亦應該清楚的。工人有了械，幫助國民黨革命是十分歡迎的。若拿了他的械，來助共產黨革國民

黨的命令，這個叫做叛逆，汪先生四月三號在總理遺宅親口告訴白健生先生等要細起來的，（這句話，我沒留意，李石曾先生再三說聽得清清楚楚。）依汪先生把他們細了起來，他們的手亦沒有了，要械何用呢，不繳何待呢？我所謂汪先生體總理之心爲心，見汪先生四月五號寄給蔣先生的信，有云：「改組之精神及其方策，實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而吾弟實左右之，銘不過追隨之一人。」又五月三號在總理遺宅汪先生親對蔣先生說：「總理改組國民黨，便是我與你同着仲愷三人，最深知之。」所謂苦心孤詣，所謂獨創，大約便是指要與俄國聯合，要容納共產黨，甚而於要行農工政策，定要武裝工人，就是共產黨現在把他吹得震天響的三大政策。那麼，我要敬告汪先生，我們并不是一隻牛，我們并不會連這一點靈性都沒有，我們亦會把蘇俄當神仙待遇，亦會把共產黨當兄弟親過，我們亦口口聲聲說革命注重農工，爲了這個，我們亦得罪過多少朋友，可是同時却不曾奉到總理的密命，說明蘇俄要把共產黨來消滅國民黨，亦應該同他聯到底，（其實事實上，還做不到，到國民黨消滅的一天，聯蘇俄的便輪不到孫中

書汪精衛先生電後

山先生了，）共產黨要革國民黨的命，亦應該容納到底，（是同一事實上使做不到，彼時他已不屑容納你，誰配你去容納他呢？）農工幫了共產黨革國民黨的命，也應注重這種農工到底，（這就是孫哲生先生請幾個共產黨書記代搶，在交通部紀念週說的漂亮話，他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這無異說：農工要做共產黨，國民黨便不該存在，要存在國民黨，「這完全已經走上了反革命的路上。」這才聒聒叫的寧馨跨竄人物。并且父子至親，必有我們聽不到的耳提面命，在汪先生依了總理苦心孤詣的獨創，體他的心，來做自己的心，已是隔膜了，所以他會說出「細綁叛逆民衆」的話來，何等不合革命的原理呢？故論起派別來，孫哲生力是真左派，汪精衛止合稱做準左派罷了。因爲沒有總理密命，吩咐我們把國民黨可以送與共產黨，我們老實不客氣，自然「提出反共口號」；自然「圍繳上海總會工人糾察隊槍械」。那個替汪先生做發電的人，（我想汪先生心地決不會如此醜陋，）糟塌我們，以博帝國主義軍閥及一般反革命者之同情爲獻媚之資，然後我

們要想免給汪先生這樣的糟塌，我們除了把國民黨送與共產黨，還有甚麼方法呢？就把汪先生自己的觀察來證明，

(一) 四月一號黃昏，我在孔宅當了蔣宋李三位之面，對汪先生說：「陳仲甫他言二十年就要把中國變共產國了；

汪說：「那裏要二十年呢，兩年罷！」(二) 四月二號

早上，在孔宅樓上，當李蔡二位之面，汪先生說：「我過木可科才知道他們的計劃，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們變的。」(三) 同時又說他們當什麼人都是工具，就是他們

自己的重要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丟了。那麼他們是預定在中國要行共產，不肯改變的，是汪先生曉得他一定的了。他們把國民黨完全算做工具，到不需要了，即便丟了，汪先生亦曉得一定要有去的時期，陳獨秀說二十年，還是寬慰朋友的，其實只需兩年，汪先生亦曉得一定的了。然則所謂革命，便是替共產黨革命，「反共便是革命」，亦是一句不容氣的實話。承蒙四月十二的漢口中央日報，稱我與蔡李「都是忠厚老實，但不知革命方法，方法就是指武裝的工人，面子上逼帝國主義者來殘殺，算是反對帝國主義，其實又增加共產黨武裝暴動的大成功，愈把

國民革命軍可以維持國民黨的勢力減縮下去，這又爲限制新軍閥，在共產黨成功他的革命，自然十分滿意了，在國民黨要想成功自己的國民革命，那就倒看千里鏡，愈弄愈遠了。這種革命的工作方法，或者就是汪先生所謂總理苦心孤詣所獨創的呢，還是別人苦心孤詣獨創了來斷送國民黨的呢？所以汪先生致蔣先生書，開頭有云：「抵滬以來，痛苦萬狀，今日散會後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汪先生所痛苦者，卽爲我等老朽昏庸不知「革命工作方法」之故。但我亦套他調子還告之云：在滬見汪先生痛苦萬狀，今日見他的銜電，痛苦尤甚，總理所遺留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總理所改組之國民黨，果從此已耶？我們所痛苦者，卽汪先生誤認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革命工作方法，便算國民黨進行之革命工作方法。總而言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的方法至佳，但我們反了他，讓我們自己來行，便是國民黨革命；若與他一同來行，便變了共產黨革命。工人武裝暴動的方法，亦是至佳，但我們不要工人歸到共產黨手裏，反來革我們國民黨的命，我們要武裝國民黨的工

人，完成我們總理的工人革命，這是總理改組國命黨時苦心孤詣容納共產黨的意思，暗示我們到了他們要拿出共產黨手段危害我們國民黨便請他出去，這就是汪先生所謂獨創。我已尋到了總理稅答證據，請在下面申說，至於汪先生那種不顧消滅國民黨，只貪看共產黨革命的成功，認為就是國民黨革命的成功，乃是汪先生個人的信仰，（共產黨革命決不會成功，當另作一文請教於汪先生，）總理並無此意，汪先生是總理唯一的信徒，不可認誤至此。（汪先生在漢口寄李先生有「左派右派，寤寐以求之」等語；汪先生恥為右派，力爭左派，亦就可謂情見乎詞。然彼誤認能上共產黨的當或共產黨自身是左派，固已錯極。（還有共產黨所加國民黨人左派之名，若觀其秘密文件，當作三日惡，此亦當另為一文。）

當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之時，疑慮紛起，總理曾批示鄧澤如先生，其原文已另製寫銅板，今轉錄如左，且加按語，使總理之意瞭然大明也！

此稿為我請鮑君（按即鮑羅庭）所起，我加審定，原為英文。廖仲愷譯之為漢文，除獨秀並未聞其事，切不可

書汪精衛先生電後

疑神疑鬼。（按蘇俄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人，是打成一片整個兒的，總理是包含萬有的心胸，那裏願意測度他們的表裏為奸，到了今年四月五號汪陳都用領袖資格共發宣言，才知他們果有神鬼。）俄國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我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則各黨員至今仍不明三民主義之過也。（按何等沈痛，我們自反，真應愧煞，俄國黨人，無不深明其共產主義，故成功，總理的黨員，自有三民主義，却不願明白總理命他學步俄人，則又認共產手段，便是國民革命，三民主義還自己看做不時髦，仍謂至今所不明者，將終百仍不明矣，噫，嘻！）質而言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實無別也。（按：說得何等明白，一以曉諭黨員不要將共產黨看作異類，即我國民黨亦是共產之一派，二以暗示黨員不要見異思遷，我的民生主義便是共產主義，誠把民生主義的專書一看，民生主義還是進步的共產黨主義，非如俄國共產主義乃是馬格斯病理的共產主義，是民死主義，不過其搗亂精神，亦可以節取者耳。）俄國革命之初，不過民生二主義而已，及後與列強奮鬥六年，始知其用力之最者，實為對於民族主義。此乃中國學生自以

爲是，反用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按何如說汪先生勇於做左派，總理婉諷之曰過當，難道總理亦是忠厚老實（其所以竭力排擠而詆毀吾黨者，（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耶？自始至終即與我們不能兩立，）初欲包攬俄國交際，并欲阻止俄國不與我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我黨爭衡也。（按，他們是整個兒的，與吾黨爭衡，是其唯一目的；至於包攬交際，正是俄國要他包攬，與我往來，也是俄國正欲往來，惟有今日共產黨遮斷農工不任與國民黨往來，乃是他們自樹一幟的唯一目的物。所以兩領袖共發宣言後，中國共產黨江浙區執行委員會，應和一宣言，有云：「中國國民黨乃中國各階級起來革命的惟一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工人階級革命的惟一政黨，」馬上把全國無祖國的工人，一齊奪歸共產黨手裏去了。所以吳稚暉頂倒霉，廣州把跟着陳炯明造反的商團繳創了，許多反對國民黨的，大罵特罵，吳稚暉冒了不韙，形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那還算不冤枉，曾得了汪先生稱許。現在上海又把幫助着共產黨造反的工會繳了械，那弄到國民黨的汪先生也出來發火，罵那保護民國黨的軍

隊，說是「無異甘爲民衆之公敵。」又說：「似此喪心病狂，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紀律具在，難逃大戮，」我覺汪先生現在的一味直覺，也與向日時事新報等漫罵殺商團同一有所拘蔽。吳稚暉本了汪先生綑綁叛工之旨，又冒不韙，又似不立於民衆方面出來辯護，大約目前定不得汪先生原諒，必要到了相對痛哭時，或縐眉一嘆。（乃俄國之革命黨，皆屬有學問經驗之人，不爲此等少年所愚，（按共產黨與李閻張獻忠在實際上并無分別，所以像煞有價事，居然以主義名者，即文之以「學問經驗之人」，宜乎總理亦爲所欺，彼等是整個兒的，少年正爲所愚耳，那裏有鮑羅庭其人反爲少年所愚乎。）且窺破彼等技倆，於是大不以爲然，故爲我糾正之，且欲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一致動作，否則略絕之。（按今日汪先生反要我們與他一致動作，不與總理之意相反，「不與我一致動作，則當絕之，」總理說得明明白白，并且得蘇俄之同意，今乃曰「反共即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屁都要還香，真總理之罪人也，此總理親筆之證據也。）且又爲我曉諭之，謂民族主義者，正適時之良藥，并非過去

之遺物，（按，傷哉，總理之心，豈即汪先生漠然於做人工具之心乎？勸此輩少年勿做張邦昌吳三桂李完用，此所謂民族主義，正適時之良藥也；勸黨員不可聽其亡黨，又所謂民族主義非過去之遺物也，此數語乃總理批示鄧先生之中心要語也。）故彼等亦多覺悟而參加於吾黨，（按共產黨覺悟了民族主義，乃許其參加吾黨，今汪先生乃恨軍隊得罪了無祖國的上海總工會工人，要行大戮，真咄咄大怪事！）俄國欲與中國合作者，只有與吾黨合作，何有於陳獨秀，陳欲不服從吾黨，亦必棄之。（按總理親筆證據，大家看清楚，「如不服從吾黨，我必棄之，」何等說得斬絕，所謂共產黨背叛國民黨，定即棄之是也，今乃曰「

反共反革命」，學了共產黨口氣，說此屁話糞話放狗屁之話，真總理之罪人也。）

準此而觀，汪先生電，幸而筆迹不類汪先生，我等對於汪先生之信仰仍可無間。至電中又言：「對於兆銘假借名銘義，顛倒是非，」不知何所指。幸而我們終始未認汪先生知有是非，故我們還未曾有借重之機會也。總之，雙管不能齊下，掛一必且漏萬，當繼續貢其所知以明真相，故除上舉「俄國共產革命，必不能成功」「左派真相」兩題，當繼此而作外，又有「兩月內個人反共之歷史」「共產黨之賣空買空手段」等題，亦要寫出，參互讀之，庶無漏義。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吳稚暉)

一 革命方法

共產黨賣空買空之手段

精衛先生執事：自先生發銜電，弟已略有所貢，其中所言應行商榷之諸題，今當續續進言之。先生之於共產黨，在總理提議聯俄之初，先生因向不滿於馬克斯之學說，故廖蔣胡等皆積極贊同，而先生獨致冷淡，此其一也。先生譬蘇俄如孫悟空，國民黨如豬精，孫悟空遁入豬精之腹中，盡量的翻筋斗，舞他的金箍棒，豬精毫無辦法；這個比喻，曾經告訴過廖仲愷胡展堂伍梯雲李石曾諸先生，及廣東許多同志，此其二也。先生於今年四月一號晚上，在孔庸之先生宅中，對了宋子文蔣介石李石曾三位先生，回答我所聽見陳仲甫要在二十年間實行列甯式的共產主義於中國，先生堅決斷定，不需二十年，只需兩年，只需兩年，此其三也。四月二日早又在孔宅樓上對着李石曾蔡子民兩先生，告訴我們，先生此番經過木司科，才

知道蘇俄的政策是預定的，斷不能爲了我國民黨有什麼變更的，此其四也。同日又說蘇俄不但把我們國民黨當做工具，他把什麼東西都當做工具，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人物，用不着了，也便去了，此其五也。所以如果拿共產黨要消滅國民黨，來對先生誇張，先生必付諸一笑。因爲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看得極分明的，還有過於先生的嗎？然而我知先生，是決不肯背叛總理，賣黨與蘇俄的；既然如此，何以看清楚了共產黨一定消滅國民黨，先生還是虛與委蛇，沒有蝮蛇相螫，壯士斷腕的勇氣，想出死裏逃生的方法，作個自己的結束呢？因爲那隻共產黨的狐狸精，他約略有三樣最要緊的法寶，引入入迷魂陣，幾乎無寶不肖，盡在其彀中。因爲一經成了術語，經千百人之傳述，無有不暫成爲法寶，把持於人心。有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臣罪當誅，天王聖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當這種法寶的西洋景不會拆穿，那種殺身成仁，斷脰截足，前仆後

機，對着法寶的犧牲，還有一句情理好講嗎？其他如唐煥章的八月十五天翻地覆，轟動了全個中國，同善社悟善社的入門禮，要磕若干頭，好好體面人，都恭恭敬敬磕去，無非都有法寶，足以擺他的迷魂陣罷了。共產黨最重要的三種法寶：

一是根據名理的，叫做『思想不可落後。』

拿一笑話做引子，便容易明白。這個笑話，有一報上，云出福州，其實乃在漢口。有一男女雜沓的大會，忽有少年好奇，對大衆拍一女郎之肩曰，我們交媾去罷，女郎面發頰，少年乃揶揄曰，你思想落後了，女郎頓仰怡然，起身隨之而去。本此原理，共產黨遂用左派右派，操縱其傀儡，所以引得汪先生此番到漢口，初則忿然以告新聞記者曰：『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繼又特函李石曾先生曰：『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寤寐以求之。』這便是孫悟空在豬精肚子裏作怪，什麼是思想向前，那邊是左，猶之乎君爲臣綱，何以是綱，天王聖明，如何叫做聖明，都不必講，一味的妄自菲薄，隨着金箍棒方向亂叫。這不是本文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的範圍，另有真憑實據，下次再貢獻。

二是本乎道德的，叫做『什麼東西都是革命的工具。』

借國民黨的嘴，自己對這法寶叩頭，最是孫哲生先生旁邊兩個共產黨書記，替他發表許多高貴的名言，如我上次所述，彼在交通部紀念週說：『我們要知道革命是民衆的事，民衆爲需要解放，所以才有革命，要革命，所以才有黨；』又在第四軍特別黨部成立日演說詞內云：『一部分的同志，因爲認不清革命的理論，以爲像現在這種樣子幹下去，即使將來國民革命成功，也不是國民黨成功，止是共產黨成功，那麼，我們爲什麼要去努力，要去革命呢，這更是大錯而特錯，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國民黨這個黨的嗎，如果是爲一個黨去革命，那就無異承認以黨來做一部分人爭權奪利的工具，這樣的黨，我們要他來做什麼；』這種非湯武薄堯舜的正論，在道德經南華經上，也不曾有如此精義。所以何物國民黨，汪先生孫先生皆有視同敝屣，應作工具之概念。再拿一件小事來證明，愈見工具之說，正是共產黨

之家常便飯，古今宗教家之高尙情緒，均不是過。方廖案之發生，共產黨主要人物，恐怖異常，譚平山避不敢出，陳獨秀之子延年往責之曰：『此時正是宣傳之好機會，汝何故匿避，苟汝出而亦遭毒手，我等更增宣傳之材料矣，』人而願爲宣傳材料，固應崇拜，乃責其友而材料之，君子之愛人以德，亦可謂咄咄逼人矣。然而相形之下，其意若曰，止有共產黨真爲民衆之黨也，即使殺盡民衆，亦爲民衆也，國民黨本非爲民衆者，姑息若干民衆，即非真爲民衆矣，小英雄妄自菲薄，看不起他爸爸，情見乎詞矣。而孫哲生何以見得國民黨其始即非爲民衆而產生？汪先生既然自始即不滿馬克斯之學說，曾否思量應做什麼革命的工具？這不是本文的範圍，也須另用真憑實據，待再下一次討論。

三是贊賞能力的，叫做『革命方法。』

這個法寶，就是本文要引了真憑實據，先同汪先生商量的。汪先生不恤飲鴆止渴，贊賞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他所恐怖的，便是恐怕停止這種方法，可以把國民黨回復到民國十三年以前狀態。然而李石曾先生則相

信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開倒車的方法。我有了最近三四個月的經驗，加以彼等在湖南的大試驗，又堅決相信張溥泉先生的話，他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乃是梁山泊強盜的老方法。我現在更替他說得顯明一點，可以說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是加些訓練，加些組織，是『科學的』朱自成張獻忠方法。簡言之，亦可說是我們家鄉強橫乞丐，用雞頭刀梁破額角的方法。（我不曾肯蔑視他們的口頭主義，什麼取法於馬克斯牛克斯，都是劉邦朱元璋等尊敬聖經賢傳的老把戲，他們說得好聽。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成功了，可以施給慈惠與關人，無論這種烏託邦的理想，正與皇帝主義所謂子愛元元，帝國主義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都是一張不兌現之支票。況且無產階級既專了政，還有什麼關人留在世間，候他們施給慈惠呢？他們在木司科，無產階級專政成了十年了，爲什麼無產中的尤無產者，所謂乞丐，還是滿街是的呢？爲什麼男女社交已經公開，四千女子僅佔有她們非產的天然性具，還要受經濟的壓迫而出賣呢？這種革命成功的羞恥，用殺人的方法，殺得光鮮

的嗎！自開天闢地，到世界末日，什麼專政家的口惠，都是空頭支票。什麼革命，能少殺幾個人，終算一個指頭遮羞，可叫做方法的進步。否則白起坑降卒四十萬，黃巢殺人八百萬，終是開倒車的野蠻罷了。）所以用共產黨的方法來革命，是把國民黨直縮到太平天國以前，被義和團都要齒冷的呀。我在民國十一年，從法國回華，忿極了，情願自己來做張獻忠，把中國人殺掉三分之二，於是床鋪也多餘出來了，米價也低落下去了，天下自然太平了，二十四史內的承平時代之不都是共產黨那種方法造成的嗎？所以共產黨的開倒車，還有什麼抵賴呢？現在先寫我的經驗，再舉他們的秘密證據，可以窺見他們方法的一斑。

(甲)我的經驗 去年九月由廣州遷小學校於上海，本為避廣州之囂，初無力佐助黨事。政治會議派余及鈕侯諸君為特務委員，其實主其事者止鈕君。侯紹裘為共產黨健者，自亦盡力奔走。彼黨之重要人物，侯君外，若羅亦農，張曙時，汪壽華，林鈞，朱義權諸君，亦常往還於鈕寓。國民黨人來與周旋最頻者，湯濟滄楊杏佛二君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已。十月以後，漸覺汪君等時圖於國民黨外，要仕上海，另植一種革命勢力，以為共產黨之地。我則並未知其革命方法之兇辣，止認共產黨又為進一步之人類希望，故常勸彼等曰：『勿急躁，如國民革命完成，貫徹中山先生之遺囑，將來進一步，中山先生亦非不能共產者，（今知列甯共產黨，並無共產之意，特欲表顯其兇惡能力耳，）何必圖挂招牌，仍賣假藥，學上海書商輒賣預約券，作朝生暮死之事乎。』其時並有一二俄領事館之人晤面，余友告之曰：『中國人是有俠義的，你們如誠心助其革命，彼決不相負；苟伸縮操縱以待之，中國人亦甚機警者，土耳其之結果，必且再演矣。』彼等輒曰，此已過去，可勿復論。我輒搖頭不信，深囑其注意。迨今年正二月，圖立工人市政府之意，日益顯明，且時言黨軍可以不必來。二月十九大罷工，至二十一晚間，因局勢愈急，遂議將特務委員會，江蘇省黨部，上海特別市黨部，合為一聯席會議，其實人數仍止朝夕見面，如上所述之諸人。是夜議及市政府，余遷就彼等之意，即議工會學生會皆應出委員，或且過半，彼等似亦歡洽。乃明日二月二十二

早上，汪壽華忽集原有之諸人，加來王曉籟劉榮簡數君，議史設一市民革命委員會，其大綱則有反對孫傳芳，反對英國出兵之類七八條。余知有異，乃告之曰：罷工已四日，毫無結果，如欲開重要會議，昨夜已成聯席會，卽商界學界，亦議加入，何以今日合了換湯不換藥之諸人，又欲別立一名目，難道國民黨還不够革命嗎？倘共產黨必欲自立名目者，乃無意與國民黨合作，吾立國民黨地位，敢提出抗議。汪曰：『你是長輩，有話好說，不必生氣。』張曙時曰：此爲非常之時，故必另立非常之會，以處非常。吾曰：正爲非常之故，吾有異於今之所爲，彼反對孫傳芳之類之條件，國民黨之吃奶小兒亦能知之，當此非常之時，何以用此尋常條件欲別立名目？羅亦農乃覺之曰，欲立此非常之會議者，正欲討論軍事等耳。余曰，如此，則尙有可說。卽共問鈕君曰，接洽之軍隊果如何。鈕對曰，今日必無着落，明晚或有一二處回音，說不定遲至後日。又問羅君海軍如何，羅言今日亦來不及。於是遂決議早則明晚，至遲則後日下午，應有舉動，屆時再集議。乃二十二晚六時半，方食晚餐，聞砲聲

隆隆然十數發，正疑怪問，楊杏佛君來告曰：『共產黨可怪，早間明明決議軍事動作應明後日再議，乃今日午後五時半，忽走告鈕君曰，海軍今晚必欲動，請發命令，鈕君甚怒，詰其何以午前不早言，然卒徇其哀請，下一命令，囑王允恭攜去，然此砲已放，命令似未達到也。』

余卽隨楊同至鈕所，鈕正對侯紹裘汪壽華發氣曰：『如此相欺，何能合作。』候汪皆面有喜色，漫謝過。余止鈕君之怒曰：事已如此矣，亦可勿復有言，革命黨之急躁，常如此也。於是八時有人來告曰，高昌廟響應矣。

九時又言，西門龍華，各有動作。至十時半，杳無影響，彼等皆氣沮。我曰，後當慎之又慎，如此無謂之犧牲，應當切戒，急色兒之情態，褲子不會扭開，自己早已脫腸，豈不可笑，皆唯唯而散。其明日羅亦農特對我慰藉曰，此皆人民忿無可洩，故輕舉妄動。陳仲甫且特致我一書云：

稚暉先生，前幾天本想和先生一談，以不大大方便中止，至爲悶悶。此時謠言甚多，尤其是右派，望先生萬勿輕信。在中國革命中，國民黨與西披，萬萬不可

分離，西披決無與國民黨分離之意，誰願分離，便是誰不忠於革命。（卽溥泉等如他們願意打孫傳芳李寶章，我們尚可與之合作，何況革命的國民黨。）我爲此言，誓以人格爲担保。望先生勿爲右派浮言所動，以至大家鬧無謂意見，而爲敵人所喜，并請先生將此轉達鈕惕生先生。西披爲上海事件，有宣言，諒先生早已看見。右派造謠，說西披要在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此種無稽之言，實不值識者一笑。西披分子多出力，這是革命者應盡之義務，不得以此遂謂其有成立工人專政之意。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先生試看西披對上海的宣言，有什麼野心沒有？或者先生還以此宣言太和平了一點，也未可知。然而西披主張止能如此。事稍定，尙欲與先生詳談一切，先生或不能信他人，當不至疑我亦欺騙先生也。二十三夜十時仲白。（按此信所謂『上海成立工人專政政府，乃無稽之言，』後來三月底四月初的總工會及市政府，有稽無稽，今且不談。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因其產黨他們自有革命的大人格，至於說幾句誑話的小人格，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我載此信之意，止着重在『軍閥肆意屠殺，羣衆忍耐不住，自由行動，甚至於影響海軍，革命行動中自不免無窮錯誤，而不能事事皆歸怨於西披之有野心，』執此數語，與他自己的秘密證據，載在下面者互相對照，便可見忍耐不住者，到底是否羣衆，海軍是否是羣衆所影響，所謂無窮錯誤，西披是否認作錯誤，還認作『這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大的運動』呢？西披的野心，還是人家歸怨他們的呢，還是他們在革命史上自己成功的呢？哈哈，陳仲甫把左派領袖的高帽子，合在汪精衛頭上，叫他自己遊街，汪先生珍重那頂高帽子，還正言厲色替他罵朋友。正似吾鄉有一少年，忽然爲一雞皮鶴髮的牙婆所惑，親戚家人日日勸之不肯聽，一日其美麗賢淑之妻婉言以勸之，少年大怒，批其頰而足踢之，且正告之曰，我儘可以沒有你，我決不能沒有她，與汪先生今日之情景相同。）

這件海軍放砲的事，我初以爲他們犯了幼稚病，（共

產黨犯了幼稚病，是李守常先生常常大息的；其實就是蘇俄，也是犯了幼稚病，此意再在別一文字裏暢說。或曰：幼稚病者，列甯不諱言，正是他們長於伸縮，借幼稚病以文其奸險，觀於本文，亦有此一義，）也應該自己略知錯誤。豈知當總工會市政府猖獗時，在報上狂吹，把去年十月暴動，（這件事更可笑，且絕不干涉披之事，）二月海軍放砲，三月鬧北巷戰兩晝夜，算做共產黨領導下革命民衆的三大成績。我們憤慨鬧北之事，當時黨軍已到，北火車站上止有二百餘白俄，又有少數奉魯軍，『民衆』無可如何，必待薛岳去打下。所謂民衆巷戰兩晝夜者，無非去奪取警察槍枝，因此一千餘幢房子，六七百條性命，遂算他們的犧牲品。然而大家敢怒而不敢言，軍事當局尙承認民衆的幫助，逼住了獎贊他們。就是我深知就裏者，也以爲古今所謂勝利，本來終是這麼一回事，只索他們去吹成績，由他們吹着罷了。豈知得到他們秘密證據，把他們自認無窮錯誤者，竟算是無上革命方法。我才知賣空買空的卑劣行爲，原來如此。

（乙）他們的秘密證據 他們有所謂『區秘通信』的，

有所謂『櫃字通告』的，皆印以鋼筆板的紅墨或藍墨，未皆署名『朱神秘書處』，朱紳是否人名或術語，我們外人所不能悉。原稿當另用石印印發。今照錄三月四日第十二號區秘通信六頁如左，則與本文革命方法最有關係者，並加以按語，以指其方法所在。（原稿橫寫右行，今改直寫。）

『區秘通信第十二號』

上海總同盟罷工與其前途（亦農同志三月二日在活動

分子大會中的報告摘要）

（一）總同盟政治罷工，及二十二晚暴動之歷史意義。

這一次我們終算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要的運動。二月十九至二十四日的全上海工人總同盟罷工，二月二十二晚民衆的武裝暴動，與海軍開砲，結果雖未成功，目下此運動正在開始繼續，談不到成功與失敗，但已激動了全中國革命的高潮，引起全世界被壓迫民衆之注意。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者，更見駭怕到萬分，各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領事團聯名發表宣言，都是證明他們是如何的重視這次運動

去年十月我們曾因孫傳芳在江西戰事失利，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而舉行一次民衆的武裝暴動，希望推倒孫傳芳在上海殘餘勢力，而建立市民的自治政府，結果是失敗了。這次的運動，是上次運動的繼續；是上海工人階級領導民衆革命的一種更堅決不投機的有力表現；與五四運動工人階級領導民衆反抗帝國主義，有目標重要意義。

（按）放了幾砲，吹得震天響。似乎革命黨也大都如此，何足十分責備。可異的，他們當時告訴『聯共』的朋友們，卻謙虛與忸怩，說是無窮錯誤；既然錯誤，何以又能有重要意義？既有重要意義，何以又認錯誤，而且無窮？這個就叫做『此地無

銀三十兩』『隔壁小二勿會偷』露出賣空買空的馬脚來罷了。天下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誠與僞，就判了高明與卑鄙了。譬如一樣無謂犧牲，七十二個人打進廣東制台衙門，明知也是白送性命的，然而與這無窮錯誤而又有重要意義的海軍開砲比較起來，大家的感覺如何？又如汪壽華君曾有開議，當於某夜擇敢死隊陷李寶章之壁，同時於幾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十處令人伏暗處放邊砲，以爲疑兵，此同一詐僞，然無論何人，讀過演義三國志的，誰不贊汪君是一小諸葛？獨這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的海軍放砲，連深通革命方法的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先生，却謙虛出來，認爲無窮錯誤，這豈非咄咄大怪事呢？

不要性急，我來代他們告訴諸君。在共產黨自己，原一毫沒有錯誤，放了幾個便宜砲，居然駭得洋鬼子戰戰兢兢，認明共產黨的價值，自然有重要意義，自然又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做了一個很重要的運動。但這件事，何以必要『如八股文章，好像差人的帽子，見得官，見不得朋友，』對了聯共的國民黨朋友，必定要謙言無窮錯誤呢？因爲共產黨朋友，就對我們頂天立地的汪精衛先生，還居老師的地位，是儼然『革命方法』的專門大師，倘教我們學生來放放邊砲，也還說得過去，乃至老師自己的重要意義，不過放幾個撒爛污的空頭砲造出來的，未免落小樣，便有惹與稚暉嘲笑賣空買空的危險了，所以謙虛無窮錯誤，便叫做諱莫如深；諱莫如深

，恐怕別名就叫做卑鄙。

(二)我們力量之表現。在這次行動中，我們力量之表現，終算十分薄弱。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罷工數達三十萬，所有新式產業工人，城市交通工人，以及店員手工業工人，都聽從了上海總工會的罷工命令，而罷工工來。使帝國主義的機關報泰晤士報不能不公開稱許布爾札維克的力量之偉大，與手腕之靈敏，而有上海為布爾札維克所有抑為工部局所有之題語。同時海軍之開砲，為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他們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鈕惕生說海軍的開砲是西披發了命令，不錯，是西披發了命令。

(按)僅僅數小時之宣傳與動員，得到泰晤士報稱許其力量之偉大，手腕之靈敏，如此價廉物美，正即列寧在『共處主義之幼稚』裏所發明之少數操縱多數之策略。但沒有什麼神秘，我住永安公司後身一小醫院中至久，習見英華街邊小攤三，羣聚而稱三道頭無可如何，則力量偉大姨太太手提包不翼而飛，則手腕靈敏。操業自不同，而情景之相似，實

有不可諱者。且余非忽然蔑視共產黨朋友之人格。至於如此。則因運帶感實使我無從不輕蔑。蓋彼羅亦農先生所稱『海軍之開砲，為數年來至不易得的行動，國民黨鈕惕生曾經化了許多錢，運動不到，這次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這是陳獨秀做青年時代所謂『什麼話』。鈕惕生運動海軍，就是給羅君經手的，約有九千元，二月廿二夜間的開砲便是羅君在九千元，那裏化了四千元，麼鈕惕生運動不到，羅亦農運動得到，是怎麼講的呢？所謂『竟有七個軍艦一齊開砲，』更要笑倒了全上海人。不知道那共產黨活動分子大會的會員，是從什麼西北鄉裏來的，竟大家張開了嘴，聽羅同志向天瞎吹。那天開砲的，一隻叫做建威，是馬尾造的砲艦，大小是九百噸一隻叫做建康，是德國造的，三百噸的驅逐艦。建康是旗先拉，然後建威響應的。共開十餘砲，是上海人耳朵裏都聽見的。只兩條船名，而且當夜在兩艦內捕住水兵二十八名，是各報載明的。何以會鬧七個軍艦一齊

開砲的把戲來呢？這時所謂說謊話是載在共產黨的聖經第一章罷了。可憐汪先生一生清白，爲了革命新鮮方法，因此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把無行盜妻，吸鴉片，吞沒工人撫恤金，口談新思想的人物，與他並做領袖，共發宣言了；把至醜無行動工儉學生的李龍枝，所謂至偉大的工會首領李立三一類人物，也尊做上客了。然而汪先生頭上套了法寶的時候，還可以反唇相稽曰：『我看你們便討厭，終不及他們媚，』我等也只好權且漸沮而退。

總之，在十九至二十二晚暴動爲止，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差不多全上海全爲西披勢力所籠罩。西披說要罷市，商總聯會已通過決議，印好通告，快要散發。西披說要組織上海革命委員會，就馬上正式成立。所有國民黨左派鈕惕生吳稚暉楊杏佛等，資產階級領袖虞洽卿王曉籟等，都爲革命委員。西披且以公開名義占得委員一席，爲全國從來未有之創舉

（按）什麼籠罩創舉等等，他們吹他們的，大家也聽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慣了，可以不管。只查最重要的一語，即所謂『除掉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的李寶章的屠殺淫威外。』因爲罷工時節，最可慘痛的，便是『李寶章的屠殺淫威。』然而在共產黨的心目中，不見什麼慘痛，只見『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罷了。這反足以激起民衆感情，便是那回罷工的大成績，這配叫做『歷史上很重大的運動，』是有『有目標的重要意義。』故於歷述次要之成績，如國民黨左派，資產階級領袖，都加入上海革命委員會之先，先把思重大成績，以淫威屠殺激起民衆感情，是瞎子，餓餓，肚裏有數目，共產黨活動分子人人皆知的，姑且『除外』了，按下不表，這是何等輕描淡寫呢。我們所最可異而要向汪先生刺刺討厭的，便是感情他兩個字。汪先生有名言：『反對革命者言仁恕，即對革命者爲殘忍，』這就是共產黨所謂感情是最要不得。然而第一先問，所謂革命，爲的是什麼？汪先生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民衆，共產黨可說爲的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那麼明明都有了

感情才革命。就算仁有婦人之仁，是要不得，何以恕字又要不得？所以第二便要問，何以共產黨要行革命方法，對了淫威屠殺，絕無感情，以冷血爲可貴？反之，又責備民衆，必要挾有熱血的『感情』，『供諸公』激起？』這真是汪先生讀熟了共產經，連理性也暫時消失了。

(二)我們的缺點，及同志之表現，可見在這次行動中，也得到了不少的可寶貴的教訓與經驗，應得舉出來。

(甲)我們黨一向缺乏武裝暴動的思想與準備。列寧說，西披要隨時隨地準備武裝暴動，以奪取政權。又說罷工開始，應立即繼以武裝暴動，因爲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舉行一個武裝暴動，就可以民衆熱情，壓倒敵人的氣燄，而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平時既沒有武裝暴動的思想，事前又沒有好好的準備。在二十二晚上，上海海軍有七艦開炮，而我們的羣衆，始終不能集中動作。尤其是浦東方面的二百人，是約好開小輪接近軍艦，取得槍械，上岸攻打兵工廠者，結果一個都沒有。以致海軍單獨開砲，毫無效果。這都是證明我們事前準備之不週

到，此爲第一錯誤點。

(按)共產黨犯幼稚病，雖共有兩解：一則變相的，乃貌似幼稚，而實則奸險；但一則原是正面的，幼稚便是幼稚，如汪壽華曾言有一千工人武裝，便可以逐去李寶章軍隊，現在羅先生又望二百人可以持械上岸，攻打兵工廠，都幼稚得可笑。或有人說，所謂二百人，乃並不是同廣州七十二人一樣，前去革命，止是請他們去送死，待天亮了，做一個血肉狼籍的廣告，利用民衆非常高漲的情緒，激起他們的熱情，整備有所壓倒罷了。那麼，名爲幼稚，實則還是奸險。所謂『這時候的民衆情緒，非常高漲』，列寧真是精研科學，乃發明革命的藝術，安得不合汪先生拜倒

(乙)缺乏羣衆政治宣傳工作。這次運動，羣衆與下層同志，多未明瞭同志的意義。後來革命委員會之成立，大家更是莫明其妙。這都是因爲我們運動做事，祇是英雄態度，獨來獨往，沒有好好做羣衆政治宣傳工作。此爲第二誤點。

(按)共產黨在暗中既要做政治宣傳工作，而表面上又要抵賴共產黨有奪取政權之意，因此革命委員會之成立，連他們的黨員，還來不及宣傳，弄到莫明其妙。宜乎如汪先生一類的忠厚長者，更要忠告吳稚暉，共產黨想奪取政權，乃莫須有之事。吳稚暉當時却告訴他，共產黨在上海要立革命政府。汪先生更忍俊不禁的說我錯誤，革命政府原是為國民黨。現在他們自供出來，汪先生還莫明其妙呢？還稍有領略麼？汪先生跳向台上，高叫革命的

向左邊來的時節，不自覺態度有些英雄麼？

(丙)時機不適合。這次運動去年十月暴動，同犯時機上的錯誤。去年失之太遲，今年失之太早。要在北伐軍到上海的前一二月舉行，最為適宜。此為第三錯誤點。

(按)共產黨也犯正面的幼稚病，至此已不能自諱。當罷工之先，再三勸他們候到北伐軍將到時舉行，他們不肯聽。當時還以為在他們革命方法上，想來有重大意義，那裏曉得他們也自認為錯誤點。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足見他們的方法，也不見得全是高明。

此外我們同志，在這次行動中，有不少不好的表現：第一是各級黨部組織之紊亂，部委沒有組織的行動；第二同志太胆小，在暴動以前，南北市大慘殺開始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負責同志，甚至反有躲避起來者。暴動後，負責同志多住在客棧，人都找不到，尤其是工會組織員，一大部分是不出來活動，願自藏匿去了。這實在是賣黨賣階級的行動，是亡黨的現象。」

(按)這一節是拆穿西洋景，有目共賞的大文章。

但我要奉勸讀者諸公，為我們中國共產黨的朋友原諒。雖則號稱共產黨，應該具有三頭六臂；然而知道內容的，也還不過時世造成了新學說，幾個變相的斗方名士，做一種新鮮的鼓吹，於是一般煩悶的青年，換些空氣來發揚發揚。就是北冰洋邊的碧眼先生，也不過這麼一回事，何況到底是扁鼻頭的黃皮兒郎。所以「賣黨賣階級，與亡黨現象，」把重大棘刺的正義，羅先生板起了面孔教訓。羅先生是夜到底還坐在電燈如白晝的小洋房裏發號施

令，所以沒跟了民衆站在市街上去，說話也沒有多大效力。嗚呼，古今來革命方法的藝術，雖有新鮮與陳舊之分，說穿了，誰也不過爾爾。陳舊的方法，用錢來買窮苦的民衆去當兵，其結果，多費錢，而挾兵自豪的叫做軍閥。軍閥的大成功，便是太祖高皇帝。共產黨的新鮮方法，用高漲的熱情，來買無產階級去當民衆。其結果，用錢過少，而拔民衆自家的，叫做民衆領袖。其大成功，便是第三國際的委員長。公私度狹，當然有些兒不同，却難說有多大的差別。所謂『羣衆都已跑到市街上，而我們的部委……』，『羣衆自羣衆，部委自部委，何等分明。又所謂『尤其是工會組織員，』工會自工會，組織員自組織員，又何等分明。』所以爲羣衆而革命，爲無產階級而革命，戴上的面具，原同子惠元元，平等自由博愛，一樣的好聽。可惜汪先生付託陳獨秀李立三一類的大人物做起來，難道不是用羣衆來做工具，用無產階級來做工具，還有第二句話麼。所以買羣衆來當兵，

還給他一些步伐，一些訓練，并勉力些，給他一些精良器械，然後叫他去當軍閥及帝國主義者的機關槍，或者有倖。乃驅不費一錢的民衆，叫他站到街上去，把熱情去抵當機關槍，除了部委躲起來，組織員藏匿起來，讓民衆去血肉橫飛的大慘，有什麼第二方法呢？若說借此血肉橫飛，就可以做大登廣告方法；這方法，就是我們家鄉強丐硬討，開膛破肚的方法，這未免太陳舊了罷。

汪先生呀，注意方法的選擇罷。（這第十二號的區秘通信，還有兩段，因無關革命方法，當再於別處選引了。）

二、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

踏破鐵鞋無覓處

却在人家頑笑中

左右派之分，爲各國議會中極尋常之名稱。大都在野而與政府黨爲敵者，卽爲左派。又挾理論過高，曲高而和者寡，常處於在野黨之左，卽所謂極端左派。所以左派是含有進步的，急激的，及革命的，或不妥洽之意

味。所謂右派，便有穩健的，妥洽的之意味。意味皆從比較而感生，到底左派真是前進，或是橫決，右派真是落後，或是適當，不能一言而定。况一涉氣矜用事，專以感情分左右，設有兩人於此，一則醉舞婆娑，一則凝思獨坐，即無人不能定前者爲左派，後者爲右派，而左右尚何價值之有。今共產黨之分人左右，而國民黨之左右日命，大都如此膚泛。否則別甯史達林等右派也，何以執大權？脫落斯基等左派也，何以屏不用？則可見革命之進行，不必一味向左，而左亦止是更急於右，（或者犯了幼稚病，）而不必意勝於右。

雖然，汪先生國民黨也。國民黨本是急先鋒，本是暴徒，果其偏左，自亦同輩所贊同。但是可憐極矣，如我上文所舉左右之理論，尙爲我等癡人說夢。若共產黨心目中中之左右派，不過一種開頑笑之分化作用。所謂第三國際者，嚇分無賴鮑羅廷陳獨秀輩，造作左右名目，鑽入豬精腹內，舞其金箍棒。所謂左派者，便同誰給什勇巴圖魯，誰賞三眼花翎。所謂右派者，便是誰爲名教罪人，誰爲斯文敗類。與滿奴侮弄我輩祖宗，同一可惡。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我輩仍在外國鬼子之圈套中，陳獨秀等仍實做其張邦昌吳三桂而已。所以左右派之名詞，已爲不正常之名詞，若加以爲人所侮弄，誠有受之而不怒於言怒於色者，必非夫矣。遙憶汪先生對客揮筆，奮筆而書曰，「革命者向左邊來，」態度則英雄矣，情形實癡愚也。如其不信，請以他們的真憑實據見貢。

他們所謂區秘通信第十四號者，題目則爲「最近全國政治局面及革命運動的趨勢，」不知究有幾頁，所搜得者，止存前四頁，故亦不悉其月日，惟以詞意度之，當在三月上旬，黨軍正入浙境時也，其首三頁皆述當時南北情形，與本題無關，今止錄其後一頁之詞如左：

「因此，現時國民黨內部的鬥爭，已成爲革命中最嚴重的問題。國民政府之遷南昌，改訂省黨部選舉法，摧殘工農運動，種種問題，都是這個右傾潮流中最顯明的事實。我們處在這個右傾局面之下，必須拿出向右進攻的決心，無論任何方面，都不能讓步，因爲讓步就是斷送革命，而且必須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勝利後，才能剷除社會右派之內應，才能戰勝社會的右派。我們在這個鬥爭中，須

注意下列二點：

(一)不可使這個鬥爭，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無論任何鬥爭中，都要拉出左派，與左派聯合進行。

(按)說到理論，終是堂皇正大；一涉方法，便手段來了。若「簡單成爲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西洋景馬上拆穿，所以要請左派出來緩衝。天生左派，是他們掩護了進行的工具。左派左派，何處有左派，西披先生們自寤寐以求之矣，倒是汪先生替他們寤寐以求之，得無報其「聯合」之雅誼乎，誠待朋友如此其忠且謹矣。

(二)所謂與左派合作，是要以我們作主體，使左派來幫助我們不是要左派爲主體，我們去助他們，因爲左派的力量，現在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必須要去領導他們鬥爭，作他們的先鋒，以前在國民黨中的鬥爭，只是要左派出頭去幹，我們只在後面主張，左派力弱，所以往往失敗。這不但使革命工作受了影響，而且是左派抱怨我們，今後務必改正這個錯誤。在鬥爭中，形式是左派與右派的衝突，而不是簡單西披與國民黨的鬥爭。在實

際上要我們去衝鋒，領導着左派前進。」

(按)看了上半截，因爲現在左派還是渙散與軟弱，所以替他衝鋒，真是一片好意；直看到形式上不是簡單如何如何，則骨子裏止是簡單的如何如何。

左派右派，止待強硬團結起來，便供人家後面出面主張，形式上替人出頭去幹，而左派真上好工具。

嗚呼左派！

『我們要領導左派向右進攻，必須要有具體的行動政綱，向左派領袖提出，向左派羣衆宣傳。這個行動政綱，已規定下列七條：一，統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二

繼續北伐革命戰爭，殲滅奉直軍閥，召集國(以下缺)』

(按)規定七條，可惜止剩兩條，否則必又大有可觀。

在區秘通信第十二第五節，題目爲「我們的工作，」共分十款，今錄其二九兩款如左：

『(二)準備第二次武裝暴動。要對羣衆解釋，武裝暴動，是以擴大的民衆的熱情，跑到街市，隨時隨地以奪取武裝，以打倒敵人的勢力，建立自己的政府等意義。』

(按)建立自己的政府，請讀者記好。

『(九)加緊國民黨工作。甲，培養左派領袖；乙，發展國民黨員，以取得小資產階級的羣衆；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

(按)小資產階級，乃是工人的同盟者；左派領袖，乃是西披衝鋒時的同盟者；國民黨，乃是共產黨不能簡單出頭時之同盟者。同盟者，同盟者，都是進行中之工具，圖窮而七首見，止是供他們做工人運動，建立自己政府。可憐國民黨，止配作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不自慚形穢，真是汪先生常罵別人的所謂『無恥。』又有人說，共產黨遮斷工會，不令與國民黨作緣，亦在夾縫中躍然見告。培養左派領袖，培養得妙，想來用的方法，便是南京便宜坊的填鴨法，一笑。爲徐季龍鄧演達則得之，真難乎其爲汪精衛矣。

又有中央政治局致湘鄂贛等區委同志書，共五頁，第四頁上有一段，錄之如左：

『並且我們已有七千黨員，二三百萬革命羣衆，至少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比右派的勢力大得多，毫無疑義的，可以站起來爭取革命領導權。我們若不肯當衝，而讓左派當衝，便是讓小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小資產階級永遠不能領導革命。』

(按)好了，左派就算破產，不能領導革命，而且永遠。汪先生用九牛二虎之力，尙寤寐以求之，真所謂寤則立直了做夢，寐在睡倒了做夢，自覺氣順言宜，豈知貽笑大方。

以上零星摘引，左派之醜態畢露，讀之而不爲左派作三日惡者，必非人情。更有朋友，於本年一月時，見西披朋友讀一報告訖，卽隨手扯碎，置於字籠，此友俟客散，乃就字籠中取出，黏貼而讀之，則爲開會傳單一紙，區秘通信第七號兩紙，僅破裂十許字。今先錄傳單如左：

『□□兄：

茲定於本星期六『元旦』上午八時在楊樹壩榆林路東首路北錦廂里第二弄第三家(由外白渡橋乘公共租界八路或九路電車至老怡和紗廠下車往北直下步行直到會場約費二十分鐘)開活動分子會，望兄準時出席，并嚴守下列諸條件：

一、不准遲到或缺席，

二、不准穿西裝，

三、不准在路上訪問，（老恰和紗廠下車後有極敷衍
通等候指示，）

四、路上遇見同學不准招呼，

五、老恰和紗廠下車後不准乘坐黃包車。

朱紳 十二月三十日

更把區秘通信兩大紙，一氣載完在下面後，再加按語

（原本橫寫右行，今改直寫下行。）

『區秘通信第七號

最近中口特別會議，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

我們黨內對於國民黨左派，有三種意見。一，中央

以爲國民黨中實有左右派的區別，有許多仍然代表地主劣紳土豪階封建勢力的利益與思想的分子，固然是右派；其代表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理想者，仍然與徘徊於買辦地主與工農羣衆的利益之間，有時還偏向前者，他們對於民族運動，固然調子唱得還高，他們始終公開的，或不公開的，主張軍事獨裁，而不贊成民衆政權，在民主革命的意義

上，這般人也只能屬之右派。其站在民主主義上，代表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最大多數民衆的利益與思想，而反對封建勢力者，才是左派。中央以爲國民黨中這兩派不同的分子存在，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二，在廣東的同志，多否認國民黨有什麼左派，他們的意思是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只有任爲民衆本身利益日常生活奮鬥，可以做成真正的左派勢力，現在只種上層某人某入爲左派，是滑稽不可靠的；』他們又說：『只贊成有解決土地問題的人，將來或形成左派，現在沒有左派；』他們以爲現在既然沒有真正左派，我們若因爲幫助一些滑稽不可靠的左派，去得罪右派，便是一件上當的事。三，十月中央聯席會議，黨團的意見，似乎是立在中央和粵區同志的中間，他們否認現在的國民黨有真正的左派，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可是同時他們却承認有所謂『準左派，』他們說：『過於忽視眼前上層的左派作用，於實際工作上有許多難行之處，』這種準左派的軟弱搖動不一致，是不必過分悲觀的，在沒有羣衆的時候，在上層自然只能有這種左派，而他們剛一

組織的時候，更只能有這樣的東西，但這種準左派，對於國民革命，是有相當作用的，民校改組後，左右派之分化，促進國民革命之發展不少，因為準左派與右派鬥爭，事實上不能不接近我們，而且不能在主張上與右派一致，而且有時爲着要得羣衆的力量，以抗拒右派，不能不比較的站在民衆方面。」他們這些見解，確有點與粵區同志不同。但他們所說『真正能够負擔國民革命者，只有真正的左派即是說一般被壓迫的學生商人農民市民手工業工人』這一類的話，又完全和粵區同志的意見一樣，而却未曾拿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他們這些錯誤觀念，是很容易看出的。現在不能拿贊成解決土地問題，做真正左派的標準，因為土地還未有問題。目前的農民問題，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稅雜捐，這些迫切的要求，若引導農民從這些要求的實際鬥爭，到研究室礙的土地問題，便是停止鬥爭。若希望馬上就有一個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左派出現，比希望現在的左派，能够實際助農民目前鬥爭，更爲幻想。我們對於國民黨左派的概念，只是其現在分子中，那

用真摯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些比較左傾些，而不是一個固定標準，高懸空中的未來派。若說只有一般被壓迫的工農商學各界民衆是真正左派，是混淆了社會的左派，和國民黨左派的區別，更爲可笑。

我們要記得，從興中會到現在的國民黨，他們的進化，是有時間性的。所爲左右，乃比較之詞，並沒有固定的界說。社會的左右派，和一個政黨內的左右派既然不能混同，贊成解決土地問題的國民黨左派，現在又還未成胎。所以只好承認一些贊成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聯俄聯共，和輔助工農這三個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對者便是右派。不必像王麻子張小泉陸稿荐一樣，嚴格的去分別什麼算真正左派與準左派。

爲什麼說他們不算真正左派呢？因為他們沒有具體的政綱麼？十月聯席會議後，已經有了。因為他們還未形成有確定政策的一派嗎？那麼根本批評起來，整個的國民黨，還未形成一個有確定政策的政黨。因為他們時常搖動不一致麼？小資產階級的根性，永遠是搖動不一致的。因為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汪精衛還未死。

因爲他們沒有武力嗎？

（據毛潤之同志報告在粵同志

，有人說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這更是笑話，而且實際情形，並不像表面那樣簡單。因爲他們沒有羣衆嗎？不是他們沒有羣衆，只是羣衆和領袖離着。因爲他們只是一個傾向，而不是一個團體嗎？他們也和右派一樣，有領袖，有羣衆，而且比右派有更□羣衆，汪精衛一回，便會形成比右派更大的團體。因爲左派現有的政綱，已不能滿足農□□要求麼？這顯然不是事實，農會組織，減租減息，武裝反抗土豪劣紳等，左派的政綱，□是農民羣衆迫切的要求。因爲他們只是口頭上的左傾，在行動上不能站起來貫徹主張麼？這固然是現有左派的弱點然而也不能說他們始終沒有左傾的行動，即令僅□言論上的思想上的左傾，已經在革命運動的影響上，在我們與國民黨合作的關係上，都有重大的意義。

我們爲什麼要承認有左派呢？

不但左派存在是事實

，並且我們和國民黨合作的重要關鍵。我們當然不可□信現在已經有一個強固負責任的左派，可是只有一些和右

派不同，不能和右派合作的左派，做我們和右派間的緩衝，也有很大的作用。否認左派的結果，我們只有兩條出路，一是與右派合作，隨着右派壓迫工農羣衆；一是由我們領導羣衆，直接和右派衝突。既然沒有左右派的分別，我們和右派衝突時，便表現出來是西披和整個國民黨衝突。帝國主義者及國內一切反動派，都願意我們走這兩條路。粵區同志現時所走的就是這兩條路他們否認左派之存在，恐怕因爲特別幫助他們得罪右派而上當，自然不必特別和他們親密合作，他們感覺得他們走開了，也恐怕上了我們的當而孤立，自然只得站在右邊去，來對付我們，這是客觀上必然的結果。這種否認左派的謬誤理論，已在廣東收了惡結果。粵區同志若不卽早改正，別的地方黨部若不卽早防閒，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

因此，中央會議緊決的反對同志中否認國民黨現在左派之謬見，堅決的主張國民黨中確有左派存在，雖然他們動搖軟弱不一致，堅決的主張要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不是獨佔，）並且幫助他們獲得他們的羣衆。（革命的城市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農民。)

至於怎樣幫助他們，應有上中下三層的幫助方法。

第一、對於他們，幫助他們的上層領袖，是斷斷不可忽視的。我們要幫助左派的領袖，在中央，在地方，都有結合，有理論，有羣衆，有力量，有政權，有黨權，若只有左派羣衆，而無領袖，則仍然是C P的羣衆，而不是國民黨的羣衆，羣衆和右派衝突的時候，將仍然形成西披和國民黨的衝突，而不能明白表現出來是左派和右派們衝突。

我們幫助左派領袖，和我們合作的條件，他們固然要繼續孫中山廖仲愷的三個革命政策，我們也須要顧及他們小資產階級的立場，對他們有所讓步，尤其是農工運動的實際爭鬥中，不可幻想他們能夠和我們取同樣的態度。我們對他們的讓步，畢竟比對右派可以少些，所以他們有力量，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第二，我們要在社會下層中，即手工業工人店員及農民羣衆中，他們自身才有力量，站得起來和右派對抗，才能够減輕他們覺得西披馬上就會奪他們的江山的忌妬與疑懼。並且有了左派羣衆，尤其是黨內的左派羣衆，才能够推動左

用真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派領袖左傾，減少其軟弱與搖動。第三，我們要幫助左派造成中層勢力，做上層左派領袖和下層左派羣衆間口鏈。即是幫助左派設立黨校，宣傳員講習所，工人運動講習所，農民運動講習所等，以養成他們接近羣衆的人才，以打通左派領袖與羣衆間之隔離。我們對於左派，這上中下三層幫助，如果都能充分做到，將來的左派，必然比現在更有力量，和我們聯合抵抗右派。

至於怎樣幫助左派結合，我們應取下列方針。一，我們贊成左派的結合，有獨立的政綱與章程。二，在左右派未甚分化，須有顯然衝突的地方，或右派沒有力量的地方，只宜有少數比較可靠的左派領袖之結合，我們幫助這些領袖，抓住整個的黨部，在中央左派領袖領導之下執行左派政策，不必進行左右派黨員羣衆的結合。三，在左右派衝突的地方，則宜用學校講習所新聞社學術研究會俱樂部等形式，結合左派羣衆的許多小團體，於左派領袖領導之下，不宜有整個的結合形式，更不宜有集中的組織，惟可由左派領袖時常召集這些小團體的代表，開聯席會議，西披亦可正式派代表參加此聯席會議，西披分子不必公

開的加入這些小團體。

現在左派的結合，已經有了幾種組織。一種是甘乃光等在十月聯席會議後結合的。加入的多半是出席聯席會議的各省代表，散會後回到各地，担任通信員。他們有了聯共聯俄，反對西山會議派，擁護孫中山廖仲愷的工農政策，擁護汪精衛為領袖，這四條政綱，而尚沒有組織的名稱和章程。又有一種是黃埔學生發起的『左社』。他們有獨立的章程，對於社員以外的人，須守秘密，有沒有獨立的政綱，十月聯席會議所決定的最近政綱這個『左社』已在湖南湖北開始發展，加入了許多不得志的政客，帶了濃厚的地方性，在湖南『左社』分子，更因反唐（生智）而反共，我們不能承認這個『左社』完全是左派分子的結合。我們對於□□尚未反共的『左社』分子，應警告他們，不便有獨立的章程，不宜急於成立整個的組織不必亂□□左派份子及失意的政客加入，對於各地方已反共的『左社』，應聯合未加入『左社』的分口，□□以打擊。

朱紳秘書處一月三號。』

（按）這一篇大文章，要知共產黨待國民黨之真相者

，不可輕易讀過。雖此處彼處，披露其零星秘密之記載，其終究欲消滅國民黨之計畫，無不可以概見，然終不如此篇之詳盡。且他處儘管有言外之意，尚然左派諸公慶幸，國民黨亡黨而後，諸公必如螟蛉為蟻羸所負，豈豈知此篇所告，左派則為小資產階級之代表，必不足當高明最後之一顧也。

共產黨之所最注意者則為廠工，廠工彼之革命主力軍隊也。而彼所最痛心者則為農。因農亦小資產階級，逼住列甯主義失敗，忍恥而以新經濟政策騰笑於世界者，即農為之梗。故以被壓迫的學生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皆歸納於革命的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連同農民，都算左派的羣衆；即所謂『并且幫助他們（左派）獲得他們的羣衆』是也。

。更立表以明之如左：

國民黨左派的羣衆（皆被壓迫的或革命的）

城市小資產階級——商人（店員）市民

手工業工人

知識份子——學生

農民

此國民黨左派的羣衆，亦即區祕通信第十二號所稱『做工人運動的，應同時注意到他的同盟者』之同盟者。同盟者而已，共產黨並不認商人，市民，手工業工人，學生，農民，爲他們本系之人物。同盟者之意，亦即如國民黨左派一樣，暫充緩衝之工具而已。

共產黨的羣衆

廠工

共產黨之苦處，未到時候，要拿出共產黨的旗子來號召，必遭羣起反對之危險，故必隱於國民黨之背後來進行，然要行彼之革命，必要把也有革命性，異乎彼之革命分子滅絕，才可以毫無抵抗。所請也有革命性的分子，又即國民黨。於是不得不將國民黨分化，就把國民黨的一部分，來打倒又一部分，屢次分化，屢次打倒，愈打愈少，迨時機已熟，便一齊打倒，把自己出頭。因而利用人之虛榮心，愛好心，立起左右派之名目，形成左派則如

用實憑實據再與汪先生商榷

何高明，左派之界說，則取愈近於共產黨，或有利於共產黨者定之。於是凡使左派打右派，無異乎共產黨打國民黨，然而絕不可使人感覺真是共產黨打國民黨，故必要養成左派領袖，領導左派羣衆，以與所謂右派者對壘。九深忌共產黨自去領導左派羣衆，以與右派對壘，表現出還是共產黨打國民黨，則時機不熟而行此，他們會致意粵區同志，『會釀成莫可挽救的極大損失，』即此次他們在上海犯了幼稚病，果然鬧出莫大的損失。幸而汪精衛還有左派迷，仍領導了武漢殘餘羣衆，替他們暫保餘喘。汪先生若果然看見了這篇區祕通信第七號的大文章，汪先生定然止好自殺。即學生們戴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高帽子，得意洋洋，亦必羞死。他們文章裏最露骨的一語，便是『我們和國民黨合作時代的衝突，才可以少些。』說明合作止是時代，便顯出必有時代，終須不合作。到了他們要

不合作，於是他們自問云，『因爲他們沒有中心領袖嗎？』又自答云『汪精衛還未死』到了彼時，不許

你有中心領袖，汪精衛果還未死者，亦只好自殺了。
所謂左派的把戲，竟惡作劇如是。真用得我向來
作文之祕訣，借着批評之曰，『放屁放屁，真正豈
有此理』

汪先生還在漢口替他附會什麼總理協理的三大政策，並肉麻其分類之子目曰：『（一）革命之目的，更

加確定而顯明；（二）革命之聯合戰綫，更加擴大而鞏固』不知做什麼夢。汪先生果然已進了共產黨，我常翹一拇指而贊之曰，學舌還學得像，够列陳獨秀之門牆矣。若猶止自稱爲國民黨左派，定當爲孫中山先生伸手一攔，跌出三丈外也。（並非懲罰，乃令跌醒頭腦耳。）

現今革命之意義

(石曾)

▲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之共同點：打倒馬克思派共產主義

▲世界革命：蒲魯東主義打倒馬克思主義

▲中國革命：三民主義打倒偽共產主義

革命乃人羣演進之自然，而相與始終，無時或息。其常而久之，則曰進化。其變而驟也，則曰革命。是二者，互爲表裏，不可須臾離。故言人羣之革命者，亦必考人羣之進化。今爲是篇，言「現今之革命」亦猶言「現今之進化」也。

進化云者，普遍於事事物物。然近代進化名詞，則多應用於生物，而直接間接與人生關聯者，均無非其一端。故欲明革命之確狀，不可不先明生物進化之確狀。生物進化之示吾人者有種種：如由簡單而至於繁複；由較劣而至於較善；如形態之層序相承而不爽；皆其例也。此不僅實於生物與人羣之進化，並見於革命者也。

生物之演進，由最簡而至於最繁。換言之，卽由最幼稚之生物，而至於人類；乃經過重疊相承之形態。如蟲也

，魚也，鳥也，獸也，皆進化之層序。人爲最高層之生物，而其至於此者，亦經過往昔之多層。換言之，卽蟲魚鳥獸等其遠祖，此舉人類而言之也。人之個體進化，亦有類於此者。如人自胚胎之始，進而至於完成，其於十個月之期間，亦經過類於蟲魚鳥獸層層之狀態。此生物進化公例顯明之一端，人羣之進化或革命，亦有類於此者。

前已言之由簡單而至於繁複，由較劣而至於較善，形態之層疊相承而不爽，乃進化中生物與人羣共同之表現也。今以革命言之亦若是。以廣義革命言之，猶人類之進化，以中國革命言之，猶人之個體進化。人類之進化爲期長，人之箇體進化（卽胚胎中之演進）爲短期。然其簡繁精粗，與層序繼承，固相似也，革命亦然。

世界人類革命之演進，迄今數千年，亦可謂由簡至繁

而愈精，層序繼承而不爽，與生物無異。茲列革命之性質與層序知左：

第一層 君主革命，或宮庭革命，或專政革命。（蘇俄專政亦第一層序中之一狀態）

第二層 民權革命，或國家革命，或政治革命。（民族革命亦第二層序中之一狀態）

第三層 階級革命，或財產革命，或經濟革命。

第四層 民生革命，或社會革命，或大同革命。

世界歷史中之人羣革命有種種朝代之更替，如湯武革命等，皆屬於第一層序；制度之改變，如法美及吾國辛亥革命等，皆屬於第二層序；階級鬥爭，如列甯試行馬克思主義之蘇俄革命。屬於第三層序；世界大同，如蒲魯東先生意中之新世紀革命，孫中山先生意中之民生革命，皆屬於第四層序。

中國自辛亥以迄於今之十六年中，所經層序，亦與幾千年革命之層序相似。戊戌變法，帝后之爭，屬於第一層序；辛亥改元，三覆帝制，皆屬於第二層序；武漢政府進行俄化，屬於第三層序；上海護黨運動（附注）之擁護全民

革命，發展民生主義，屬於第四層序。

以上所謂層序，其性質自未必至純。往往有此層而亦兼及他層之性質者。惟所謂某層，蓋以某種性質為主，而其他附之。即如君主革命，亦未必不參雜政治經濟問題於其間，而究以君權為主要之性質。蘇俄革命為第三層序，然亦兼專政與民權兩性質，其主要之點究為階級爭鬥。國民黨之第二第四層序之革命，包含民族民權民生三項。第二層序，自重在前者兼及第三者。至第四層序，雖仍繼續前二者，而終將以全民之民生主義或大同主義為究竟。

以上所言之層序，乃以科學之觀察，明進化之趨向，亦可謂由簡而繁而愈精，層序繼承而不爽。至其層序有一現旋滅者，亦乃生物之常態。人之個體進化中，尤為通例。如於胚胎期中，雖現其較人幼稚之狀態而不固其形，至最後之成形則人也。

由以上之觀察言之，有可論斷者二：

一 武漢之俄化政府，非中國革命演進中最優最新之層序，而乃諸層序中過渡之一，如鳥獸之狀態，一現於人之胎中也。

二 現在上海護黨運動注重民生之全民革命，乃較優較新之革命，乃將繼武漢而更替之者。如胎中之人形，繼鳥獸狀而成也。

由以上之觀察與論斷，可略明革命之演進，與中國革命之趨勢。得此以爲標準，庶吾人從事於革命者，可知正軌之所向矣。雖然，一二年來，中國革命潮流中，有左右派之聲，洋洋乎盈耳。今次革命之先後，爭辯自必愈多，不可無一言以及之。

近一二年來之所謂左右，其真實之性質，頗有待於考證者。因其所謂左右，非順乎自然之演進而成，乃由蘇俄之利用與製造而成，故不能以道途傳播之聲，爲確定之性質。因蘇俄政府欲傾覆國民黨而代之，以共產黨，故一面利用左右之稱以爲毀譽勸誡；即一面以此爲排擠非共產部份國民黨之工具。故恆失真實之意義。此中詳證，當另有論列，今不過舉例言之耳。

蘇俄式之共產黨革命，絕非世界革命，史中最進化之層序，由前表已可略見。更者重要之補充，則爲浦魯東 Proudhon 馬克思 Marx 主義之異同是也。蘇俄式之共產革命

，乃由馬克思學派演進而來。故以「階級鬥爭」，「無產專政」，「政府主義」，「集權主義」，「奪取政權」等（附注二）爲主義爲方法。至浦派則以「全民主義或大同主義」，「互助主義」，「無政府主義」，「地方主義」，「分權主義」，「社會組合」等（附注三）爲主義爲方法者也。馬派主張階級專政之國家，完全統治於政府強權之下。浦派主張全民之自由工作，而收政府之性質減縮於最低限度。浦馬二家在革命哲理與革命史中，顯然爲兩大不同之派別之層序。若定爲優而新者爲左，劣而舊者爲右。則浦派必定屬於左，而馬派必屬於右，彰彰明也。

吾謂武漢之共產運動爲第三層革命，上海之護黨運動爲第四層革命。二者相較，其性質固極明顯。若以左右爲優劣新舊之代名，則武漢之共產革命爲右派，上海護黨革命爲左派，亦彰彰明也。

雖然，吾非謂上海之第四層革命即爲浦派革命。中國之第四層革命，乃應環境需求內容繁複之全民革命；乃三民主義趨重民生時期之革命，如前所云。而非較爲單純之浦派革命，固不必附會。但其與浦派革命，有間接而重也

之關係，亦無可諱言，申述之如左：

一 層序之關係 世界革命中，馬派之階級革命為第三層序；蒲派之全民革命，為第四層序。中國革命中，武漢之共產革命為第三層序；上海之護黨革命為第四層序。此世界之蒲派革命，與現在中國第四層革命，有層序相似之關係也。

二 性質之關係 國民黨之革命，乃全民革命，而非階級奮鬥；乃以民族民權為開始之方法，而以全民生為究竟之目的就國民黨之歷史觀之，可知其具有寬大容納之性質，亦即尊重自由之表現。蒲派於全民革命民生主義相近之外，雖主張極端自由，遠過於國民黨，然二者可互相容納。其性質，雖有異點，而至少可以并存，且無抵觸與齟齬。絕不似馬派共產黨之專橫嚴酷，此性質相近之點也。

抑吾又有進者，則人羣之進化與革命，皆與其環境有密切之關係，亦如生物之演進。是故發現於東方者，與發現於西方者，各有不同，而不能強為移殖。即移殖之，亦須經過若干時期之後，仍必變化，以適應其環境。夫馬蒲

兩層革命之方式，發現於歐西，應環境時代而成也。三民主義之發現於吾國，亦應環境與時代而成也。故適用三民主義之處，非能隨意而代之以其他主義，然三民主義發現較晚，故於各種現象及諸家學說，亦多所包舉，以適用於環境與時代之需求，而達此方民族適當之進展。

三民主義發現於環境廣大而繁複之中國，故其內容亦必廣大繁複，而後能適合於所在之環境。三民主義，固包容種種革命性質於一。隨其所宜而為適當之應用。

如當滿清與各國帝國主義方盛之時，自必注重民族主義。即現今族付蘇俄變象之帝國主義，亦此種革命任務之一端。至民族民權主義時代之要求，俟其條件既有更易，而民生主義能為充分致力之時，則必於此點特為趨重。且所謂民生亦非一端，而各有因時制宜之需要。由此言之，是三民主義，若能運用適宜，且隨時演進，固能長久適用於中國政治而有餘，殊無須代之以其他主義，如蘇俄共產主義者。其他種種主義，足以供三民主義之參考取資者固多，但其廣大繁複之範圍，可以伸縮自如，適應環境與時代者，尚無能及之。此乃自然現象，非欲株守一家之言，

而有所偏好也。

國民黨與三民主義，對於世界革命之學說，有如此之寬容。對於中國革命之實施，有如此之適用於環境。既得此觀察之結果，而後有護黨運動中第四層革命之信心。既有此信心，故吾人願奮勇當先，以與反動派第三層序之革命決戰，必求破除之而後已。此即現今中國革命之意義也。

總之，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雖以環境不同而大異，然有一共同之點，即同為反對馬派是也。關於世界革命之歐西，馬克思列賓式之革命，與馬之第三國際，皆變象而加重之專制政體，變象而加重之帝國主義，實為反革命派之尤者，必將代以蒲魯東派自由互助之革命。且蒲派之潛勢力，已有積極而普遍之進行矣。關於中國革命之實施，俄化亦為反革命派之動作，吾人必將光復三民主義而代之。中國與歐西均各為世界之一隅，今之世界已入於第四層之革命時代，此又現今世界革命與中國革命有共同趨勢之表現也。

附注一 護黨運動，於民國十六年三月，倡始於吳稚

現今革命之意義

暉先生。即衛護國民黨抵制偽共產黨奪取黨權政權之陰謀。因此共產黨對吳攻擊甚烈。國民黨無政府黨均同情於吳。

附注二 馬派 *Marxiste*、階級鬥爭 *Dutte de Classes*

；無產專政 *Dictature Proletarienne*、政府主義 *Statisme*；集權主義 *Centralisme*、奪取政權 *conquete du pouvoir*。

附注三 蒲派 *Proudhien*、全民主義或大同主義

Reconciliation des classe 或 *Conciliation Universelle*、

互助主義 *Mutuellisme*、無政府主義 *Anarchisme*、地方主

義 *Regionalisme*、分權主義或合作主義 *Decentralisation*

ou *Federalisme*、社會組合 *Contrat social*。

▲革命政理與事實之趨勢皆由專制而達於自由

▲舊世紀產物之專制由會長——王侯——皇帝——增芝

蘇俄式之專制國家

▲新世紀產物之自由由個人——地方——民族——推廣

至大道為公之自由世界

▲吾人為舊世紀專制之驅策者乎為新世紀自由保障者乎

革命之演進與現今之趨勢，已於前次同一論題之文中

言之。但吾人之爲言，恆及一而略於二，况現今革命意義問題之宏遠，自非一文所能盡，故有面面申述之需要，今爲此，亦即多方申述之一也。

吾前所論，乃根據進化之原理，以言革命之層序。

但事事物物之類別，皆不過強分，層序之分亦然，是故各事，遂不無聯帶之關係。

如第一二層特重政權問題而其他爲附，第三層特重經濟問題，而其他爲附，至第四層，乃爲自由民生之全體問題兼二者而言之也。

以立言恆只及於一，故前次以經濟之標準，列蘇俄之僞共產主義爲第三層序，故其似仍不失進化線前趨之地位。至若根據政理以言政權之演進，則蘇俄式之國家尤爲落後，此當於是篇申述者也。一。(附註)(一)(二)(三)等皆仿此)

革命政理之趨勢，由專制達於自由，已成不爽之公例，此歷史之明以示吾人者也。

雖然，久蓄未盡之專制勢力，仍日日謀其反動，或形而爲蘇俄專制，或形而爲「閩西斯特」號召固異，實則無殊

，皆不過由會長王侯皇帝之劣敗制度，另求改其形式而爲蘇俄式之專制國家，以關於衰朽之餘，假遇老還童之貌，爲最後之奮鬪，求過代之生存。(二)制度垂亡，亦如人之將死雖哀聲有的感情，而理勢終無倖存。故無論蘇俄閱意皆斷無久勝之可能也。

然今之迷信蘇俄閱意者正多其人，其故何哉？因其性質雖同于專制皇帝不能力則遠勝之故也。因其兼有理論與能力之狡強，故能使一部份人對之，有堅確之信仰，遂得強他部以服從。由此言之是其性質無殊於帝制，而其險惡則猶過之。譚組庵先生比蘇俄爲秦始皇帝。吾則謂蘇俄甚於始皇。亦可謂蘇俄爲改良之始皇。始皇之爲害區域小而時期暫，充其最大之野心亦不過行專制於世界中之一隅而已。至蘇俄則欲實行夢想家全球一統之專制國家。若此偉大專制之國家果而有成，其害不唯過於始皇，實人類自由之末日矣(三)。以此言之，蘇俄或迷信蘇俄者之努力圖存，不唯不足以引起哀惜之同情，適可爲革命以求自由者嚴重之警告。若蘇俄式之專制果勝，人類之自由雖不能因此滅絕，而必沈淪於世紀之後，殆無

可疑。故爲求自由而應戰者，其努力不容稍緩。但以歷史之演進言之自由終必勝利，此又於死力應戰之中，可稍以自慰者也。

新世紀產物之自由，亦方興起，以與末日奮鬪之專制相搏。世界專制政體可謂爲舊世紀之產物。自由制度可謂爲新世紀之產物（四）此亦衡諸事實，無可異議者也。既明此等趨勢與事實，自不難判斷蘇俄式之專制國家爲進化之物抑退化之物矣，茲更舉舊世新世兩大不同之制度與演進以明現今革命之傾向。

舊世紀產物之專制，始於會長制度，進而至於王侯，再進而至皇帝，至皇帝時代，其權力擴大過於會長王侯，自不待言，卽於理論方面言之皇帝之尊嚴亦頗極長期之榮盛。當時論者，無不認爲聖賢光大之前途，正與今日誤認蘇俄爲神聖不可侵犯者無異。尊君之迷誤，既經幾千百年之演進而後人類乃將自由之初性，加以環境之陶融，以進於恢復自由革命之途徑。

現今世界革命中蒲派與馬派應戰，中國革命中三民主義與僞共產主義應戰，皆其現象之一端，卽自由專制兩者

現今革命之意義

最後之奮鬥也（五）

新世紀之革命在謀人類之自由。如由個人之自由，地方之自由民族之自由，以至全世界之自由，皆由一線推廣而赴之，前進而隨之，無相左右，無相抵觸。求自由之個人主義者，同時爲自由之地方主義者，同時爲自由之民族主義者，同時爲自由之世界主義者。由此言之，求各種自由之流派與三民主義無相抵觸。至馬派之僞共產主義欲犧牲一切自由以營養假託平民假託世界唯一之專制國家，希成人類特殊之怪物者，誠與求一極端自由之蒲派與求一切相當自由之三民主義皆不能相容者也（六）。是故中國現今之革命，求極端自由與求相當自由之各派均團結爲一，以與舊世紀人類怪物蘇俄之專制結晶相搏。此可謂求新世紀產物之自由而戰，殊非偶然，實順乎演進之趨勢而成也（七）。

今當中國酷愛自由和平之國民與蘇俄專制國家對峙之時，今當力求自由之地方與一部份被蘇俄玩弄及壓迫之地方相持，吾人其孰去孰從？吾人其將效死爲舊世紀代表蘇俄怪物之奴隸乎？吾人其將爲保障個人地方民族世界種種

自由而奮鬥者乎？吾人之自覺在今日。吾人之自決亦在今日！

自由者非單獨之名詞，非自利之意義。自由者非放縱之代稱，非破壞之表現。欲求自由之真諦，實含有『已欲立而立於人已欲達而達人。』兩立兩達之精神。是故言自由必兼言自覺自治與自生，必兼言平等博愛與互助。是故於掃除蘇俄式專制障礙之餘，而復有於個人地方民族世界各基礎上求建全美滿之必要，此為自由民生之問題，當詳言於另篇（八），然於此已可見自由之性質與現今革命力求自由真確之意義也。

附注一 參看革命週報第一期「現今革命之意義。」

十九頁第二十行有云蘇俄專政亦第一層序中之一狀態。二十頁第十行有云：蘇俄革命為第三層序，然亦兼專政之性質。此為是篇所欲特為申述，以明蘇俄式之國家，以經濟言之，貌似第三層。若以政理與政權言之，實仍在第一層。

附注二 過代 生存西文作 *Survivance* 猶云超過其應

死之時代而尚之死者生物至滅絕時代而尚未滅絕者，

謂為過代之生存。於此乃云專制已至滅絕之時期，蘇俄為之求過代生存者。

附注三 以蘇俄式之專制比秦始皇，非僅理論，而乃事實。共產黨在湖南種種之殘暴行為中，有因葉德輝富藏書籍殺其人而焚其書之舉。葉氏年六十七。

又有湖南八十歲之名醫易麗泉者，亦為共產黨所殺。

此猶不過一二舉例。無政府黨人被蘇俄殺害者不知幾何，其最著之學者克魯泡特金之死，亦為蘇俄拘禁虐待所致。

或且謂為毒死。至今真象未明 不獨說翁之書為蘇俄所禁，即文畫家托爾斯泰之書亦在禁例。此為歐洲各國之所絕無。克托著作在自由平等博愛為旗幟之法蘭西民國能自由出版流行，固無足怪。即在帝國主義最濃重之英國，與昔之德意志帝國，亦皆能出版自由。由此可見蘇俄專制較昔之始皇，與今之帝國主義者，皆遠過之。

附注四 蒲魯東有十九世紀革命之意義一書。其時言十九世紀猶云最新之世紀。是書極言自由為革命之

要素與平等並重，為新世紀革命之所要求。蒲為自由主義之代表，與馬克斯之專政對抗，蒲馬二派迄不相容，此為略讀新世紀革命史者所共知。

附注五 參看革命週報第二期『現今革命之意義。』其大意為世界革命，蒲魯東主義打倒馬克斯主義；中國革命，三民主義打倒偽共產主義。

附注六 蒲魯東主義並重個人與地方及全世界之自由。

其實行之法曰社會組合 (Centracutiti) 曰地方主義 (Reion Himeime) 曰合作主義 (Rederalisco)

『社會組合』字在西文中與盧梭之『民約論』字相同，而實意則不符

盧提國權以抗君權，在其時固為進步。然蒲說之社會組合，乃由人民自由結合，更大不同。三民主義中之民權主義，雖尚非極端自由，如蒲派之主張，然較盧說之國權，其自由程度又增進矣。馬派政府主義 (Estatisme) 及其黨特以誘惑國民黨之民主集中說皆與盧之國權說較近。

至真正民權主義則與蒲派之自由的社會組合較近。民權與人權二者之意相關，人權者即保障個人身體與精神種種

現今革命之意義

自由之謂。蘇俄專制，只承認黨與國之自由，而極端否認個人之自由，實與民權人權之意義相背馳也。

蒲氏倡地方主義即重地方之自由。地方之意，乃就此方對於與此方以外而言者。一省中有一省之地方主義，即縣鄉之自由。一國中有一國之地方主義，即省區之自由。蒲界中有世界之地方主義。即國與民族之自由。由此言之，三民主義中以縣為單位及民族主義，皆為注重地方自由之思想。

蒲氏主張合作主義，反對集權主義 (Centralisms)。合若干自由之人民為縣鄉，合若干自由之縣鄉為省區，合若干自由之省區為邦國，合若干自由之邦國為世界，此由合作主義達到自由平等之世界也。至集權主義，則欲以政府之威權統一國家與世界。無論其名為君主或蘇維埃，其性質固同為專制無異也。

總之蒲派學說，由個人地方以至世界，皆以自由貫徹之。此乃蒲派特殊之精神，與三民主義相近，與馬派相反之點也。

附注七 現今中國革命中，國民黨三民主義者無無政府

主義者團結爲一，以與共產份子應戰，實由於三民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基本思想相近而然。已如前所云，其他足以證之者亦多，此可參看王崑崙君之輪解表。以事實言之，亦足以證其團結。且爲其公敵所同認。本年五月七日上海字林西報載鮑羅庭之言，略謂「南京之事，由三個廣西軍閥與三個無政府黨

與蔣介石作成。」彼之所謂三個廣西軍閥，實卽國民黨廣西三將領。然則國民黨之將領與國民黨之無政府主義者其相捍衛自由，以與專制惡魔應戰，又何足異哉？

附注八 繼此刊佈「現今革命之意義」文中，申述民生問題。

閱兵演說詞

(胡漢民)

今天我們繼承總理的遺志，恢復總理手造之國民黨黨權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的日子。我們在黨的使命上，在過去幾個月的軍事戰績上，在目前國民革命的工作上，乃至在將來國民政府所負一切重大責任上，不能不從今天起更加認識恢復黨權和統一指揮的重大意義。現在我們苦戰數千里的武裝同志耳裏，一方聽到武漢中國共產黨份子打倒蔣介石的口號，一方聽到各省同時並起的擁護蔣總司令的呼聲，當然可以辨別清楚，由武漢來的口號是少數人製造出來的惡聲；而各省之擁護蔣介石同志，確是革命的民衆的普遍要求。要曉得中國共產黨份子之倒蔣，與各省革命的民衆之擁護蔣，實具有同樣的重大意義；因為共產黨所要倒的不是個人，是要搗亂我們黨，破壞國民革命，我們的同志和革命的民衆所要擁護的也不是個人，是要擁護我們的黨，幫助國民革命成功。共產黨人攻擊蔣總司令的口號，是打倒獨裁，然而在事實上蔣總司令是不是獨裁呢？不是的，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之日起，蔣總司令的權是

黨所付與的，本黨把軍權給了我們一個忠實的能革命的同志，他就是在黨的指揮監督之下的，他唯有奉行黨的命令，執行討賊平亂的職權，他既然是奉黨的命令來北伐，還有獨裁的可能嗎？這可見在今日以前蔣介石同志並無獨裁的職權，到了現在，我們還知道蔣介石同志自己曾提議把軍政和軍令分開，這尤其見得介石同志不是一個要獨裁的人。大家知道在北伐軍克復贛閩之後，餉械的接濟，完全受武漢共產黨人的牽制，經我們武裝同志羅雀掘鼠的籌措起來，才能出兵，才能平定東南。他們共產黨人，倒用了獨裁式的手段來阻礙北伐的進行，他們倒不知從何種機關取得了任意扣餉扣械的權來，破壞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計，反而要說我們武裝同志的總司令是獨裁，這豈不是千古奇談？

從這種種事實上面，我們可以證明武漢共產黨份子實不願國民革命成功的，他們的策略，是要把我們最堅強最革命的中心攻破，我們要國民革命成功，非有堅強的革命軍

不可。非有忠勇的總司令不可，要使革命軍的能力可以摧銳攻堅，非有強大的黨不可。他們知道我們的黨是強大的，革命軍的能力是堅強的，革命軍的總司令是忠勇的，所以他們要摧殘我們的黨，首先就謀破壞革命軍的榮譽；他們要破壞革命軍的榮譽，首先就要誣毀革命軍的領袖，因此他們便造謠說總司令是獨裁，他們這一口號的作用，是有兩層的：頭一層是想搖動一般革命的民衆，對武我們武裝同志的信仰；第二層是想拆散我們國民革命軍陣線以內團結的力量，使我們軍事上不能統一指揮，不能一致作戰。

我們武裝同志，大家都認識軍事上是要號令統一的，要指揮集中的，要依照總部的作戰計畫分工合作的，尤其要在軍制系統之下表現嚴整的紀律出來，使全部革命軍的力量充實發展的。但是共產黨人的搗亂，就是要拿（獨裁）的口號來煽惑我們的軍心，使全體武裝同志對於號令統一上發生疑慮，對於紀律上生出渙散鬆懈的破綻，因之我們國民革命軍的指揮力量，也就要發生變化，作戰的能力，也就要減少；那末他們共產黨人就可乘機來說我們國民革命軍不行，進而將國民革命打倒，另外換出他們所要的一個

什麼軍隊旗幟來，那才算達了他們的目的。所以我們武裝同志要認識他們（打倒獨裁）這個口號之深遠的意義，要了解他們並不是攻擊蔣介石同志個人，而是要想破壞國民革命軍的全部。我們武裝同志乃至非武裝同志都要識破他們這一類口號的用意，不要中了他們的毒計，讓他們來暗笑我們革命同志的不中用。

他們搗亂國民革命的第二個口號就是（打倒新軍閥），我們要曉得軍閥是無所謂新舊的，一個軍人，上沒有為國家的利益，下沒有聽民衆要求解放的呼聲，只是前面靠着官僚政客土豪劣紳以及一切反革命勢力做了虎狼，後面勾結着帝國主義做了聲援，這就是軍閥，他無論在何種時代，無論在何種國家，都是軍閥，那能替他分別什麼新舊？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軍閥，而不問其新舊，中國共產黨提出（打倒新軍閥）這個口號，可見他們所要打倒的，並不是軍閥，而是另有所指的。所以我們在他們這一個口號上面，可以認識他們已經離開了我們革命者的立場，拋開了軍閥不打倒，而叫人去打倒他們另有所指的人，我們暫且不問其另有所指的人為誰，但就其立場而論：他們

已成反革命，他們這一個口吻，正是脫胎於他們素來用以破壞國民黨的所謂（左右派）（新右派）的口號，他們要破壞國民黨，就把整個的國民黨來煽動，分出那一部分人是右派，那一部分人是左派，過了多少時又分出那一部分人是新左派，那一部分人是新右派。本來在各國議會當中，國會本身，就是屬於幾個不同的政黨的議員所構成的，其分成左右派是無所謂的，但是國民黨却不是一個國會，無所謂左右派，國民黨是整個的革命黨，如果有人要來把他分開成爲什麼左右派，那就是破壞我們整個的革命黨，就是反革命，中國共產黨的策略，就是反革命的策略，他是想分開了我們整個的黨，拿住我們的一部分同志，叫他們爲左派，來打我們的一部分同志，說他們是右派，等到他把我們的一部分同志被他打倒了，他於是更把我們剩下來的同志，就是他所謂的左派，再分了一部分出來，說他是新右派，又非打倒不可。他這樣的分之打之，結果就是原來整個的國民黨，給他分之不能再分，打之不能再打，而担负革命事業的國民黨，也就要告終，國民革命，也就要中斷。這種策略，不是反革命的是什麼？兄弟在俄國的時候

，接見了世界各國共產黨不少，他們所問我的問題，我都能答覆到使他們滿意，我做的文字，在俄國各大城市的報紙發表的，都不下十幾萬言，但是有一回和日本共產黨領袖之一的片山田談話，他問我一個問題，我就實在無法可答，他說：（中國國民黨爲什麼要分左右派，你們有兩個人在一起，就要分左右，分到剩了一個人，還要分左右手，難道左右手也要撞起來，連一個人都要撞完麼？）我聽了這句話，我真是欲哭無淚了，教我如何能够回答他。武裝同志：我們國民黨的左右，是我們自己分的呢，還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分的呢？我們的黨是革命的，我們的黨員是革命的，我們的革命軍尤其是革命的，我們是整個的革命力量，我們之所以不能任人分割，猶之乎我們的肚皮內頭不能給人家跨進來跨出去。中國共產黨對於我們革命的力量，用種種方法來破壞，而且破壞的方法多得很，其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把國民黨拆開來跨進去，拿了我們一部分人又跨出去，彷彿軍隊裏面的一師團，給人家另外一支軍隊插了一部分人進來，在你這師團裏面來挑撥煽動，而他們却另有指揮，另有結合，另有作用，另有羽翼，你這

一師團還能出外去對敵人作戰麼？當然不能的，現在中國共產黨用這種方法破壞我們的黨，還要破壞我們的革命軍，他之分拆我們的黨，阻撓我們的北伐，煽惑我們的軍心，污蔑我們革命軍的領袖，這都是一條線的破壞國民革命之詭計。我們認識了他的詭謀，那就什麼（打倒獨裁）（打倒新軍閥）的話，其中作用，就不能逃我們的燭照，我們都已經知道，所謂（獨裁，）所謂（新軍閥，）拿來映射革命的領袖是失了效力了。全國的民衆，尤其是革命的民衆，現在都認識中國共產黨的背後，和武漢反動派的背後，現露一個獨裁出來了，同時全國民衆，也認識革命軍領袖之上，是有國民黨的，國民黨是不容易被人家跨進跨出的，尤其是武裝的革命同志，是不許奸人任意來煽惑欺騙，任意來污蔑革命軍的領袖的。即如他們說革命軍的領袖是新軍閥，武裝同志們，你們自己親眼看得見你們的領袖，背後有帝國主義做聲援沒有呢？沒有的，你們的領袖，前面拿了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虎狼沒有呢？也沒有的，你們的領袖，既然前無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虎狼，後無帝國主義做聲援，那你們的領袖就斷然的是革命的領袖，這是不

容懷疑的，你們的領袖，既然沒有做軍閥的條件，那就證明了不獨不是軍閥，而且確是革命的領袖，爲什麼呢，因爲我們民衆的利益所以不能實現出來，是由於我們民衆的利益被帝國主義的利益被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的利益重重的壓了下去，你們的領袖不但沒有帝國主義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做羽翼，並且正要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這一類的惡勢力；打倒了這一類的惡勢力，民衆的利益始得因去了重重的壓迫而表現出來。因此也就知道你們的革命領袖之所以奮鬥，是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如果你們不相信你們的領袖是爲民衆利益而奮鬥的，那末你們可以反問自己，你們是否爲民衆的利益而奮鬥，如果你們自信爲民衆利益來革命的，那你們的領袖，縱然想不爲民衆利益而革命也，是不可能的。

武裝同志們，你們要信賴自己是革命的，要充實你們的革命性成，爲一個堅強偉大而不可抗的力量，有了這種不可抗的力量，那你們的革命領袖的力量，就越發能够擴大，國民革命是需要絕大力量的，爲國民革命我們要和各省革命的民衆團結，做一個精神和力量，要和各省革命的民衆團結，爲一個精神和力量，就要擁護革命軍的領袖，鞏固革命的陣線，國民革命軍和革命民衆團結起來！

三民主義之認識

(胡漢民)

一、三民主義是以博大的無所不包的世界進化定律爲總樞紐的

本黨 總理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是從古今中外所有革命的歷史事實歸納出來的。先生從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看出兩個要點；(一)世界歷史是依進化的定律而演進的，進化又是以爭生存爲中心的；(二)由爭生存這個中心，分演出各種的進化現象和事實，由進化的定律，分演出民族間民族爭，國同國爭，國內人民同君主爭，勞動家同資本家爭的種種現象和事實。這兩個要點，站在進化定律的立場看，是一貫的：這是先生的歷史觀。所以依先生所說：人類在世界進化中爭生存，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人同人爭，一定要到大同，才能解決。

在人同人爭的全部歷史當中，所以發生的爭多得很。舉其最著者，如君權與神權之爭，君主與貴族之爭，君

主與人民之爭，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殖民地與帝國主義之爭，國與國之爭，民族與民族之爭。這許多鬥爭，並不是在全部歷史上分了顯明的階段的。許多著名的史家，因受時間和空間的制限，把這種種鬥爭，分做由神權與君權之爭，到君權與民權之爭，再到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的階段，這是不甚正確的，易引起誤解的。孫先生的學力之偉大處，就在於能把這種淺狹的時間和空間的界限看破，而一口道出各種鬥爭的聯屬性，總括的說：『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同人爭。』在人同人爭的全部歷史當中，君權與神權之爭不過是佔一極小的部分，推而至於民權與君權之爭，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之爭，民族與民族之爭，也都不過是各佔一部分。只拿一種鬥爭去解釋歷史，不但不足以盡人同人爭的全部，而且會走到和世界進化相反的末路上去。簡單的說，各種鬥爭，在歷史上有時是各別的發生，有時是混同的發生，有時間斷的發生，有時是片段的發生，這都是由一時一地的實際因果關

係所決定。但是一時一地的實際因果關係，還不過是各種各別的鬥爭的枝節因緣，而非全部人同人爭的總因緣。

人同人爭的總因緣，就是以爭生存為中心的進化定律。

孫先生將歷史上各種各別的鬥爭，歸納為三種革命：

即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這三種革命，可以包括所有的歷史事實，故亦可以括盡人同人爭的內容。

而且，在歷史上，三種革命也沒有什麼顯明的階段可分

。我們只要取十七世紀以來的世界史一看，就發證明民

族革命政治革命經濟革命是常常同時並起的。但是世界

的學者，都是就一種革命的要求而發為革命的思想，如盧

梭天賦人權之說，專重民權運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專

重無產階級運動，可為明證。孫先生獨能超越於任何一

種革命之上，而創立一個嶄新博大的三民主義，這是先生

最偉大的所在。先生看到人同人爭的歷史的行程，是民

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由比較的各別發動而趨於混同發

動，由比較的和緩演進而趨於急激展開，由比較的涉及於

少數人而趨於涉及最大多數人。所以先生創造三民主義

，就是應合這種歷史的行程，而成為一個整個的革命主義

。世界上無論那一派的革命主義，在理論上固沒有那個能如三民主義的完備，在實行上更沒有那個能够跳出三民主義的範圍，這就可見三民主義之博大了。

結論：爭生存是進化的中心；進化是世界歷史的中心；三民主義是以世界歷史的中心為綱領，其範圍則為過去現在未來人同人爭的革命運動所莫能外。

一、三民主義的連環關係

現在是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同時急進化的時代，其原因就是全世界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充滿了世界歷史。從前各國有解決了民族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權民生問題；有解決了民權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生問題；有解決了民族問題或民權問題的，而沒有解決民生問題，也是落空。就時間上說，自古以來的世界，是這三大問題遞嬗堆積下來至今還未解決的懸案，尤其是到了現在必須一同解決的懸案。

就這三大問題互古久懸不決一點上看，這就是需要世界革命的世界；就世界革命所要求解決的三大問題看，這就是三民主義的世界；更就三大問題成為整個的連環的懸

案看，現在就是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最需要的時代。

在這個時候，世界革命的統一性與各部分革命的特殊性必須保持首尾相顧之關係。換言之，各部革命要保持世界革命的統一性，但同時不要失却各部革命的特殊性；反之，世界革命要保持各部革命的特殊性，但同時不要失却世界革命的統一性。這個條件是世界革命成功的大關鍵。

能够適合於這個條件，而可操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相互關係，正如三個小環扣合起來的一個大連環。以這一個大連環的普遍性和博大性去滿足世界革命的統一要求，以三個小環的實行性去應合各部革命的特殊需要，是最適用的，最切合的。

三民主義爲什麼最適合於世界革命，還可進一層從三民主義連環關係的本身認識出來。（一）民族主義，必須要是民權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爲帝國主義。（二）民權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才不會變爲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

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要三民主義連環的實現，人同人的鬥爭才能終熄，大同世界就可實現。

結論：世界各國的民族，民權，民生問題有同時解決的需要，是爲世界革命的目標；三民主義因其連環的內容和關係，爲世界革命唯一最高最博大最適合的原則。

三、以三民主義批評其他主義

三民主義的整個性和連環性，既如上述，我們就可站在它的連環性上面，來簡單的批評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弱點了。

（一）國家主義，沒有世界革命的資格，自不必說。

固然，在求國家之自由獨立一個目的上，它也是要抵抗強權，因此它就可以牽合到民族主義的底下，但它却不是民族主義全體，尤其不是整個的和連環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全體，而況事實上發展到德意志，意大利，和日本那種國家主義，就成了帝國主義的代表。所以國家主義，一行到國際上頭去，就發生毛病，即近代談國際主義者也要反對，何況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其最終目的是做到世界主義的，還能够不反對它麼？於此我們就可以說世界

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

至于在走偏到帝國主義一條路上去的一點上，國家主義簡直要變成民族主義的敵人了。

(二)無政府主義的最終目的爲無治，爲大同，與三民主義目的完全一樣；但其最大的弱點，在於沒有實現大同的方法。它有世界革命的願望，却無世界革命的方法與行動。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比無政府主義更博大，與無政府主義有同一之目的，而其方法則爲無政府主義之所無。因爲先生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由權與能之分開，由打破強權就可達到平權，由平權就可達到無權，無權就是無治。再加上三民主義之連環的實現，民族由平等而至無爭，民生由平等而至無階級無貧富，這豈不是世界歸於大同了麼？到了這一步，文化一定極優美，道德一定極高尚。所以我們可以說，無政府主義不過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纔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

(三)馬克思的共產主義，這幾年被俄國和第三國際採用得來倡世界革命，便成了流行一時的舊骨董。但以馬克思主義爲世界革命的基本理論，其最大弱點有二：第一

是不新；第二是不徹。不新不徹，所以就沒有成績。何以不新呢？馬克思的主義，是就七十年前的歐洲經濟現象所下的結論，不是就世界進化現象全部所下的結論，所以不是新的，而且是不適用的。何以不徹呢？馬克思處處不肯失去其科學方法，這是他的好處，但正因其不肯失去科學方法，就證明其爲不徹。因爲他的科學方法，受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他所研究的對象，只是經濟生活演進的一段，這是時間的限制；研究的範圍，只是歐洲一二國的經濟材料，這是空間的限制。馬克思充其量不過是世界革命的學者之一，他的主義那能比得上包羅全部歷史事實和應合世界進化定律的三民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不徹的第一證明。馬克思的第二國際之祕奧，全在拿階級鬥爭的縱的結合，去衝破民族鬥爭的橫的結合，所以他的口號是『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在歐戰時，第二國際更倡『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但第二國際統轄下的各國社會主義者和工人，大多數都爲贊助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失節，第二國際即因以瓦解。這可證馬克思一派人不識民族主義的失敗。俄國革命，祖述馬克思，但是同時列

甯就於馬克思『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之外，加了一個『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列甯的本意，在以階級的革命爲主，而利用東方民族革命爲輔。

這是列甯比馬克思懂民族主義的地方，而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和第三國際之所以能够維持到今天，還是爲此。

列甯在階級鬥爭之外，加用一點民族主義，本來已是違背了馬克思，列甯一派入却辯護說，這不過是利用民族主義。但是我們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義，正是證明他們非承認民族主義的事實不可。由馬克思和列甯兩派的經驗，使得兩個教訓：第一，歐洲階級革命便不行；第二，東方民族革命才行。但是俄國現在的列甯主義者還沒有覺悟，還沒有領悟這個教訓。因爲第三國際還想借帝國主義的本身和對象以統治東方各民族革命；這正是證明其還沒有認識民族性之全部重要意義。總括的說，馬克思是不懂民族主義，致有第二國際之失敗；列甯懂了一點，遂收了多少革命的成效；現在第三國際由不懂民族主義而至於傷害東方的民族性，其錯誤必與馬克思同，其不足爲世界革命的基礎亦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不

設的第二證明。最後，馬克思的派的共產主義，是不願要民權主義的，因爲它所要的是無產階級獨裁。民權主義的本意是自由平等；在世界革命的立場看，是沒有絲毫惡意的。但是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者，一定要把古代希臘的民主和歐美資產階級的民主，拿來做攻擊民權主義的材料，並且以此就來襯出獨裁是真的民主是虛偽的。這一點我們姑且退一步承認，但是馬克思派又不肯老實說獨裁是真的還要拿『民主集權』『以階級獨裁消滅階級』一類的話來做掩飾，這豈不是承認民權主義是政治的極則麼？

再就他們解釋階級獨裁的內容而論，說老實話，就是求一個階級的民主而壓迫其他民主，還不是承認了民權主義麼？馬克思派一方面攻擊民權主義爲虛偽，一方面又承認民權主義的需要，是一個大矛盾點；一方面承認民權主義的需要，一方面又只接受民權主義的一小部分，是一個大弱點。但是在世界革命的需要上，不接受民權主義的全部，便不足以領導世界革命。這是馬克思主義不設的第三個證明。由此三個證明，我們更下一個總結論，就是：共產主義在基本理論上不懂民族主義和不要民權主義

，是犯了不設做世界革命基礎的幼稚病；在實際活動上却只接受了一點點民族主義和一點點民權主義，故其結果，最多不過做到一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哪能配談世界革命？既幼稚而又不澈底，便是共產主義的理論與方法都不行。何況馬克思爲共產主義定下結論，是七十年前就一時一隅的經濟現象所定的，已是陳腐不適用，怎能用以實現世界革命的目的呢？孫先生說：『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這句話正因先生看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全然不行，只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才能實現共產主義所指的目的。

不懂三民主義且不懂共產主義的人，把先生這句話當做共產主義的護身符，實屬大錯。要曉得凡是講世界革命的人，最終目的定是相同的；但是方法不同，就關係重大了。誰的理論和方法證明是行得通的，誰就是真正世界革命者；誰的理論和方法證明是行不通的，誰就是不革命者，甚且誰就是反革命者；所以孫先生『民生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實行』一語，實不啻把馬克思派的共產主義打倒革命和反革命的路上去了，而一般人還想拿先生此語作護符

，這真是自暴其不革命和反革命的醜態！

結論：國家主義，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上爲不健全，其病在幼稚；在事實上發展成爲帝國主義，其病在偏爲民族主義之下的右派。無政府主義，在企望人人自由平等人人無權無爭的理想上爲民權主義的左派，而其病在於無實行的方法。共產主義，在階級革命和階級獨裁的理論與方法上，其病在幼稚，在不認識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於世界革命爲需要的全部意義上，其病在不澈底，強暴行之，且有自趨於反革命一途的危險傾向。

四、總結論

從以上簡括的說明，我們更作一個總結論，就是：人類以爭生存爲中心，而爭生存就是世界進化的中心。從世界進化的行程，自古以來就生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大問題。革命者的唯一任務，即在於了解此三大問題之所從出，依其需要解決的企望，和客觀的實際所備具的條件，定出一完備的革命主義，以求全部澈底的解決。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即本此義而創立，故其博大悠久的適用性，古今中外實無倫比。馬克思主義，固不失爲一種富有革

命性的學說，然受時間和空間的制限，未能了解歷史的眞正重心，遂失其領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能糾正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的觀念之錯誤的，最近固有一派，如美國學者威廉氏，卽其一人，但其短處在昧於世界革命的急切需要，而不知世界進化實有日向激急的革命化之趨勢，故其學說不能逃缺乏革命性的批評。孫先生之三民主義，則兼其兩派學說之長，而無其短。這就可知先生眼力之偉大，學力之偉大，魄力之偉大，革命性之偉大。許多人以為現在只響國民革命，等到國民革命的結果，大家已死在地下，共產主義也好，三民主義也好，橫豎管不到的，何不等後來人去爭個解決？說這種話的人，最大的錯誤，

就是沒有懂得爲什麼有革命的需要，沒有懂得革命爲什麼要主義，更沒有懂得我們的世界是什麼世界，所以他就根本上把國民革命看做一回事，世界革命另看做一回事，這哪裏是忠實革命者？哪裏是三民主義的信徒？哪裏是孫總理的信徒？我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都應該了解總理的歷史觀和進化觀，都應該了解總理的主義之出發點和開展線，然後纔能了解國民革命和世界革命之一致，纔能了解各部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必須爲三民主義的革命。凡我同志，當急起注意。

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础

戴季陶

這一黨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础，國民黨的心，這才回來了。黨國的情形，已經危急到了十二萬分。現在一般忠實的同志，既已努力作成了國民黨的統一的獨立的基础，此時救黨救國的路，已經明白表現出來，就是國民黨人自己恢復自己的自信心和體結力，心口如一地組織起來，中國才有一線的生路。如果不然，國民黨一亡，中國就是落在奉魯軍閥的手裏，而使全國陷於黑暗。自從改組以來，國民黨內一個最大的危機，就是在有了兩個中心。而大多數的黨員，迷惑在二心之間，無所適從。前年中山先生逝世以後，我所以大胆的冒大險，犯大難，要求國民黨的同志，混純粹地集中在先生的思想和主張的下面，同時勸告在共產黨的青年，不要爲了迷信一個唯物史觀，打破國民革命，就是明明白白看見後來的悲慘。不曉得爲甚麼當時全黨的同志，都是迷惑不醒，兩年以來不知不識間，把全國多數有爲的青年，趕着向共產黨去。二次大會以後，我的自精力，被全黨的空氣和一

個組織與紀律的空名，壓伏到不能再起。去年張靜江將介石兩先生，再三要我到廣東，我不能去的原因，因爲一面接受着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同時忍受着精神上的大矛盾，以致一病失神，數次瀕危，死而復蘇者數次，病中惶惑失志，幾乎趨於斷滅。後來病稍愈，到廣東之後，以神經根本受病之人，一面受四圍境遇的壓迫，一面生出自己心裏的懷疑，再處處被大會的決議聯會的決議束縛着，要保全國民黨的組織，和統一的革命勢力呢？抑或是要創國民黨自存的新生命呢？自己既精神衰弱，只不知不覺地受環境支配，而事實問題和精神狀況，愈趨愈苦。我自己很明白，中國一切的矛盾，國民黨中所存在的矛盾，和國民黨領袖間的思想，行爲，派別的矛盾，時時刻刻，使我的精神狀態愈加衰弱，這樣作人，絕無一刻的生理；這樣作黨更那裏有一線的生理。當時我明明看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彌縫一時的，就是促成汪蔣合作到打破北京，再說整理黨務的話。一條路是正本清源的

，由國民黨忠實的領袖，不理問甚麼紀律甚麼組織，拚命行一種迪克推多建設起國民黨的紀綱來，再說組織和紀律的話。因為人心是一切的基础。人心已經到了絕境，組織便等於廢物。中央地點的問題，和兩年來共產黨處心積慮的破壞和壓迫，生出一個大波瀾。由此發生出國民黨歷史的保障者的吳李張蔣諸同志的決心，喚起一個偉大的國民黨的清黨運動。我對於此次黨內的問題，想說一句很公道的話。中央的幹部，除了徐季龍一個人好像有一種特別的所圖而外，其餘的人，本來沒有很多的意見，有也不是堅確。如果中央遷移是一齊出發，或許沒有以後的種種紛糾。至於根本原因，在於共產黨問題。國民黨內有了一個共產黨，就有了兩個中心，再好的人也要擾昏的。現在與共產黨合作的事，是已經絕對拋棄，國民黨的心，應可以回來了。以時如果國民黨的人，仍舊不能够把主義的自信力恢復起來，確實相信地，集中在總理的思想主義的下面，確立起紀綱來，做紀律和組織的基础，不但是黨無可救；中國的國家和民族，都無可救。此後的中國，連一點恢復的餘地都沒有。硬把毫無教育，

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础

毫無實力，毫無組織的中國人，送了去做帝國主義國際，和共產主義國際大戰的戰場。無論這一場戰爭的結果如何，中國民族要損失幾千萬的人口，黑暗幾十年，還够不上造成俄國今天這樣一個假名共產的狀態。因為中國連俄國這樣的物質基础，和精神的能力都沒有。本來把共產黨員，統率在國民黨的當中，完成取消不平等條約，和開國民會議的兩大工作，這是總理所取的政策。但是這個政策，總理逝世以後，在事實上，成了國民黨的腐腫，今天已經切開了。此後的道路，我們很可以看得到的，我們要以三民主義救國家的危亡，和民族的危亡，完成國民革命。不要把沒有教養和組織力的中國民族，眼睜睜地送給兩個赤白國際來作決戰的試驗品。國民黨只有一致的團結起來，以純粹的國民革命方法，完成取消不平等條約，和開國民會議兩件大事。中國需要的建設，是要工業先進國援助，德國的科學和美國的機器，才是建設中國的真正材料。同時我們要明白，中國人把中國的改造完成起來，就是世界革命的工作。中國人今天不能在中國之外去尋世界，要在中國之外去尋世界，就是一種妄想

。自己的國家建設不起，民族振興不起，是沒有說世界革命的餘地的。這兩年來：本黨當中把世界革命拿來做成主要口號之殿，對於黨內不能唱高調的人，便極力壓迫。不錯，這也是一條路的。但是這一條路，就算是成功了，而成功不知在何年何月。如果二十年不能達到完全打倒現存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目的，中國人就要作二十年的無代價的犧牲。這是先自己造成戰後土耳其的國際地位，然後才來造俄國式的革命。就算是完全成功了，還是只有用德國的科學，和美國的資本來做建設。這幾十年的歲月，幾千萬人的犧牲，只算是做了第三國際的試驗品，為甚麼今天不直截了當的，一面喚民眾，組織民眾，同時教民眾作臥薪嘗胆忍辱負重的工作，使中國的生機，在平和中培養起來，把中國過多的人口移向中國的四圍，如蒙古西藏新疆川邊等地方去生息，而把他們逼向戰爭的一條路去呢？戰爭本不定是罪惡，但是也還有『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的話。現在中國的情形在二十年能免得了國際戰爭，照總理建國方略所說的利用世界的資本和技能，先造成物質的建設，然後中國人的自信力也才生得

出，要作世界革命，也才有基礎。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前次廣東聯席會議的議決案，只跟着第三國際的壓迫，同時使中國柔弱的國民，終久為救國愛國不得不走戰爭的路，這樣的方法，直是先求民死，再說民生，將來生否不可知，而眼前就是驅民於死地。我們反抗帝國主義，我們中國的力量，只有用和平的手段，喚起世界民眾的同情，和中國國民的覺悟和組織，不是馬上要製造國際戰爭。但是照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的作法，兩三年內，就可以造出國際戰爭來，無智識，無組織，無訓練，無交通製造設備的中國國民，豈不是悲慘到了極點了麼？為國家爭獨立，為民族爭平等，為民眾求解放的中國國民黨的方針，決不應該如此的。所以總理說，要確立起民族的自信力，使民族主義成了功，然後才可以講世界主義。這兩年來第三國際下的共產黨，在東方所逼成的戰爭機運，已經進行到相當程度，我們中國的革命運動的目標，如果很明白地在中國的獨立和自由，國際戰爭，是決定非避免不可。然而這兩年國民黨對於國民，不確實地若教國民作臥薪嘗胆的工作，只是教國民作破釜沉舟的運動，這一個

方針，和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就是救國主義的目的，可
以說是相反的。我們要記得 總理北上那一年對國民說：
『我們要國民會議實現，只要國民的意思集中，要國民的
意思發表，十萬個電報，勝過軍閥十萬的大兵。』 我們
已經很明白地看出來，如果中國國民黨不是純粹的三民主
義的黨，不是純粹的國民黨員，來組織這一個國際的平和
政策，一定做不到，非到很近便引起一場大的國際戰爭不
休，這不單是國民黨自己替自己造棺材，簡直是替中國國
家造棺材。兩年以來，我們無論如何想，總想不出國民
黨有一條生路可走。就是爲此，現在已經到了這步田地
了，作救國的革命呢？ 作亡國的革命呢？ 先亡了國再
做革命，這是共產黨的策略；先教民死，再作共產的企圖
，這是共產的策略；先犧牲了中國國家的存在，和民衆的
生存，去鞏固第三國際的基礎，再圖世界革命的成功，這
是共產黨的策略；但是中國的國民，中國國民黨是不應該
如此的。再說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要學土耳其的方法
，目前是做不到的，我們中國的國民，沒有土耳其國民對
於戰爭的素養，沒有像土耳其在歐戰當中所造成的大規模

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礎

的新式戰備，土耳其之陷於滅亡，是歐戰的結果，同時克
馬耳的以戰爭復興土國，也是歐戰的結果，這是很明白的
。所以我們中國國民在今天不能不時時有對帝國主義決
死的心；而不能不努力做忍辱負重的豫備工作。

一個國民的存在，必須有一個意識的基礎，這個基礎
，是國民的自信。中國的國民，不要圖存在發展則已，
要圖存在發展，只有很堅確地信仰中國人有創造文化的能
力。這個信仰，就是中山先生的主義思想。我確信
總理的三民主義的理論，在世界革命的理論當中，他是後
來居上，他的偉大和崇高，確實在馬克斯列甯之上。何
以他的理論的偉大崇高在馬克斯列甯之上呢？ 這就是他
的思想基礎，是中國四千餘年文化的結晶。我確信他的
思想，在世界上一定成爲新世界精神的物質的建設之指導
原則，世界一切革命的國民，在他們經過了馬克斯主義的
革命悲慘之後，一定會了解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才是真
正促進人類進化，社會進化的原則。馬克斯主義，只有
能够說明歷史變化的過程，而不是造成人類真正文化的基
礎。中國人要確信三民主義，才可以救中國，世界一切

人類，要確信三民主義，才可以得平和，是可以垂諸數千年而不變的。這是一句精確的話，可以說明先生的主義的偉大。中山先生的主義最崇高的一點，是在他說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精神，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礎，人失自信力即死，失却道德的精神，就是失却自信力，這是成己成人的要義。社會是人類的集合體，各人不能完成其人格，則各人失却自信力，而社會的意力，也就不能鞏固，國家和世界的幸福，都無從產生。中國共產黨的青年們，以及許多迷信物質的青年們，不承認中國民族的精神，不承認中國固有道德的教義。口裏講的是馬克斯主義，而實際所行的，却是俄國前幾十年以睡棄一切為宗旨的虛無主義，和世界大都會中的游蕩空氣所產生的享樂主義。一切只有性的放縱，對於男女關係是如此，於是對於一切事物，無往而不如此。這種行為，本不是馬克斯，也不是列寧，直是革命的發醇性所產生的廢物。如此其共產黨，只有造亂，那能建國。性的放縱的結果，就是造殺機，造死因，絕沒有生機生因可以造出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一切的遺教，根本絕不是如此。即

使世界的人類，今天不能覺悟，各國多數的民衆，仍舊迷信馬克斯主義，便是將來到得馬克斯主義實行之後，也必然的一定會回到孫先生的教義上來。因為如果不是以道德作信的基礎，世界一定沒有和平的一天。戰國時代，大家鄙棄孔子的教義，所得的就是幾百年的戰亂，要得到秦楚之交，人口幾乎滅盡的時代，大家才懂得孔子的教義是平和和幸福的基礎。今天的中國國民，要想得較為和平的革命成功，一定是要確信中山先生遺教的全部。要曉得民族主義的基礎，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權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信義的道德，民生主義的基礎，就是在仁愛和平的道德；中國人要想免却無代價的犧牲，無目的的盲動，一定要確信相信中山先生主義的全部。要相信一切的教義，沒有不是正確的，沒有不是真實的，沒有不是後來居上的。再簡單說幾句話，中國要得救，國民黨要得救，一定要確實相信民生主義的目的，和共產主義的動機和手段，絕然不同；要確信相信中國民族創造文化的能，並不在各國人之下，而在各國人之上；要確實相信中山先生是世界革命的領袖中最偉大而崇高的導師，他的理論，是世

界上後來居上的革命理論。世界各國的馬克斯主義信徒，要到了受盡艱難之後，一旦豁然覺悟，來研究信仰中山先生的主義，世界的革命才可以造成一個新紀元，才可建設真正的新世界。物質的繁華，要人才能造，要人才能有，要人才能享，中山先生的主義，是人支配的主義，不是物支配人的主義，人支配物，才有人生，物支配人，就只有死滅。中國人要得救，要完全信仰中山先生的遺教，一切學問智識，只有用來作證明的材料，說明的方法，如果要懷疑中山先生的思想，和他的學說，就是中國人的自殺。國民黨兩年來造成的環境，是國民黨的自殺，同時也是中國人國家的自殺。現在已經到了垂危的絕境，前後左右，都是陷穽，要革命，要國民黨的人，自己很堅確地把自己的思想，根本改過來，不要盲信外國學者的思想高過中國人，馬克斯的學問好過孫中山，如果要有這一點心，就是絕對無救。我們學中山先生，不但是要學他的思想主義，更要學他的行為，學他的存心，多一個人學他，就是中國多一點生機，多學得到他一點，就是多一點的生機。本來革命是一件困苦艱難的事業，中山先生說

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礎

，不怕死就是真革命黨，不怕死而肯刻努力，立己立人，就是好革命黨。我們黨中的同志，思想行為，都能確實相信中山先生，而能刻刻以死生去修得他保持他的能有幾人，所以國民黨從改組以後，自殺到如今。但是我們領袖同志當中，我們看蔣介石同志，他爲了保持繼續。總理的事業，能够不怕死，而刻刻努力，立己立人，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等幾位先生，他們都能够有這兩個特點，一個黨是要歷史繼續的，有了歷史的保障者之努力，今天在斷續存亡的時候，才把人心收拾起一半來，今後怎麼呢，就是全黨的同志，大家要齊心一德地，一點不懷疑地，確信 總理的遺教，擁護而且扶助着僅存的幾個忠實的領袖，建設起紀綱來。由紀綱的確立，建設起紀律來，黨才可以有救，國才可以有救。

我們從前對於 總理隨時所取的政策，時時反對，不能明瞭，到事後才漸漸地明白他的價值。張蔣等中央諸同志，在今天能够不被過去黨內的決議，以及虛偽的民衆操縱者，所製造的環境迷惑顛倒，毅然決然的行動，這可以說是國民黨歷史的力量，和中國民族歷史的力量，所發

現出來的一種精神能力。這可以曉得是民主主義的天然力量，民族和社會民衆要求生存在必要時候，便於發揮他的能力，我們不能不認識社會生存意力的偉大，和不斷的爲社會公衆求生存的努力的偉大，不能認識真正的民生，一定是時時刻刻會被虛偽的社會意力銷住。莫有堅強的爲社會公衆求生存的努力，也時時會被空理論迷住的。凡是我們的同志，是要確信真正黨的指導者，是黨的歷史保障者，是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保障者，中國國民前途無限的生機，都是在此。國民黨同志的毛病，是人人抱一種特殊的思想，而懷疑他人，懷疑自己，時而自己被自己的智識輕險迷住，時而被自己的利害迷住，時而被不真確的民衆意思迷住，時而被組織和紀律的意思迷住，時而被朋友的感情迷住，時而被國家和民衆的利害迷住，就會生出懷疑來，這種懷疑，只有確信 總理之主義而決死，才可以勝得過他。然而這一個奉唯物教的共產黨，他在黨中來發揮一種特殊的理論，和人物分析，立出許多派別來，對工農就教他只爭自己階級的利益，而不顧全體，對學生就使他只信馬克斯列寧而鄙言孫文，因爲有了這一個癩腫在

國民黨內，年長日久，便成了割也割不得，醫也醫不得的大毛病。現在已經割了，國民黨呢，在此刻只有下一次決心，和 總理在二次革命後，創立中華革命黨一樣，完全從新作起，方才可以望好，不然前途的危險，是怎樣呢？官僚軍閥坐收漁人之利，而帝國主義者，乘勢進攻，國民黨外抗帝國主義，內抗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力盡勢竭，日趨危險，而中國國內，重陷於辛亥年因武漢南京之爭而袁氏專政之現象，國際間則引起第二巴爾幹戰爭之亂局，且至發生全世界人人所日夕求避免之第二大戰，上海變爲君士但丁，而張作霖等於土帝，數十年中，中國全國無乾淨土，而完全陷入黑暗時代。

要避免這一個大危機，只有全國一致的，在 總理主義下面，造成一個青年的國民黨，照着 總理的主義去幹，幹成功了中國今天得救，就是中途失敗，而留着一個失敗的歷史，將來中國的民族，也可以得救。成功的事業，是永遠的生機，失敗的教訓，也是永遠的生機。中國民族中有了一個孫中山先生，這就是中國民族得救的元素

，只要全國的人，信仰孫先生的主義，信仰他就是實行的起點，實行他就是成功的起點，決死就是解除懷疑的起點。我們認識蔣介石同志，這一次的護黨救國，他是從許多懷疑當中，以決死去爭出一條生路來，以決死造出一個自信來的，過去兩年間的忍耐和這一回的決心，是我們作人的模範，尤其是作黨員的模範。我在總理死後，很辛勞地堅持着非中國國民黨純粹獨立，則救國的責任，決負不起，但是受了二次代表大會的打擊，而大多數的先輩同志主張，都是偏向一邊，國際的壓迫，又一天一天的強烈，便引出我自己的懷疑來，懷疑的結果，變成了極端的精神衰弱，這個結果，只是不能以死去爭自信。現在國民黨的自信回來了，我確信國民黨當中，所有的派別，原因只在懷疑，懷疑的原因很多，而最大的要點，是在不能夠確信中山先生的主義，在世界上是後來居上。更有一個問題，就是聯俄的問題，俄國是歐戰後一個新國家，他的地位，和一般帝國主義的國家，立於反對的地位，而且他是對於中國，最先取消不平等條約，總理當時主張聯俄，就是爲此。但是我們聯俄的要義，是站在我們國家

國民黨的獨立是中國獨立的基礎

和民族的利益上，不是和共產黨一樣的見地，而且我們決不能作第三國際的附屬品。在過去兩年當中，國民黨對於聯俄的問題，因爲共產黨的關係，變做實際和俄國莫有交涉，對有第三國際的關係，更是完全受共產黨間接的支配，國民黨是一點莫有提出過甚麼要求和主張的，更有一層，俄國既然說是同情於中國的革命，援助國民政府，而兩年當中，既沒有和國民政府定過相互的平等條約，也沒有和國民政府交換過正式代表。我們過去兩年當中，因爲自己的地位，沒有鞏固，不曾提出這個問題來，現在我們應該很明白地瞭解，俄國既沒有正式承認我們國民政府，我們就無從承認俄國對我們的革命，有正確的了解和同情的援助。對中國取消不平等條約的不只一國，德國也和俄國一樣，是戰後革命的新國，而且他在中國一切的權利，都拋棄干淨了的；最近墨西哥對於中國，也自動的廢棄不平等條約。總理遺囑上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我們應該要認清楚以平等待我的，不只俄國一國。要是真正以平等待我的國家，我們都應該提攜，不是真實以平等待我的國家，我們應該反對，

這才是立國的道理，才是爭自由平等的路徑。

我們看看，世男的形勢，和東方的形勢，我們曉得東方已經回復到一九〇四年以前的危機，同時世界也現出一九〇四年以前的危機，大有一觸即發的形勢。戰爭的必然性，雖然不能絕對的打消，但是可以相對的避免。歐洲戰爭後的結果如何呢？羅馬諾夫亡，該薩亡，約瑟夫亡，一切戰勝戰敗的國家，沒有一國，不是受絕大的打擊。可知戰爭是絕對的罪惡，以戰爭求國際的勝利，和對殖民地的壓迫成功，這是一種妄想。英國現在所取的對華政策，是造成世界第二大戰的惡因，和開英帝國倒潰的

路，此外一無所有。其他的國家，如果和英國一樣，也是自己造滅亡的路，無可疑的。我們中國為民族的利益計，現在的時期中，應該要努力喚起世界民衆的注意，一致反對英日等國製造世界戰爭的政策，保持世界民衆的利益。但是我們中國民衆此時，要覺悟到我們要一致團結在青天白日旗下，預備不可避免的決死時代，時時存決死的心，努力作求生的事，中國的民族才可以得救。此後世界如果和平破裂的時候，中國人決不能像日俄戰爭和歐戰時可以旁觀的。

我們爲甚麼要打倒中國共產黨

(陳銘樞)

附記：這個題目，是中國目前唯一的重大問題，是人人所當注意，所當明瞭，且須得一個解決的。

我前應金陵大學之邀請，曾標這個題目說過一回，因爲我不會演講，未能將胸中所蘊條達明顯，深爲抱歉。茲再用文字表出，貢獻於國人，願關心國事者，留意觀覽，且進而討究，幸甚。

世界不論那一國的政黨，雖不許有破壞或侵害他黨的不道德的行爲，然而排他性是共同的：這是一點。其次，孫中山先生所創的三民主義，是中國唯一的救國主義；本諸三民主義所建立的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救國黨；本此信念，所以國民黨有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主張。既然國民黨是主張以黨建國以黨治國，那自然只許有這一個黨而不許有其他的黨的存在，這是極明白不容懷疑的。但是我們今日之所以要打倒中國共產黨，尙不關於政黨普通的性質與國民黨特有的性質。

中山先生創立了這個唯一解救國家民族的國民黨，因

我們爲甚麼要打倒共產黨

見近年來中國一部份知識幼稚的青年，漸漸盲從共產黨，深恐其認識不清，徒滋紛擾，致礙國民革命的進行，因此毅然決然把他們各個的收容到國民黨來，好受國民黨的指導，從事國民革命。而這些黨徒，當時亦自知非投進國民黨來，天地雖寬，實無他們立足之所。所以宣言放棄其自黨的活動，來作三民主義的信徒。是則共產黨實被翼卵於國民黨之下，沾國民黨的恩惠，蒙國民黨的指教，如何忠心不貳，翊贊本黨！想不到他們心懷不軌，不特加進本黨不是出於誠意，反是預定了計劃，來假投降。孫先生非吳王夫差，他們要來做越王勾踐，契丹非我族類，他們要來做石敬瑭！忘恩負義，棄德背信，這是何等的可恨，何等的冤仇！如其不將他們掃除，豈特國民黨不能生存，便世界上那裏還有正誼人道！但是我們今日之所以要打倒中國共產，尙非出於報仇雪忿之情。

然則我們今日之所以必要打倒共產黨，究竟爲的什麼？我可以說有極明顯極重要的兩個理由：一是他們破壞

我們中國的國民革命；一是他們破壞我們中國社會的基本組織。

第一，破壞國民革命 本黨爲求三民主義之實現，語其政策，是不一的。語其範圍，是極廣的。語其路程，是極遠的。而其爲時代環境所急切需要須首先完成者一事，國民革命是也。國民革命所以爲目前最急切的需要，其原因，就是因爲我國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軍閥的摧殘，致令民族失了自由，民權不能發達，民生無法講求。我們相信我們的國民革命一天不成功，我們便一天陷在泥犁地獄裏面，并且還相信我們的國民革命，如其再要耽擱下去的話，將來并沒有實行國民革命的可能。因此我們對於國民革命，其期望之殷，掙扎之苦，實在有許多不能以言語文字形容出來的地方。起初我們以爲中國共產黨徒，同是國民一份子，他們既表示放棄自黨的活動來爲國民革命努力，想必對於國民革命的要求，也同我們是一樣急切的。那曉得被盧布收買的漢奸——共產黨，他却口是心非，專門作的是破壞國民革命的工作。我現在且把他們處處怎樣破壞國民革命的行爲，分作

五項說明於下。一是製造階級鬥爭。原來國民革命是全國國民除了已經成爲我們革命對象的敵人而外，其餘無論士農工商，都需要的。既然如此，那我們就應該集中全國國民的革命力量，下一道總動員令，向一個共同的目標進攻，斷不宜在我們聯合戰線之下的各部隊裏面，自己火併。可是第三國際的走狗——中國共產黨，專門煽動階級惡感，鼓吹階級鬥爭；挑撥社會上各業的人民，令其互相衝突，互相水火，務令全國民衆對於國民革命可能供獻的力量，一齊消滅。大家試想這種毒辣的破壞手段，是不是比敵人的甚麼砲火還厲害！二是搖動青年們的信仰。凡屬青年，他的智識本來很淺，加以青年時代的生活，他的一切行動，都是感情的，衝動的，直觀的，就於空想而不切於實際的。因此對於社會有責任心的人們，其於青年，應該如何慎重指導，一面既適應其蓬蓬勃勃的心情，一面更與以着着實實的見地，這庶乎於青年自身有利，於國家社會同時有益。那知那個狐狸精似的共產黨，一味利用青年們的弱點，專拿那些足以動人感情好像是春宮圖一樣的宣傳品來誘惑他們。把打倒帝國主義作爲純

社會革命世界革命的問題而否認我們國權恢復運動。把打倒軍閥作爲只是排除無產階級的障礙問題而埋沒我們政治上的要求。把列寧式的暴民專政作爲本黨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真諦而掩蓋其民主精神。又復斷章取義，毀謗三民主義爲不徹底，且曲解中山先生的主張，甚至污蔑他的人格。務教一般青年，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完全消滅，并誤信離世界革命并無國民革命之可言。原來國民革命，固然是要全國國民，共同奮鬥，却是青年們的努力，尤其要緊。現在他們既務令青年們不信三民主義，且薄國民革命爲不足爲，這不又是根本上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工作嗎？三是破壞本黨的中堅人物。中國共產黨所害怕國民黨嫉國民黨的：一是普通的三民主義的信仰；二是根深蒂固的偉大的中堅人物，前者要破壞其信仰已如上言。對於後者，他就專事離間。不是今天說某甲將不利於某乙，就是明天說某乙將不利於某丙；一面更造出甚麼左派右派新右派種種名目；五花八門，四布手脚，務使社會上時常現出一種如狂風驟雨頃刻卽至的現象。在中其術的，固茫然不知所措，卽心知其計的，亦爲這種疑神疑

我們爲甚麼要打倒共產黨

鬼的環境所逼，像煞有介事，而受其強拉硬派至不敢辭。年來因爲這個緣故，幾至使得我黨漸漸失了重心，幸得這次發作得快，與他一刀兩斷，否則我們國民革命，那不會龍頭蛇尾，得不着一點甚麼歸宿麼？四是阻擾北伐。共產黨雖然已經操戈入室，潛襲了本黨的內部，極盡其把持操縱的能事，能而究竟因爲他們的勢力還小，竊恐革命軍急劇發展，他們來不及準備攫取這些地方，或反而因爲黨羽分發各方，不能集中使用，竟致連那根基尙未穩固的原來勢力，亦跟着搖動——消失。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要阻擾我們的北伐。去年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其重要原因卽爲蔣總司令要北伐，他們圖危害蔣總司令而發生的。及至北伐軍出發，共產黨首領陳獨秀，又有反對北伐的言論。但他們尙料不到我們革命軍前進極速，無敵不摧，咄嗟之間，便攻到武漢；中國共產黨的僞父鮑羅庭嚇得魂不附體，一連打了三次電報給軍事總顧問嘉倫說：『革命軍應到武漢爲止，不可進攻江西，你要設法阻止。』我們試想一想，不得江西，武漢必不能守，此稍具軍事眼光者也能明白。及至江西攻下，總司令召集各軍高級軍官在

南昌開軍事會議，提出進攻東南的計劃，鄧演達，唐生智及各俄人異口同聲反對，嘉倫亦然。我記得鄧演達有一次對我說：『出兵東南完全是介石欲在江浙別開局面的政治問題，大家都不贊成他。』唐生智也有一次同我說：『介石獨違衆議，用兵東南，必招失敗，他失敗時我不能救他，他便完了。』嘉倫也有一回到同仁會醫院訪我說：『用兵東南實在毫無把握，我也不知怎樣計畫才好。』試思當時孫傳芳以殘敗之餘，張宗昌乃烏合之衆，如何不能攻打？而他們竟不約而同，阻擡用兵，這是爲着甚麼？幸而蔣總司令獨排異議，不爲所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鼓行而東。他們既無可如何，乃截止彈餉接濟、搖惑工人，搗亂後方，千方百計，不達其破壞國民革命的進行不止。凡上述那些妨害北代破壞國民革命的事實，

無論何人都是不能爲他辯護的。五是激起外交的重大糾紛。原來我們國民革命的目的，本是要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但凡事都要有次第，我們若先將軍閥打倒以求國家的統一，那裏就能够打倒帝國主義以恢復國權？因此我們國民革命的第一步工夫，自然是要打倒軍閥。然而共產黨却有他的陰謀在內，處處只想引起外交上的重大交涉，阻止我們打倒軍閥的進行。觀於這一次北京偽政府所發表從俄使館搜出的秘密文件，更可知共產黨早已定下這種仇殺外人的毒計，其欲顛倒我們的步驟，以妨害國民革命的成功，這也是不問那一個共產黨徒都是不能辯護的一件事。

以上所說，均是共產黨破壞我們國民革命的事實，關於第二層，容下次再寫。

(未完)

口

𠵹

口號

- 一 清黨就是提高黨權
- 二 清黨就是鞏固黨權
- 三 清黨就是嚴密黨的組織
- 四 清黨運動就是救黨運動
- 五 清黨運動就是救國運動
- 六 撲滅共產份子
- 七 剷除土豪劣紳貪官污吏
- 八 肅清反動投機腐化惡化份子
- 九 忠實同志聯合起來
- 十 本黨的主義實現出來
- 十一 不許分散解釋三民主義
- 十二 不許黨內有黨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上	下	數	(誤)	(正)
五	二				不「答」許	不容許
五	三				十「八」	十人
六	十四				「力」法呢	方法呢
六	三				所「斜」不到的	所料不到的
六	四				壓「追」	壓迫
六	八				「未」我獨算	惟我獨算
六	九				即「更」繩繫無效(下脫)	在蘇俄也落得安寧的工具，犧牲了無數的中國國民，我們不能看蘇俄的樣，就
六	十				民族來「爲」革命	民族來革命
七	七				必須「愛」	必須要
七	九				重「嚴」	嚴重
七	九				革命「○」隊	革命軍隊
七	十				利益「勝」	利益的
七	十一				蘇俄的「了」敗	蘇俄的了
七	十四				成「在」兩得	成敗兩得
七	十七				莫斯「料」	莫斯科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上	下	數	(誤)	(正)
七	十八				鏽「濫」	鏽爛
七	四				也只是「虛聲」的「很普「徧」	也只是很普遍的
七	五				一支歌	一隻歌
七	五				惡「○」哲交不關	惡得打交不關
七	八				狄「猶」	狡猾
七	十				黃「俄」	蘇俄
七	十一				黃「俄」	蘇俄
八	二				被「汗」	披汗
八	十				「的」般軍閥	這般軍閥
八	十二				終「配」儼	纔配儼
八	四				共產黨「反」公然	共產黨公然
八	七				他「我」選擇「陳」地	他們選擇陳地
九	五				不相「○」續	不相聯續
九	五				個人「成」團體	個人或團體
九	十三				普「通」	普遍
十	十二				普「徧」	普遍
十	六				官吏「○」許有	官吏也許有

勸 課 表

十	十五	只「會」引起	只會引起
十	十七	「憑」權	憑藉
十	一	引「的」他	引他
十	九	然○纔能	然後纔能
十	十三	巧者「這」「滲」入	巧者的滲入
十	十五	份「予」	份子
十一	五	「當」遇不平	路遇不平
十一	十六	這個任○	這個責任
十一	十二	是○漠	是沙漠
十三	六	(接)總理	按總理
十三	六	兩「履」	兩層
十三	七	中國「與」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
十三	十	吠「影」	吠聲
十四	九	根問「問」	根問
十五	九	多「未」分得	多麼分得
十五	十五	「以」完全證實	已完全證實
十八	七	「諸」委員民誼	諸委員民誼
十八	十一	先開臨時○	先開臨時會
二二	三	違「背」	違背

二

卅一	一	疑「問」	疑問
卅二	九	「朕」鏡以去	劫鏡以去
卅二	十三	「惡」得	烏得
卅四	十五	「其」利益	之利益
四十	九	「我」俄始則	他們始則
四二	十七	「接」時發放	按時發放
四二	十四	「要」生活	生活
四五	十七	革命○人	革命軍人
五二	二	他們「們」	他們
五八	九	國民「隸」黨員 有○黨籍之名	國民黨員有 隸黨籍之名
六九	十三	介○末	介兄末
六九	七	介○忍	介兄忍
七四	十三	所以美○這個	(脫)成字
七四	五	太平天「們」	太平天國
七五	十六	「於」每於早晨七時	每於早晨七時
七七	一〇	共產黨徒雖極險「狠」	險狠狡作
七七	八	「逐」矯枉過正	遂矯枉過正
七八	十一	口「曉」音	口曉音
七八	十八	○不「舍」	而不舍

七九 十二 黨運(○)已由 黨運動已由

七九 五 本家排除共產黨(○)

共產黨，

八一 二 經過了「本」可科

經過了木可科

八二 十二 「其」時方以為 共產黨

時方以為共產黨

八二 十七 亦應該「清

亦應該認清

八三 十一 而(○)於要行農工政

而至於

八三 十三 孫哲生「方」 是真左派

孫哲生方是真左派

八五 十八 「除」獨秀

陳獨秀

八六 十四 造反的商團「徵」創

造反的商團懲創

八八 四 也使「去」了

也使丟了

八八 十四 因為一經「戊」 了術語

因為一經成了術語

九〇 六 「朱」自成

李自成

九〇 十五 (○)了十年了

功了十年了

九三 四 (○)望先生

深望先生

九三 八 還(○)認作

還是認作

九九 七 「願」自藏匿

願自藏匿

一〇三 八 圖窮而「七」首見

七首見

一〇三 三 產階級「傾」 領導

一〇三 六 寐「在」睡 寐則睡

一〇三 十 置於「字」籠 置於字籠

一〇四 三 老「恰」和 老怡和

一〇五 十八 國民黨「派」的概念 國民黨左派的概念

一〇五 六 所「為」左右 所謂左右

一〇六 八 已不能滿足農「工」 已不能滿足農工的

一〇六 十 「是」農民羣衆 就是農民羣衆

一〇六 十三 即令僅「言」論上 即令僅就言論上

一〇七 十七 我們當然不可「言」 不可確

一〇七 二 羣衆間的「鏈」 羣衆間的鏈

一〇八 七 是黃「學生」 是黃浦學生

一〇八 十 「十月聯席會議所決 定的最近政綱」這個 這個左社

一〇八 十四 我們對於「左」尚未 這種尚未反其的

一〇八 十七 左社的「分」 分子

一〇八 十七 「以」打擊 加以打擊

一〇八 十八 「禾」紳 朱紳

一〇八 五 豈「豈」知此篇 豈知此篇所告

- 一〇八 十五 皆被「厭」迫 皆被壓迫
- 一〇八 十六 小資「階級」 小資產階級
- 一〇九 十四 「請」也有革命 謂也有革命
- 一〇九 十一 「於生物」 現於生物
- 一〇九 三 獸等「其遠祖」 獸等皆其遠祖
- 一一二 二 與層序「知」左 如左
- 一一二 四 層序中之「」狀態 層序中之狀態
- 一一二 十五 「迄于今」之「十六年」之中 迄于今，十六年之中
- 一一二 八 自重在前「」者 前二者
- 一一二 九 大同主「為究竟」 大同主義
- 一一三 三 繼鳥獸「狀」 鳥獸之狀
- 一一三 十三 用左右「之稱」以「」 用左右派之稱謂
- 一一三 十七 更「者」重要 更有重要
- 一一三 七 「收」政府 而將政府
- 一一三 九 則派必「定」屬于左 必屬於左
- 一一三 十六 乃應環境需求「」 需要
- 一一三 十八 有間接而重「西」 重要
- 一一四 一 兩「層」革命之方試 兩種
- 一一四 十 即現今「族」付 應付

- 一一四 十二 而「民生主義」 而當民生主義
- 一一四 十五 「殊」無須 無須
- 一一五 十 與馬「」之 馬派
- 一一五 十六 「之革命」 序之革命
- 一一五 十三 增「芝」 增之
- 一一二 七 對「武」我們 對於我們
- 一一三 五 「體」結力 團結力
- 一一三 一 「就是救國主義」的目的 的目的
- 一一三 四 對有第三 對於
- 一一三 十一 「輕」險迷住 經驗
- 一一三 十五 總理「遺」囑 遺囑
- 一一四 十三 妨審北「伐」 北伐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3247B

7800=